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研究



研 究 生：劉雅惠

指 導 教 授：王祥穎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三 年 十 二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研究

研究生：黃雅惠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林仁昱  
鄭幸雅  
王祥穎

指導教授：王祥穎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 日

## 摘要

美國奇幻作家娥蘇拉·勒瑰恩繼《地海傳說》六部曲後，在七十五歲時又創作了《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有著奇幻的形式，內容包含了探索成長與追尋真理的主題。由擔任敘事者的主角娓娓道來，四位青少年在文化、環境、社會制度的限制與壓迫下，展開了成長旅程。他們試著與內在自己、外在環境抗戰與融合，並面對社會制度中沉痾已久的衝突與難題，與他人共同找出一條解決之道。透過小說中主角的追尋與思辯，娥蘇拉·勒瑰恩告訴讀者：唯有打破對立、達成和諧，才能讓彼此互生共榮，也必須順應天道，才能自強不息。

關鍵字：西岸三部曲、娥蘇拉·勒瑰恩、少年小說、奇幻小說

## Abstract

American writer Ursula K. Le Guin had created "*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 at seventy-five years old. "*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 has a form of fantasy; the content contains topics to explore growth and pursuit of the truth. By the protagonist as Storyteller says of the past, four young people expand the growth of the journey. They try to face clash and problem, internal of their own and outside of the environment, together with others to find a solution.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pursue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Ursula K. Le Guin tells the readers: to break the opposition only reach harmony, to make each other alternate prosperity, let it be and to of self-improvement.

Keywords: *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 Ursula K. Le Guin, juvenile fiction, fantasy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解釋 .....	6
第三節 前人研究回顧 .....	1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	14
第二章 娥蘇拉·勒瑰恩的創作世界.....	17
第一節 生平經歷與創作思維.....	17
一、 家世與生平經歷.....	17
二、 小說創作的哲學根柢：以中國道家為主.....	19
第二節 奇幻與科幻系列作品介紹 .....	22
一、 奇幻—《地海傳說》.....	23
二、 科幻—《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 《世界誕生之日》.....	25
第三節 《西岸三部曲》成書目的與創作特質.....	27
一、《天賦之子》(Gifts) .....	29
二、《沉默之聲》(Voices) .....	31
三、《覺醒之力》(Powers) .....	32

第三章 《西岸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探析	35
第一節 面臨抉擇的青少年	38
一、主宰天賦或被主宰：歐睿與桂蕊	40
二、文化的撕裂與融合：玫茉	47
三、追尋自由與信任：葛維	50
第二節 囿於現狀的成人	54
一、保守低調的父輩	55
二、自私擅權的高位者	69
第三節 啟蒙者	81
一、走入高山的貞女：湄立	82
二、意外的訪客：葉門	87
第四章 《西岸三部曲》中的衝突與化解	91
第一節 性別與階級	95
一、備受限制的性別權利	95
二、對立不均的階級權利	100
第二節 個人與社會	103
一、追尋個人的自我實踐	103
二、包容社會的文化差異	108

第三節 對立與和諧·····	112
一、對立的存在·····	112
二、從對立中和諧·····	115
第五章 《西岸三部曲》的意象傳達與主題表述 ·····	119
第一節 意象傳達·····	119
一、營造人物形象與心境變化·····	120
二、顯現對立態勢·····	126
三、達成主題連貫·····	129
第二節 主題表述·····	134
一、跨越疆界的自由與勇氣·····	134
二、永不停止的學習之途·····	141
三、恆在不息的道·····	147
第六章 結論 ·····	153
參考資料·····	156
附錄一：娥蘇拉·勒瑰恩創作年表·····	162
附錄二：《西岸三部曲》作者手繪地圖·····	166
附錄三：《西岸三部曲》各書人物簡表·····	170
附錄四：《天賦之子》高山地區世系及天賦表·····	172
附錄五：《西岸三部曲》各小說章節簡述·····	173

# 第壹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不論是成人或是兒童、青少年，都有閱讀上的需求。相較於成人，兒童青少年因心智上的未成熟，在閱讀書籍的選擇上受到限制，也因為他們的心智需要透過教育與啟蒙才能越發成熟，也就有專門為兒童青少年所寫的書籍作品，無論是詩、童話或是小說，都有相當精彩的作品，其中的頂尖之作也多能吸引成人讀者，成為跨世代的經典作品。

在各類型的小說中，奇幻小說是近來引起注目的類型之一。在歐美社會，很多暢銷奇幻小說被改編為電影，隨著改編電影票房的熱賣，這些奇幻小說的銷售量也跟著成長不少<sup>1</sup>，形成了一種水幫魚、魚幫水的現象。

在這些奇幻小說中，多半描寫年少的男女主角因一個特殊的機緣展開了一段冒險旅程，陰錯陽差地成了眾所矚目的英雄。不論是改編電影票房相當賣座的《哈利波特》<sup>2</sup> (*Harry Potter*)，或是只推出一部電影的《黑暗元素》三部曲<sup>3</sup> (*His*

---

<sup>1</sup> 〈暑假瘋奇幻小說 銷量增 1.6 倍〉：「讀冊生活觀察，近年許多暢銷原著改編成影視作品，讓奇幻文學閱讀風氣更盛，去年超過 5 成新書在暑假期間 7~8 月出版，而去年暑假前後奇幻文學書籍銷量成長約 1.6 倍，今年暑期銷量可望突破去年。誠品也發現，近年青少年閱讀奇幻小說成風潮，帶動出版數量提升 22%，20 歲以下的青少年讀者，消費成長 10%。」蘋果日報 2013/06/29 報導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130629/35113965/%E6%9A%91%E5%81%87%E7%98%8B%E5%A5%87%E5%B9%BB%E5%B0%8F%E8%AA%AA%E9%8A%B7%E9%87%8F%E5%A2%9E1.6%E5%80%8D\(2014/12/10\)](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130629/35113965/%E6%9A%91%E5%81%87%E7%98%8B%E5%A5%87%E5%B9%BB%E5%B0%8F%E8%AA%AA%E9%8A%B7%E9%87%8F%E5%A2%9E1.6%E5%80%8D(2014/12/10))

<sup>2</sup> 《哈利波特》(英語：Harry Potter)，英國作家 J·K·羅琳的奇幻文學系列小說，共 7 集，描寫主角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茲 7 年學習生活中的冒險故事；該系列被翻譯成 67 種語言，所有版本的總銷售量逾 4 億本 (2008 年)，名列世界上最暢銷小說之列。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88%A9%C2%B7%E6%B3%A2%E7%89%B9> (2014/12/15)

<sup>3</sup> 黑暗元素三部曲是一套由英國作家菲力普·普曼創作的奇幻小說三部曲。其中包括 1995 年出版的《黃金羅盤》、1997 年出版的《奧秘匕首》和 2000 年出版的《琥珀望遠鏡》。資料來源：

*Dark Materials*)，它們的基本架構基本上不脫喬瑟夫·坎伯<sup>4</sup>(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所提出的「英雄旅程」理論，以「啟程」「啟蒙」「回歸」三階段的過程為故事情節佈線。雖然坎伯的「英雄旅程」是他考證了世界各地的神話傳說後所得到的理論，但這些暢銷小說多是西方英美作家所創作，當中的男女主角也多半是膚色白皙的西方人，研究者不禁產生一種錯覺：奇幻世界中的英雄都是白人。

但有一個美國女作家改變了研究者的偏見，這也是研究者初識娥蘇拉·勒瑰恩<sup>5</sup>(Ursula K. Le Guin)的開始，就是拜讀《地海傳說》<sup>6</sup>(*The Earthsea Cycle*)六部曲。在這個勒瑰恩所創造的奇幻世界中，主角多半是膚色棕黑、愛好和平的民族，其中刀劍爭鬥往往不是故事的主軸，少年主角的成長歷程更耐人尋味。

這套作品也讓當時仍沉浸在《魔戒》<sup>7</sup>(*The Lord of the Rings*)與《納尼亞傳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9A%97%E5%85%83%E7%B4%A0%E4%B8%89%E9%83%A8%E6%9B%B2> (2014/12/15)

<sup>4</sup> 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 1904-1987)，美國學者，學問遍及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文學、哲學、文獻學、榮格心理學、一般神話、比較宗教、藝術史及流行文化等領域，由此融合成其獨特的神話學見解。而《千面英雄》的出版緣起，一開始是要寫一本有關布爾芬契版《神話》(*Bullfinch's Mythology*)的現代版。結果卻寫了一本奠定坎伯在神話學權威地位的巨著：《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948)。此書是針對各種神話背後的原型進行研究，而以不同文化中共有的英雄冒險故事為焦點，說明除了表面孤獨的英雄人物外，還有蘊含在不同故事背後的同一型態。書中先是描述了不同的神話故事，然後再歸結到同一原型主題。資料來源：Joseph Campbell / Bill Moyers 著，朱侃如譯，〈當代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簡介〉，《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頁12~13

<sup>5</sup> 娥蘇拉·勒瑰恩 (Ursula Kroeber Le Guin)，美國女作家，生平與經歷另於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介紹。

<sup>6</sup> 《地海傳說》(*The Earthsea Cycle*)系列小說共有六部，依序為《地海巫師》(*A Wizard of Earthsea*, 1968)，後續五部作品分別是《地海古墓》(*The Tombs of Atuan*, 1971)、《地海彼岸》(*The Farthest Shore*, 1972)、《地海孤雛》(*Tehanu*, 1990)、《地海故事集》(*Tales from Earthsea*, 2001)與《地海奇風》(*The Other Wind*, 2001)，詳細內容參見於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

<sup>7</sup> 《魔戒》(英語：*The Lord of the Rings*，又名《指環王》)是一部由牛津大學教授兼語言學家 J·R·R·托爾金創作的史詩奇幻文學作品。這個故事原是托爾金早年創作的兒童幻想小說《哈比人歷險記》(1937年)之續篇，但隨著故事的發展逐漸變得恢弘龐大。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6%88%92> (2014/12/15)

奇》<sup>8</sup>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的研究者，轉身投入了地海的世界，深深著迷於勒瑰恩筆下的人物情節。

一名小說家若有一部作品可被列為傳世的經典，就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勒瑰恩除了有《地海》六部曲成為奇幻小說的經典之外，還有《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與《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 等作品也在科幻小說界佔有一席之地，這驚人的創作質量無疑是展現了作家豐沛的寫作天賦，也是為自己築起一道難以翻越的高牆。但娥蘇拉·勒瑰恩的能量似乎源源不絕，在她已逾古稀之年時，又寫出了“*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系列小說，為眾多仰慕她的讀者創建了一個嶄新又溫暖如昔的奇幻時空。

“*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首部曲“*Gifts*”與《地海傳說》最終章《地海奇風》(*The Other Wind*) (2001)相隔了三年左右，在出版隔年，“*Gifts*”就獲得了美國 PEN 中心 2005 年兒童文學獎 (the PEN Center USA 2005 Children's literature award); 第二部曲“*Voice*”於 2007 年獲得了軌跡獎 (Locus Award) 提名，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 2007 年青少年圖書獎 (New York Public Library's Books for the Teen Age 2007); 而第三部曲“*Powers*”也在 2008 年獲得了星雲獎最佳小說 (Nebula Award for Best Novel) 的肯定<sup>9</sup>。

“*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系列小說目前的中文譯本，由蔡美玲翻譯，繆思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中文名為《西岸三部曲》，首部曲“*Gifts*”為《天賦之子》<sup>10</sup>，“*Voice*”為《沉默之聲》<sup>11</sup>，“*Powers*”為《覺醒之力》<sup>12</sup>。

---

<sup>8</sup> 《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是一套七冊的奇幻兒童文學，由已故英國作家 C.S. 路易斯在 1950 年代所著，為英美兒童文學經典之一。

<sup>9</sup> 資料來源: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Annals\\_of\\_the\\_Western\\_Shore](http://en.wikipedia.org/wiki/Annals_of_the_Western_Shore)；Ursula K. Le Guin，<http://www.ursulakleguin.com/MenuContentsList.html#Awards>

<sup>10</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天賦之子》，繆思出版，2012 年；之後論文中提到的書名與文字均採自中文譯本，若有引自小說中的文字亦註明譯本書名頁碼於文末，而不另外標註。

<sup>11</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 年；之後論文中提到的書名與

從《地海巫師》開始，勒瑰恩總是以奇幻小說的方式來說成長故事，她認為奇幻小說是相當適合用來作為傳達青少年成長時心理轉折的媒介與手段。勒瑰恩說奇幻作品致力描繪人類林林總總、難以置信的生存實況，而且富於「想像之愉悅」，更重要的是必定指陳真理。勒瑰恩認為，「指陳真理」是作家的責任和任務。但作品中指陳的真理必須「通得過檢驗」，也就是要擺脫：扭曲的含意、半真理、謊言、或廣告<sup>13</sup>。

勒瑰恩也認為奇幻想像可以是「倫理」的工具，因為：「想像的文學作品持續在問『雄渾氣概』是什麼，持續在檢視『真實力量』之根柢，也持續在提供『是非選擇』的多樣性。<sup>14</sup>」因此奇幻小說不只是消遣時間的讀物而已，更要能讓讀者有所思考與增益。

閱讀《地海傳說》時，在第一部《地海巫師》(A Wizard of Earthsea)中，作者就告訴讀者，地海有一個「一體至衡」<sup>15</sup>大原則必須遵守，縱使法師和術士們有著強大的巫力，依然不能破壞天地間的平衡，故事著重於主角們如何追尋自我成長並體會服膺此原則的過程。但在《西岸三部曲》中，作者沒有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作品的主題，而是透過人物的行動與摸索，慢慢揭示出故事主題。其中主角們的「意念」是相當重要的存在，所有的爭端、猜忌都是由人的一念而起。如果以佛家說法，所有念頭都是虛妄的，那人在一生中又該堅持什麼、相信什麼呢？

---

文字均採自中文譯本，若有引自小說中的文字亦註明譯本書名頁碼於文末，而不另外標註。

<sup>12</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覺醒之力》，繆思出版，2013年；之後論文中提到的書名與文字均採自中文譯本，若有引自小說中的文字亦註明譯本書名頁碼於文末，而不另外標註。

<sup>13</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22

<sup>14</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23

<sup>15</sup> 《地海巫師》頁74，手師傅回答雀鷹的一段話中：「宇宙是平衡的，處在『一體至衡』的狀態。巫師的變換能力或召喚能力，會動搖天地平衡，那種力量是危險的，非常危險。所以，務必依知識而行，務必視需要才做。點亮一盞燭光，即投出一道黑影……」這是「一體至衡」首次出現於書中，而頁79中名字師傅再次提起：「這樣也好，因為若非如此，那些有力量的邪惡分子或智者之中的愚頑分子，一定早就設法去改變那些不可改變的事物了，那麼『一體至衡』勢必瓦解，失去平衡的海洋也會淹沒我們冒險居住的各個島嶼，太古寂靜中，一切聲音和名字都將消失。」透過兩位師傅的話語，帶出「一體至衡」這個貫穿《地海傳說》的原則。

研究者以為娥蘇拉企圖透過《西岸三部曲》，告訴讀者人生中有一些值得恪守與捍衛的價值信念，透過逆境與磨練，我們更能體會它們的珍貴，它們能滋養人的心靈，讓人堅定勇敢、大步向前。

但勒瑰恩要如何透過小說中的人物情節來告訴讀者這些事呢？尤其勒瑰恩寫這套小說時已經高齡七十五歲，一個人生閱歷豐富、創作等身的知名作家為何又要再寫一部描寫青少年成長旅程的作品，又要如何才能啟發觸動與她年歲差距甚多的青少年？這也引發了研究者想要深入探索《西岸三部曲》的動機。

## 二、研究目的

與《地海傳說》六部曲相較，《西岸三部曲》中的主角依然是性好和平、膚色深邃的人種，但這次四名主角來自不同的區域，有高山地區的居民、南方海岸城鎮的少女與水鄉澤國的沼地少年，環境格局顯得多元豐富，人物設定反倒顯得平凡樸實，甚至可以說是處在社會較為低下的階層中。主要人物中有沒落貧弱的世系子弟、母親遭逢暴力後所生下的混血女孩與門第中的童奴，周邊人物也多半是權位低微的男女。小說敘事方式採主角第一人稱的觀點進行，由主角回憶訴說自己過往的經歷。三部小說的故事各自獨立，但第一部的主角歐睿與桂蕊會再度出現在第二部中，而這兩人與第二部的女主角玫萊在《覺醒之力》的最終章也將再次現身，他們將匯集帶動出一個個的相遇與聚合。

《西岸三部曲》以主角第一人稱回憶青少年歲月的敘事方式，勾勒出四名青少年突破困局、發現自我的心靈歷程。既然以奇幻小說的形式展現，《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中有奇人異能的角色情節設定，但主角們的心理成長與思辯掙扎佔了小說很大的篇幅，而主角們所擁有的魔法天賦對他們不一定都能有所助益，有時還成為他們困惑的來源。

在《西岸三部曲》近似於回憶錄的行文中，作者將她希望傳達給讀者的理念，透過人物的對話與思辯，讓讀者慢慢去挖掘出來。娥蘇拉·勒瑰恩曾經表達過她

希望讀者能以「內在之眼」洞悉那些隱身在文字背後的意旨，她一向將讀者視為「合作者」與「分享者」：合作完成作者的視象；分享那些本來就存在於事物中，只是經由她這個媒介而展現的故事禮物<sup>16</sup>。

但《西岸三部曲》小說在敘事與寓意上都不像其他小說明顯、淺白，青少年該如何體會娥蘇拉所說的「大是大非之視野」呢？既然需要分辨「大是大非」，小說中必定有相關的議題，研究者希望透過論文寫作，分析娥蘇拉·勒瑰恩發掘了哪些議題，讓青少年去省酌思考；而小說究竟是否真能提供青少年渴求的「明確的是非觀」，達成她身為作家「指陳真理」的責任與任務？而她所想傳達的是哪些信念，真能給青少年指引嗎？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解釋

###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娥蘇拉·勒瑰恩的《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 (*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 中文翻譯本《天賦之子》、《沉默之聲》與《覺醒之力》為研究文本，翻譯者與出版單位已在第一節中述明。

在第一章第一節中，研究者曾提出《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是以奇幻小說形式來書寫成長主題的少年小說。何謂「小說」？「小說」做為一種文學的形式，愛德華·摩根·佛斯特曾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法國文學評論家阿貝爾·謝瓦萊 (Abel Chevalley) 的說法：「小說就是用散文寫成一定篇幅的虛構故事。」他以為可把「一定篇幅」界定為「不得少於五萬字，舉凡超過五萬字的散文體虛構故事，就是小說<sup>17</sup>。這樣的說法看來不甚周全，但我們可以看出小說的一個重要特質，也就是「故事」。羅盤《小說創作論》中以為小說是由人物、故事與主

<sup>16</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1月，頁338

<sup>17</sup> 原文參見愛德華·摩根·佛斯特著：《小說面面觀》，城邦出版，2012年，頁22

題三者所組成，人物用以扮演故事，故事用以表現主題<sup>18</sup>。張清榮老師則認為小說是由人物、故事、結構所構成，且能把握一嚴肅主題，以人物扮演故事，以故事表演主題，而結構乃人物、故事、主題之所依附，由此四者相互維繫所成的作品，使稱引人入勝有機體、鮮活之小說<sup>19</sup>。

而小說的類型眾多，接著就是要來界定何為「奇幻小說」與「少年小說」。

## 二、名詞解釋

### (一) 奇幻小說

在定義奇幻小說之前，我們首先必須先理解「奇幻」(fantasy)的由來。《英語兒童史綱》中提到：

兒童文學也有狂野的血脈；它的起源部分來自於說故事的漫長歷史。神話、傳說、童話都有自己的生命，不斷被重印，不斷造成豐碩的影響。此外，史詩和家族傳奇到現代也都有其後代，保存了原有文類的特色。<sup>20</sup>

在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奇幻」文類，有著幻想因素的故事雜見於各種文類中。而在《二次戰後奇幻文學的重現：以《魔戒》為例》<sup>21</sup>中「奇幻的定義」一節所述：

文學家佛斯特 (E. M. Forster, 1879-1970) 在小說理論文集《小說面面

---

<sup>18</sup> 羅盤著：《小說創作論》，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頁4

<sup>19</sup> 張清榮著：《少年小說研究》，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11-12

<sup>20</sup> 約翰·洛威·湯森 (John Rowe Townsend) 著，謝瑤玲譯：《英語兒童文學史綱》，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30

<sup>21</sup> 江沛文著：《二次戰後奇幻文學的重現：以《魔戒》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觀》(Aspects of the Novel) 中有一〈幻想〉專章，他指出，「幻想」指的是一種暗示超自然之物存在的寫作手法，如在日常生活中引入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生物，將平常人引進一個超常的境地，不論是過去、未來、地球的內部或第四度空間；深入人格的底層及分割人格；或對另外一種作品作嘲仿 (parody) 或改編 (adaptation) 的工作。這可說是奇幻文學最早的專門討論。<sup>22</sup>

從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奇幻」成為一門專門的文類的時間並不長，而英國作家托爾金被認為是為現代奇幻文學奠基之人：

二十世紀的作家中，將這些古老的影響結合在一起並重新賦予活力的最重要的作者，應屬托爾金 (1892~1973)。托爾金自稱他所稱的是童話故事，意即包含「神仙和危險境域」，而且「除了小精靈和妖精，除了侏儒、巫婆、矮人、巨人或龍之外，它還含有海洋、太陽、月亮、天空；還有地球與地球上的有一切：樹和鳥、水和石頭、酒和麵包，以及我們自己有限生命的人類，當我們被施以魔法時。<sup>23</sup>

江沛文的碩士論文中也提到：

為奇幻文學的現代理論奠定基礎的是托爾金 (J. R. R. Tolkien) 和路易斯 (C. S. Lewis)。《魔戒》的作者托爾金，在〈論仙境故事 (On Fairy-Story)〉首先對奇幻下了明確的定義，雖然他並未使用「奇幻」(Fantasy) 一詞，

---

<sup>22</sup> 江沛文著：《二次戰後奇幻文學的重現：以《魔戒》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3

<sup>23</sup> 約翰·洛威·湯森 (John Rowe Townsend) 著，謝瑤玲譯：《英語兒童文學史綱》，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30

而以仙境故事 (fairy-story) 代之。他所下的定義是所有牽涉或使用「faërie」的故事，不論其目的是諷喻、冒險、道德或幻想。而「faërie」一詞指的是「妖精 (fairies) 存在的國度」，因而包含了許多精靈或妖精以外的東西，矮人、女巫、龍、自然萬物及人都包含在內。<sup>24</sup>

雖然托爾金為奇幻文學打下基礎，但一直到了托鐸洛夫 (Tzvetan Todorov, 1939—) 於1970年出版的《幻怪文類》(The Fantastic—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Literary Genre, 1973 英譯本)，奇幻才真正地成為一種文類。托鐸洛夫將怪異現象分成三種文類：(一) 神奇 (The Marvelous)；(二) 幻怪 (The Fantastic)；(三) 誌異 (The Uncanny)。其中幻怪文學兼有第一、三類的可能，可能是第一類的鬼怪故事，也可能是第三類的恐怖誌異事件，但是它「從來不真相大白」，它一直在「拖延」，而讓讀者在閱讀中一直「猶豫不決」(hesitate)。而且讀者不能將幻怪文類當作「寓言」或「詩歌」來讀，因為幻怪文類較接近小說的真假難分，一旦採用詩歌的隱喻，就會真假不分。<sup>25</sup>

奇幻文學帶有幻想、超現實與真假難分的特點，而為奇幻小說作家在設定了奇幻世界中運作的規則後，就得遵守這些規則；在故事結尾時，奇幻部分應該保留，不應該完全拿走，不然會失去味道<sup>26</sup>。小說的內容可以新穎大膽，但可信度要高，故事首尾要維持一致性，並且要根植於現實與人性<sup>27</sup>。

歸納以上論述，奇幻小說是奇幻文學中常使用的表現形式，內容雖然包含了幻想、魔法或種種無法解釋的元素，但內容仍須有所章法與中心主旨，並符合人性與現實，而不是漫無規則的荒謬奇想。

---

<sup>24</sup> 江沛文著：《二次戰後奇幻文學的重現：以《魔戒》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4

<sup>25</sup> 張錯著：《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第二版）》，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117

<sup>26</sup>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167

<sup>27</sup>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168

## （二）少年小說

張子彰教授在《少年小說大家讀》一書中提到，少年小說是兒童文學中較為特殊的一環，它的文字不如童話童詩淺顯易解，寫作上較接近現實問題，強調表現手法。少年小說的適讀年齡較廣，幾乎是老少咸宜；為了加強故事性，可以使用推理偵探的情節或加入奇幻小說的手法，使其內涵更為寬廣<sup>28</sup>。

張清榮教授在《兒童文學創作論》中提出：「凡是主角由兒童擔任，描述合乎兒童心理的現實及幻想故事，具備高度文學價值，且內容及文字適合少年程度，有助於兒童各方面成長的文學作品，即是少年小說。<sup>29</sup>」

綜合兩人所述，「少年小說」簡而言之，就是適合少年所讀的小說。

若依台灣現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定義，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而依認知心理學觀點來看，皮亞傑（Jean William Fritz Piaget）<sup>30</sup>則認為十一歲以上的兒童進入「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11-16歲），才具備抽象思考的能力。林文寶教授認為「所謂『少年小說，是以十一至十四、五歲的孩子為閱讀對象；他們大約是小學五年級到國中二、三年級。<sup>31</sup>」由以上法律、心理學與文學的觀點來推論，少年至少是十一歲以上的孩子。

由以上各家所述意見來推判，「少年小說」的讀者年齡層為十一至十六歲之間的孩子，也就是國小高年級至國中三年級的階段。而「少年小說」的要素上必須包含人物、故事與主題三者，其中的主角由兒童來擔任，主題要與兒童有關，故事能合乎兒童的心理發展，適合兒童的程度，並對其有所助益者。

---

<sup>28</sup>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13

<sup>29</sup> 張清榮著：《兒童文學創作論》，富春，2001年，頁242

<sup>30</sup> 尚·威廉·弗里茲·皮亞傑（Jean William Fritz Piaget），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E%93%C2%B7%E7%9A%AE%E4%BA%9E%E5%82%91>  
(2014/12/14)

<sup>31</sup> 林文寶著：《兒童文學論述選集》，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頁184

由於少年小說的讀者年齡層較高，作品內容不但要表現人性中的光明，也要顯現其陰暗面。作家在作品中必須面對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與問題，真實呈現它們對青少年心靈的觸動與影響，以及它們所造成的困惑不安等等。呈現現實生活中的真相的目的，是為了讓青少年讀者能明辨是非善惡，但好的少年小說也不能在直接了當地將是非善惡以二分法區分，而是作家應該要以開闊的視野與胸懷委婉道來<sup>32</sup>。

從上述論述看來，奇幻小說是奇幻文學表達的形式之一，而小說文本則是因為作者針對的閱讀族群為青少年才被稱為少年小說。如前文所述，勒瑰恩總是以奇幻小說書寫成長故事，也就是她的作品是針對青少年族群而書寫的奇幻小說，《西岸三部曲》是一部偏向青少年取向的奇幻小說。

### 第三節 前人研究回顧

目前台灣尚未有研究《西岸三部曲》的學位論文、期刊論文與專書，但研究娥蘇拉·勒瑰恩其他作品的論文為數不少，尤其《地海傳說》的底蘊豐厚，包含了人類學、心理學、哲學與女性主義等，舉凡與奇幻小說有關的論文都會提到《地海傳說》，論文探索內容涵蓋了道家思想、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要研究《西岸三部曲》，首先有關作者勒瑰恩的書籍與論文都有其參考必要性。而既然是青少年取向的奇幻小說，與少年小說、奇幻小說有關的書籍文獻也都是在寫作論文時能給予有力的支援。透過「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網站<sup>33</sup>與「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sup>34</sup>搜尋與勒瑰恩或其作品相關的論文後，也數篇論文研究的方向應可為研究者論述時的基礎與導引。

---

<sup>32</sup> 原文參見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14-15

<sup>33</sup> 「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http://ndt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2014/12/01\)](http://ndt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2014/12/01))

<sup>34</sup>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index.jsp>

## 一、學位及期刊論文：

### (一) 學位論文

在娥蘇拉·勒瑰恩作品的中文譯作和一些相關的網站中，都有提到勒瑰恩相當喜愛老子《道德經》，她的作品中蘊含著豐厚的道家思想，在李思靜的碩士論文《西方奇幻與東方道家的相遇—審視《地海傳說》中的道家思想》<sup>35</sup>中，就針對《地海傳說》中的語言創世觀、自然無為之精神與神話思維三個審視角度，爬梳文本所蘊含的道家思想。基於此論文的立足點，研究者在探尋《西岸三部曲》的道家思想時，能有更明確的方向。

而林碧貞的碩士論文《女性歷史鏡域的穿越——析論《地海傳說》之女性形象》<sup>36</sup>，也是《地海傳說》系列為研究文本，進行女性形象之探究。透過此篇論文可以釐清勒瑰恩在創作《地海傳說》的四十年之間，對小說中女性角色的態度與看法是如何轉變，對研究《西岸三部曲》中的女性角色亦有助益。

王蕙玲的碩士論文《成男之道：析論《地海傳說》中格得的男性認同》<sup>37</sup>中，探討娥蘇拉·勒瑰恩之《地海傳說》系列文本中主人翁格得之男性認同。故事中格得藉由認同女性的力量，重新尋回對自我的男性認同，並展現一種反霸權的陽剛特質。透過此論文，也可以發現勒瑰恩對性別認同的轉變，對於分析《西岸三部曲》的人物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 (二) 期刊論文

蔡淑芬針對娥蘇拉·勒瑰恩所作的一系列研究，為許多研究者提供了相當

---

<sup>35</sup> 李思靜著：《西方奇幻與東方道家的相遇—審視《地海傳說》中的道家思想》，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sup>36</sup> 林碧貞著：《女性歷史鏡域的穿越——析論《地海傳說》之女性形象》，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sup>37</sup> 王蕙玲著：《成男之道：析論《地海傳說》中格得的男性認同》，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重要的基礎。其中〈超越魔法的迷思：論《地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sup>38</sup>中，論文前半部探討作者如何結合神話學、道家哲學，創造別出一格的巫術教育和文明，藉以反應當今世界的弊病；後半部闡述作者的文學主張，如女性主義和生態文學理論。其中也說明第四部Tehanu中，作者刻意突出女性類似於大地自然的滋養力量，並解構父權思維。

### （三）專著

文學創作相關理論的書籍可說是浩如煙海、數不勝數。在研究角色原型與故事架構上，《千面英雄》<sup>39</sup>、《神話》<sup>40</sup>與《神話的智慧》<sup>41</sup>等書提供了英雄旅程架構理論與許多獨特精闢的見解；張子樟老師在少年小說領域耕耘多年，《回顧中的省思—少年小說論述及其他》<sup>42</sup>與《少年小說大家讀》<sup>43</sup>為研究少年小說時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資料；而《英語兒童文學史綱》<sup>44</sup>、《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sup>45</sup>對兒童文學的歷史、類型有系統地整理，都有其值得取法之處。

道家思想玄妙精深，除了前述的論文研究外，還需學者專家的看法闡清迷惑，陳鼓應老師的《老子注釋及評介》<sup>46</sup>和傅佩榮的《究竟真實：傅佩榮談老子》<sup>47</sup>、《莊子解讀》<sup>48</sup>，對道家思想著力深刻、見解精妙，史作檉老師年逾八十後

---

<sup>38</sup> 蔡淑芬著：〈超越魔法的迷思：論《地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東華人文學報》第六期，2004年

<sup>39</sup> Joseph Cam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sup>40</sup> Joseph Cambell / Bill Moyers著：朱侃如譯，《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sup>41</sup> Joseph Cambell 著，朱侃如譯：《神話的智慧》，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sup>42</sup> 張子樟著：《回顧中的省思—少年小說論述及其他》，澎湖縣文化局，2002年

<sup>43</sup>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sup>44</sup> 約翰·洛威·湯森（John Rowe Townsend）著，謝瑤玲譯：《英語兒童文學史綱》，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sup>45</sup> 彭懿著：《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sup>46</sup> 陳鼓應著：《老子注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重印

<sup>47</sup> 傅佩榮著：《究竟真實：傅佩榮談老子》，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sup>48</sup> 莊子著：傅佩榮解讀，《莊子解讀》，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

再讀老子而寫下了《讀老子：筆記62則》<sup>49</sup>，彷彿家常閒話般的道出對老子的看法，讓道家更是平易近人。

此外，心理學也是研究者憑依甚多的理據，存在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的《愛與意志》<sup>50</sup>探討愛與意志的意義，對人類內心的焦慮、愛與意志等，皆有所創見。《哭喊神話》<sup>51</sup>處理在當代西方人的意識與無意識中的神話，關心出現在當代心理治療中的故事，希望說明神話如何能成為重新了解自己的工具。《創造的勇氣》<sup>52</sup>中指出，當人通過恐懼的試煉，就能得到一個充分實現的自我，冰需要以熱情與形式認識自我並創造自己，同時「欣賞也是一種創造」。《自由與命運》<sup>53</sup>一書中析論自由的形式，也點出人人都能做出自由選擇，迎接命運的挑戰。以上這些著作都是研究者在論述小說探討課題與傳達理念時重要的資料。除了以上所列書籍之外，關於榮格心理學、創作理論與其他領域的書籍皆列在參考書目中，便不再述明。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娥蘇拉·勒瑰恩《西岸三部曲》的繆思出版中文譯本進行分析，主要採用文獻探討與文本分析之方法進行研究。

#### (一) 文獻探討

---

<sup>49</sup> 史作樑著：《讀老子：筆記 62 則》，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sup>50</sup> Rollo May 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sup>51</sup> Rollo May 著，朱侃如譯：《哭喊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sup>52</sup> Rollo May 著，傅佩榮譯：《創造的勇氣：羅洛·梅經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 年

<sup>53</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如同前一節中所述，在目前缺乏《西岸三部曲》相關研究文獻情形下，蒐集書籍上與網路上有關娥蘇拉·勒瑰恩及其作品的相關資料，經過閱讀、比較與歸納，期使對勒瑰恩其人其事其作品有更深入的認識，以作為文本分析上的基礎。

## （二）文本分析

在獲得關於作家本身生平、作品與理念的理解後，除了明白作家過往的經歷外，更可以看出作家在思想與意識上的轉變。也因此研究文本《西岸三部曲》時，關於書寫手法、人物設計與內容主旨都是重要的研究面向，透過整理、分析與歸納來探究。

## 二、研究步驟

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表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界定研究範圍與相關名詞、前人研究回顧，以及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第二章則介紹娥蘇拉·勒瑰恩其人生平與各類創作，還有其作品多元的主題與當中蘊含的思想，並針對研究文本《西岸三部曲》做內容上的描述。

第三章則對小說中的主角與重要的配角們做細項的分類與分析，研究者將少年主角定位成「面臨抉擇的青少年」，因為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都面臨到不變或改變的選擇，不變即是成為像父母一樣的成人，改變就得要試圖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而他們周遭的成人則被研究者歸類為「囿於現狀的成人」，這些成人都固守在自己原有的生活裡，不期望改變也拒絕改變，這些成人又多以男性為主，再依照他們對主角的影響，將他們再細分為「保守低調的父輩」與「自私擅權的高位者」。另有一類人物影響了首部曲《天賦之子》主角甚深，或對故事發展扮演極關鍵的角色，研究者以為他們的共同點都對主角有了不同程度的啟發與引導，稱他們為「啟蒙者」。希望透過對人物類型與行動的分析，呈現作者筆下人物的面貌，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意涵。

第四章則對《西岸三部曲》中所揭示的衝突課題來做分析，其中包括性別與階級的歧視、個人與社會的抗衡，最後探討人們該如何超越對立，或是融合對立來創造出和諧的狀態。第五章將分析小說中意象的作用，並探索娥蘇拉·勒瑰恩希望傳達給讀者的信念價值：能超越時空限制的自由與勇氣、滋養心靈的知識學習，以及理解感受宇宙間恆在不息的道。第六章為結論，總結前幾章的研究發現。

## 第二章 娥蘇拉·勒瑰恩的創作世界

身為一個跨越了兩個世紀的作家，娥蘇拉·勒瑰恩的創作一直不斷地與時俱進，而她對於創作其實沒有過多華麗的技巧或繁複的綴飾，只是想著怎麼說一個好故事。敘事學有個論點認為，「怎麼說」比「說什麼」重要許多。舉世公認，勒瑰恩是個很知道「『怎麼說』故事」的作家<sup>54</sup>，而這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為了了解娥蘇拉·勒瑰恩的創作與特質，本章第一節將介紹勒瑰恩的生平經歷與道家思維，以了解作家的人文底蘊；第二節介紹她重要的系列小說作品，釐清她過去創作時所抱持的信念與特質；第三節介紹本論文研究的文本《西岸三部曲》，並概述文本故事內容。

### 第一節 生平經歷與創作思維

#### 一、家世與生平經歷

娥蘇拉·勒瑰恩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生於美國加州，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科幻、奇幻與青少年兒童文學作家。她出生於一個學術氣息濃厚的家庭中，祖父母與外祖父都是德裔的美國移民，父親 Alfred Louis Kroeber 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第一位拿到人類學博士學位的人類學家，還曾擔任人類學博物館的館長。母親 Theodora Kroeber 是心理學碩士，在前夫病故後與 Alfred Louis Kroeber 結婚，後來也從事人類學的研究，並也有相關撰著。娥蘇拉的父母都很關注美國原住民文化，家中時常高朋滿座，不但有知名學者、研究生，也有許多印第安人來訪，勒瑰恩母親曾說他們家就是「一整個世界」。

在這樣富有學術氣氛的環境中成長，娥蘇拉·勒瑰恩兩位同母異父的兄長與另一位親哥哥都成為學者，她自己則攻讀法國與義大利文學，並在哥倫比亞大學

---

<sup>54</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19

取得了文學碩士的學位，之後更遠赴法國繼續讀書，因而結識研究法國史的先生，婚後她冠了夫姓，也就是 **Le Guin**。

娥蘇拉·勒瑰恩以令人讚嘆的才華在奇幻、科幻與青少年文學界奠定名聲，她的寫作之路起步甚早，九歲時就已經寫了一篇關於一個男子被淘氣精靈惡整的短篇故事。在十一歲那年，她寫了第一篇涉及時間旅行與地球生命起源的科幻故事，雖然一未投稿、一則遭退件，她並沒有感到氣餒。直到二十一歲後才又開始投稿的她，終於在不斷的堅持創作下，成為名聞遐邇的作家。

而娥蘇拉·勒瑰恩之所以能在文學道路上不斷前行，是肇因於嗜讀奇幻作品的父親的一本藏書“*A Dream's Tales*”。那時約莫在十二歲前後的娥蘇拉·勒瑰恩已經讀遍童話、神話、傳奇、民俗故事及經典兒童文學。在家中的起居室找出了那本“*A Dream's Tales*”，對她而言那是本有如「天啟」的書，讓她一步步發現自己的「原鄉」，也就是「內在疆土」（**the Inner Lands**），那個想像的國度。除了「內在疆土」，「外太空」也是她認定的永遠的家鄉，她持續不斷的尋找方法，擴大突破鄉土的範圍—包括她個人內在的範圍，以及奇幻科幻兩種文學媒介的範圍<sup>55</sup>。

娥蘇拉·勒瑰恩長年來創作不輟，著有科幻及奇幻小說二十餘部，以及詩集、散文集、遊記、文學評論與多本童書，跨越了數個寫作領域的疆界，是少數多面向的創作者。奠定她文壇地位的是科幻小說，她的科幻作品《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與《一無所有》（*Dispossessed*，1974），兩部作品都是美國兩大科幻獎「雨果獎」與「星雲獎」雙料得主，至今仍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也讓她成為少數幾位受到當代英美主流文學界重視的科幻作家之一。而身為一位「一手寫科幻、一手寫奇幻」的跨領域作家，她也寫詩、寫散文、寫遊記等等，優游於各種文類之間，作品曾多次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號角書獎、

---

<sup>55</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26

紐伯瑞獎.....等獎項<sup>56</sup>。娥蘇拉·勒瑰恩也出版過一套童書《飛天貓》<sup>57</sup> ( *Catwings* )，寫四隻擁有翅膀的小貓在母親的鼓勵下、飛翔冒險的故事，之後還遇見了同母異父的小黑飛貓妹妹，在與母親短暫相聚後又展開冒險的故事。

娥蘇拉·勒瑰恩最知名的奇幻作品《地海傳說》六部曲 ( *Earth Cycle* ) 曾經被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選為奇幻文學必讀書單榜首，美國有電視公司就相中《地海巫師》拍成電視影集、日本則有導演則將此故事改編成動畫電影。不過娥蘇拉·勒瑰恩對兩部戲劇的改編都不甚滿意，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影集將格得此角設定為白人，而日本動畫則將格得的膚色變淡了。

以娥蘇拉·勒瑰恩作品為分析對象的文學評論眾多，甚至出版專書探討。舉凡《地海傳說》的成長主題與道家思想、《黑暗的左手》的敘事方式與性別議題、《一無所有》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等等，對主流文學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方文學評論家哈洛·卜倫曾盛讚她為當代幻想文學第一人，創意豐富，風格上乘，並於《西方正典》中將她列為美國經典作家<sup>58</sup>。而娥蘇拉·勒瑰恩的成就也讓她獲得 2014 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 *National Book Award* ) 的卓越貢獻獎<sup>59</sup>。

## 二、小說創作的哲學根柢：以中國道家為主

娥蘇拉·勒瑰恩接觸到老子《道德經》，是在她十四歲時於父親的書架上發現了這本書，從此這個東方哲學便一直存在在她的心靈深處，不但涵養了她的生

---

<sup>56</sup> 《A Wizard of Earths》於 1968 年獲得波士頓全球號角書獎 ( *Boston Globe-Horn Book award* )，*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於 1969 年獲得紐伯倫獎 ( *Nebula Award* ) 和雨果獎 ( *Hugo Award* )，其餘詳細獎項參見勒瑰恩官方部落格 <http://www.ursulakleguin.com/MenuContentsList.html#Awards> (2014/12/25))

<sup>57</sup> 中文版由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共有三本：《飛天貓》 ( *Catwings* )、《飛天貓回家》 ( *Catwings Return* )、《飛天貓與酷貓》 ( *Wonderful Alexander And The Catwings* )，分別在 1999 年 4 月、7 月、9 月出版，今已絕版。而系列中的第四本《Jane on her Own Orchard》台灣未有譯作。

<sup>58</sup> 〈閱讀娥蘇拉·勒瑰恩：在多重疆界間起舞〉，《地海巫師》，繆思出版，2002 年，頁 14

<sup>59</sup> 〈娥蘇拉·勒瑰恩將從尼爾·蓋曼手上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http://news.readmoo.com/2014/09/25/ursula-k-leguin/#prettyPhoto> (2014/09/25)

命，也成為創作的哲學根柢。娥蘇拉·勒瑰恩二十幾歲就開始嘗試翻譯老子的《道德經》，她曾表示她是採取「詩意（poetical）」的美感風格來翻譯，希望捕捉到那個恆在對我們靈魂說話的嗓音。在窮研老子《道德經》數十年之後，勒瑰恩在1997年推出與Jerome P. Seaton合作譯註的英文讀本“*Lao Tzu : Tao Te Ching : A Book About the Way and the Power of the Way*”，將老子《道德經》的原文以詩歌的形式翻譯，並於章節篇末註解個人的看法與體悟。勒瑰恩在此書序言中說：

在學術性的翻譯裡，《道德經》被當作道家智慧使用手冊，在大部分通用的版本中，使用語言具有時久而墮落的屬性。我希望我的這本「道之書」能更貼近時下一般讀者，不需去苦尋推敲其中隱微的秘密，只要細細聆聽靈魂間的對話。我想讓讀者瞭解，為什麼《道德經》這本書歷經兩千五百年，始終讓人喜愛不墜。

《道德經》是最受喜愛的宗教文本，有趣、犀利、豐厚、節制、源源不竭又日新又新。在深層的泉水中，這是最純淨的一掬。對我而言，卻也是最深層的生命活水。<sup>60</sup>

將《道德經》視為生命活水的勒瑰恩也讚賞它是世上所有玄深的靈思泉源裡面，最精純、最深妙的一個<sup>61</sup>。她還表明她多數作品的情節和行動，與易經及道家哲學同出一源。她深悉道家的世界是有序的，但那個秩序並非得自於外在。無論美感真律、或是非真律，都無法由上位或由權威強行加諸，它們一概自存在於事物中，等著被尋獲、被發現<sup>62</sup>。而娥蘇拉·勒瑰恩作品中的角色與情節就是依此途徑、從潛意識中尋找而來的，「寫作時，我腦海裡沒有絲毫抽象深奧的觀念

<sup>60</sup> 轉引自李思靜著：《西方奇幻與東方道家的相遇——審視《地海傳說》中的道家思想》，頁 10

<sup>61</sup> 蔡美玲作：〈譯後記〉，《天賦之子》，繆思出版，2012 年，頁 281

<sup>62</sup> 蔡美玲作：〈譯後記〉，《天賦之子》，繆思出版，2012 年，頁 283

、目的或策略，只是專心堅志追隨那個故事本身。……我知道，假如故事帶我走向那些尚屬空洞的字眼，我就必然會發現那些字的含意與作為。而寫作過程裡，事實真的就那樣發生了……。<sup>63</sup>」

對勒瑰恩來說，《道德經》是滋養生命之書，當她在創作《地海傳說》時，就將道家自然無為、一體制衡<sup>64</sup>的思想，透過人物與故事，傳達給讀者。但是否只要與道家有所牽連，她就全盤接收呢？在她與奇幻、科幻評論家的尼克·紀弗斯(Nick Gevers)進行的另一場訪談中，提到在近著《The Telling》裡，勒瑰恩描繪的是傳統智慧在中國共產主義下被壓制的困境。

勒瑰恩說道家思想<sup>65</sup>在共產主義壓抑下的困境，是她書寫這本書的起點。「我非常震驚，一個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思想體系、儀式及藝術，會在十年內被摧毀得那麼徹底。而且我很訝異發生的當時，我竟然不知道有這樣殘暴的行為。」她說在“The Telling”裡要呈現的，是一個非常柔韌、具有彈性且溫厚的傳統如何被嚴重傷害，但仍苟延殘喘的存在<sup>66</sup>。這種透過書寫創作的方式來為一個哲學思想發聲的方式，也是衷心喜愛它的表現。

---

<sup>63</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28

<sup>64</sup> 「一體制衡」的觀念在《地海彼岸》頁98中，格得對亞刃王子如此說明：「……一顆石子被撿起來，土地因而變輕，拿石頭的手因而變重。把石頭丟出去時，天上星辰以繞行相應。石頭打中或墜落，宇宙都因之改變。整體的均衡，仰賴每項單一行動。風、海、水、地與光的力量，以及禽獸植物都如此，一切都完好、合宜地搭配著。這一切行動都含括在『一體制衡』當中。凡舉颶風、大鯨魚的號鳴、枯葉的吹落、蚊蚋的飛移，一切行動都在整體均衡的範圍內。我們，既然身為具備力量操控世界、並相互操控的人，就必須學會按照落葉、鯨魚、風的本性去行動。我們必須學會保持那均衡。……」指的是天地萬物間有其均衡共存的模式，若改變了其中一樣，就必須改變其他來回到平衡。

<sup>65</sup> 在〈聆聽娥蘇拉·勒瑰恩〉網頁中，原本用的是「道教」兩字，研究者參酌勒瑰恩個人的英文網站「Ursula K. Le Guin」([http://www.ursulaklequin.com/UKL\\_info.html](http://www.ursulaklequin.com/UKL_info.html))中的訪談紀錄後，原文為「but what happened to the practice and teaching of Taoism under Mao that was the initial impetus of the book. I was shocked to find that a 2500-year-old body of thought, belief, ritual, and art could be, had been, essentially destroyed within ten years, and shocked to find I hadn't known it, though it happened during my adult lifetime. The atrocity, and my long ignorance of it, haunted me. I had to write about it, in my own sidelong fashion」，「Taoism」改譯為道家思想或信念應是比較適宜的。

<sup>66</sup> 〈聆聽娥蘇拉·勒瑰恩〉，遠流博識網，<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listen.htm>(2014/12/15))

## 第二節 奇幻與科幻系列作品介紹

娥蘇拉·勒瑰恩的作品類型眾多，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奇幻和科幻小說，而且多以系列小說的形式出版，其中篇幅最鉅的是奇幻小說《地海傳說》六部曲，其歷時也是最長。台灣有引進、翻譯出版的也多是娥蘇拉·勒瑰恩的這兩類作品。

在《地海傳說》第五部《地海故事集》的前言中，娥蘇拉·勒瑰恩提到在她完成《地海孤雛》後，就以為格得和恬娜的故事已達「從此幸福快樂」的大結局，所以為《地海孤雛》取了「地海終章」的副標題。

娥蘇拉在此篇前言中自嘲愚蠢，她說**現時**是流動的，**現時**不等同於**當時**。在《地海孤雛》出版七八年後，地海已經發生很多事，因此當有人請她再寫一套發生在地海的故事時，她必須再去了解**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何以影響了**現時**。娥蘇拉寫道：「那些曾經發生的過去事件只存在於記憶，而記憶是想像的一種。事件是真實的現時，但它一旦成為當時，之後的真實便完全操之在我們，依憑我們的精力與誠實。若我們允許事件自記憶消退，那麼便只有想像力能重燃它一絲隱微餘光。」<sup>67</sup>因此作家必須彰顯現在的真實，也必須重現過去的事件，也才能為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找到解答。

在一次的訪談中，勒瑰恩說道她重新創作地海，是要將一些晦澀、模糊不清的地方弄清楚，至於愛庫曼系列則是繼續往前探索。作者這樣看待自己的行為：「我總是避免做最終的定論，我喜歡讓門開著。」<sup>68</sup>

在另一段與娥蘇拉·勒瑰恩的訪談中，她被問到：

「您以六部《地海系列》的創作者馳名。關於展望及發展新系列的相關故事群組，您如何進行？著手一部小說時，您是否預先計畫作品角色未來將

<sup>67</sup> 原文參照〈前言〉，《地海故事集》，繆思出版，2002年，頁9~10

<sup>68</sup> 〈聆聽娥蘇拉·勒瑰恩〉，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listen.htm>(2014/08/16)

發生的事件？」<sup>69</sup>

勒瑰恩給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答案：

「但願我能說，有；但其實沒有。是故事自己在編織自己，它們這樣做的時候，彼此的關連自然會漸漸讓我明顯看見。不過，當我說『編織自己』時，並不是說，就在我寫作時，故事與它們的關連就出現了——雖然有時候也會這樣。我意思是說，我下意識日夜思考；而那個寫作的我則始終埋首於：再來誰做什麼、為什麼那樣做。但，那並非『計畫』，也不是『發展』，過程不是那麼理性而且受操控。它是暗中摸索、發現、出錯、回頭再想、看出關連、想像這故事有可能往哪裡去，以及一下子說『噢，不』，一下子又說『啊哈！』假如這個下意識的工作進行順利，那麼，有時我坐在鍵盤前，故事很輕易就出來了——它『編織自己』。<sup>70</sup>」

勒瑰恩認為她的作品並非全然由她操控，而是「自己編織自己」。這種靜待作品自己編織自己的結果，也就讓它們構織成了我們現今看到的系列作品。

娥蘇拉·勒瑰恩最重要的奇幻小說無疑就是《地海傳說》六部曲，而科幻系列小說則是以《黑暗的左手》為起始的《伊庫盟》系列作品，今將之介紹如下：

## 一、奇幻—《地海傳說》

娥蘇拉·勒瑰恩這位美國奇幻作家筆下的奇幻天地與其他作家所構造出來的世界可說是大異其趣。在她最著名的奇幻作品《地海傳說》系列共有六本，創作時間橫跨近四十年。地海系列中第一本為《地海巫師》(A Wizard of Earthsea, 1968

<sup>69</sup> 〈與勒瑰恩聊天〉，遠流博識網 [http://sinomuses.pixnet.net/blog/post/37525376\(2014/08/20\)](http://sinomuses.pixnet.net/blog/post/37525376(2014/08/20))

<sup>70</sup> 〈與勒瑰恩聊天〉，遠流博識網 [http://sinomuses.pixnet.net/blog/post/37525376\(2014/08/20\)](http://sinomuses.pixnet.net/blog/post/37525376(2014/08/20))

），後續五部作品分別是《地海古墓》（*The Tombs of Atuan, 1971*）、《地海彼岸》（*The Farthest Shore, 1972*）、《地海孤雛》（*Tehanu, 1990*）、《地海故事集》（*Tales from Earthsea, 2001*）與《地海奇風》（*The Other Wind, 2001*）。

六部曲中的主要場景地海（Earth Sea）由內極海與環繞內極海的黑弗諾島、柔克島與英拉德島等群島所組成，各個島嶼由領主所統治，王國的王位已經空懸很久。島嶼其中的人民多是工匠、農人與水手，在村落或鎮上則有一位巫師或是術士，他們用魔法為眾人祈福解厄，人們則回報以食糧或生活用品。而這些巫師與術士們都來自一所位於地海中心柔克島的巫術學院，他們受過極嚴謹及高深的訓練，所遵從的信念是「一體至衡」。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展開了引人入勝的冒險故事。

在地海世界中，各個島嶼上雖有領主或君王，但地位崇高者多半是智者或有識之士。追求「一體至衡」的巫師們與受教於巫師的男女致力於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和諧，不隨意使用魔法或武力去爭奪權力和疆域；而來自遠方的異族性格好鬥殘忍，他們雖然祭拜神明但不相信任何魔法，武力是他們征服世界的方式。從這樣的設定中可以看出娥蘇拉·勒瑰恩偏愛深膚色的族群，她筆下主角往往都是深棕色皮膚、個子中等的人，而好勝好鬥的蠻族多半是白膚淺髮、個子高大的白人，這與其他奇幻小說，如前文曾提到的《魔戒》《黑暗元素》中，總是以白人為主體來架構故事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將《地海傳說》六部曲分為前三部曲與後三部曲，這不但是以出版的時間軸來分類，也是因為前後期作品內涵的差異與蛻變。前三部曲：《地海巫師》、《地海古墓》、《地海彼岸》中敘述了擁有強大魔法天賦的少年雀應成長過程中的三段故事，深刻呈現了青少年成長中所須經歷的心理歷程。時隔二十年後的《地海孤雛》，以及《地海故事集》、《地海奇風》，除了持續呈現地海世界的面貌外，還多面向的探討了人性、真理與愛情等主題。

在地海前三本書中，讀者可以明顯的看出女性角色的缺席，《地海古墓》雖

然有恬娜貫穿全書，但她在故事中被格得拯救、解放，象徵女性必須依靠男性才能逃脫黑暗，兩性之間是疏離的。直到《地海孤雛》，才是兩性和解的開始。勒瑰恩承認，《地海孤雛》的確是真正「和解」的開始。她分析，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性別之間，總是分離、再相聚、合作、然後達到和諧的境界。<sup>71</sup>

有別於基督教善惡二元對立的價值觀，道家的自然無為、均衡和諧貫穿整部小說。而諸多學者將它解釋成一部心靈成長小說。日本心理學者河合隼雄在《潛藏在人類深層的東西》一書中，就從榮格的理論出發，得出了這是一個自我實現故事的結論<sup>72</sup>。地海中的主角人物多不執著於追尋名利與權勢，就算他們暫時被權力財富所吸引，最終也會認清這些事物的虛幻面目，轉而追尋心靈的平靜與內外在和諧。

## 二、科幻—《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世界誕生之日》

娥蘇拉·勒瑰恩最廣為人知的科幻作品是 1969 年出版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她在書中描寫了一個雌雄同體的外星族群，掀起了對性別議題的討論。之後 1974 年出版的《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 則討論烏托邦的可能與否。兩部作品獲獎頗豐，都有獲得雨果獎 (Hugo Award) 與星雲獎 (Nebula Award) 的雙重肯定。《世界誕生之日》(*The Birthday of the World*) 成書較晚，於 2002 年出版，可視為補足《黑暗的左手》中未詳盡部分的作品，在作用上近似於《地海故事集》。

《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1969) 描寫一位伊庫盟 (Ekumen) 星際邦聯的使者真力·艾到冬星 (Gethen) 說服星球上的兩大國家卡亥德 (Karhide) 和奧爾戈 (Orgoreyn) 加入星際聯盟的過程。冬星居民除了發情期外，平時皆保持著雌雄同體的狀態。在這部小說中，從庶民生活、信仰、社會組織，

<sup>71</sup> 〈聆聽娥蘇拉·勒瑰恩〉，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listen.htm> (2014/08/16)

<sup>72</sup> 彭懿著：《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09

神話傳說，到生物學上的支持，勒瑰恩活靈活現的塑造出一個迷人、詭譎，完全不同於人類性別經驗的架空世界。這部小說也帶出日後的女性主義科幻小說風潮。

《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 1974) 描述一位物理學家薛維克(Shevek)從安納瑞斯星(Anarres)到烏拉斯星(Urras)的歷程。勒瑰恩透過薛維克，深刻思索人類社會到底有沒有共產社會、社會主義所揭示的烏托邦，及其適切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她也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斷的追求物質豐盈而導致心靈荒蕪迷失的情況提出批判，為讀者開啟了許多思辨的空間。<sup>73</sup>

《世界誕生之日》(*The Birthday of the World*, 2002)以觀察筆記與記錄側寫的方式，將作者想像虛構的「伊庫盟」星際聯盟中的社會文化風貌呈現出來，補足了《黑暗的左手》中未說明的部分，以科幻的元素，對人類社會及性別議題進行思想上的實驗、顛覆與提問。<sup>74</sup>

在這些小說中，讀者可以發現娥蘇拉·勒瑰恩筆下的星球或地區就像是一個具有生命的有機體，會隨著時間改變自己原有的樣貌，並積累更多的能量，等到主角再次造訪時，又將發現很多令人驚喜之處。而作者將地球上人類所遭遇的種種政治社會議題，透過這超越侷限的想像與思維實驗，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視野與觀點，讓讀者能在小說宇宙中深刻的思索與推敲這些議題。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內在原鄉或是外太空，娥蘇拉·勒瑰恩一直在探索未知的領域，就算她已經是一名擁有極高名聲和廣大書迷的作家，她依然不斷的檢視自己是否還有錯失與遺漏之處，一旦發現了尚待敘明加強之處，就會提筆寫下，這不但是對自己的寫作負責，亦是對喜愛她作品的廣大讀者負責，這也就是為何在《地海巫師》《地海古墓》《地海彼岸》出版多年後，第四部《地海孤雛》地五部《地海故事集》第六部《地海奇風》又陸續出版的原因。娥蘇拉·勒瑰恩的小說世界會隨著時間而成長，一如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越發細緻與成熟。

---

<sup>73</sup> 〈愛庫曼的傳說〉，遠流博識網，[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about\\_01.htm](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about_01.htm) (2014/08/16)

<sup>74</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洪凌譯：《世界誕生之日》，繆思出版，2011年，頁9~13

### 第三節 《西岸三部曲》成書目的與創作特質

在《地海傳說》六部曲完成後，娥蘇拉·勒瑰恩依舊創作不輟。《天賦之子》是娥蘇拉·勒瑰恩於高齡七十五歲時所創作的《西岸三部曲》第一部，其後還包括《沉默之聲》與《覺醒之力》兩部續集。勒瑰恩為何要再寫這樣一部奇幻小說呢？在一次的訪談中，她如此說道："If you cannot or will not imagine the results of your actions, there's no way you can act morally or responsibly. Little kids can't do it; babies are morally monsters - completely greedy. Their imagination has to be trained into foresight and empathy." No easy task. As she once wrote in exasperation, "Sure, it's simple, writing for kids. Just as simple as bringing them up."<sup>75</sup>她認為年幼的孩子無法了解到自己行為的對錯與影響，但成人們可以透過訓練與教育來培養孩子的道德感與責任感，而她就以寫作的方式把道德與責任提供給孩子。為了傳遞真理是非給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所以勒瑰恩才又創作了《西岸三部曲》。

初翻閱《西岸三部曲》首部曲《天賦之子》，研究者以為這是一部不太奇幻的奇幻小說。故事中沒有妖精、魔獸與魔法師，只有一些外表、行為都與我們相同的人類。他們耕種、畜牧、打獵、紡織，過著人類歷史中工業革命發生前的生活。惟一可以稱得奇幻的就是諸多世系家族所傳承的各種天賦（Gifts）。

Gifts 亦可被翻譯成「禮物」。天賦是透過血緣關係傳承給未來領主的禮物，因為領主需要靠著天賦來保衛領地、擴張勢力與嚇阻敵人，若天賦力量過於薄弱，就容易被他人侵略掠奪。高山地區各世系各世家都有其獨特的天賦<sup>76</sup>，只是這些天賦多是具有破壞的力量，而且往往會造成不可回復或需復原良久的傷害。這讓原本有祝福含意的「禮物」一詞顯得不那麼良善與美好，也突顯出擁有天賦是沉重的。

《天賦之子》中，克思世系的天賦是令人膽顫的「消解」，是由父傳子、具

---

<sup>75</sup> The Magician: article/interview by Maya Jaggi, online at The Guardian (Dec. 29 2005), Ursula K. Le Guin <http://www.ursulaklequin.com/MenuContentsList.html# Interviews>

<sup>76</sup> 各世系世家天賦參見本論文附錄四：《天賦之子》高山地區世系及天賦表

有破壞力的禮物。歐睿幼時曾經期待自己擁有並展現這難得的天賦，但當他發現這份禮物足以毀滅全世界時，他開始心生憂懼。故事的最後，歐睿也發現自己並沒有從父親那兒得到這份禮物，反倒是歐睿自小聽母親述說各式各樣的故事，繼承了母親說故事的天賦，並在離開山區後以此謀生。在之後兩本書《沉默之聲》、《覺醒之力》中，歐睿成為著名的說書人與詩人，周遊各地，為世人說著美妙動人的故事，為世界帶來巨大的影響。

「聽見」是上天賦予萬物一項重要的溝通能力，若聽不見就無法迅速偵測周遭變化，亦無法完全了解他人的表述。而被聽見的「聲音」定有其來源，《沉默之聲》中的神諭透過解讀者的唇舌宣讀神諭，但擔任解讀者的玫瑰所聽到的聲音並不是她自己的聲音，那究竟是誰在言語？聽見的人又該如何解讀這些話語？老子《道德經》中說：「大音希聲」，大道的聲音靜謐無聲，因此要透過媒介來讓人聽見。「說」與「聽」相互作用，聲音才能產生意義，Voices 不只是被說出的聲音，也是被聽見的聲音。要聽見大道之聲，就要先進入寂靜中，當心能完全安靜下來，才能聽見道的聲音。

力量（Powers）之所以成為力量，是擁有者知其何如是。身為童奴的葛維從小就展現預視的能力，卻不能告訴姐姐霞蘿之外的其他人。葛維忠於阿而卡世系、忠於他的奴隸身分，直到死亡將他與霞蘿分離。茫然地忘卻不曾擁有過的一切，葛維邁向空無一物的前方，尋找一個不明確的目標，直到他明白自己將何去何從。只有在經歷了信任與背叛、自由與奴役等等的正反爭論與戰鬥後，才能深刻的感受到力量的價值與重量。

張子樟教授在〈擺盪於現實與幻想之間—十二到十五歲青少年適讀的好書〉<sup>77</sup>一文中提出這樣的觀點：「作家在為青少年寫作時，不能也不應該避開現實社會的種種矛盾、問題衝擊及人世間的陰暗面，而只是一味在作品中製造虛無空泛的美麗世界。作家應真實地呈現這些矛盾、問題與陰暗面對青少年心靈的影響和

---

<sup>77</sup> 張子樟著：《回顧中的省思—少年小說論述及其他》，澎湖縣文化局，2002年，頁86

衝擊，以及它們造成的困惑、痛苦、不安、壓力等等。<sup>78</sup>」《西岸三部曲》中的四位青少年主角各在成長過程中，面對著自己生活中的困難與挑戰，就如同真實社會中的青少年一樣，他們或許不是許多人心中典型懲兇除惡的英雄，卻是最貼近青少年現況與心理的英雄。當褪去小說奇幻的外衣，小說主角與讀著面對的是共同的人生課題。在《西岸三部曲》中，不但依舊有青少年成長主題的探討，更將關注焦點擴展到族群、社會、家國之間的種種不公不義之事，這正是呼應了作家本人所說的「提供大是大非之視野」<sup>79</sup>。

在場域設定上，不同於《地海傳說》中各島獨立的內環群島，娥蘇拉·勒瑰恩將《西岸三部曲》的世界設定在南北極端的陸上世界。陸地涵養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不同於獨立的島嶼，綿延連續的陸地讓生活於其上的人類有了較多的接觸機會，而不同的地形卻又讓人類產生型態各異的生活方式。在這種貌似親近卻又疏遠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很多種交流互動，包括通商、旅行、遷徙與侵略，其中最具破壞性的就是群己之間的侵略與對抗。而《西岸三部曲》的故事中，主角們都面臨到了直接或間接的侵略危機，壓迫到他們的生存與自我，劇情也才因此有了起伏與轉折。每部小說的故事與特質如下：

### 一、《天賦之子》（*Gifts*）

故事發生於一個作者虛構出來的西岸地區的北部山地<sup>80</sup>，這裡居住著以世系世家作為領地區分的部族。這些高山部族被平地人認為是施咒害人的巫民，因為在這些高山人有著難以說明的天賦。高山人用天賦來保護自己的財富土地與維持這片貧瘠土地的勢力均衡，不同世系血脈裡所傳承的「天賦」能力—扭絞物品、召喚動物、操控人心，甚至是提取心智—只需要透過一個眼神、一個手勢甚至是氣息話語就能達成。迥異於《地海傳說》裡巫師們可依靠自己不同的能力來學習

<sup>78</sup> 張子樟著：《回顧中的省思—少年小說論述及其他》，澎湖縣文化局，2002年，頁87

<sup>79</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23

<sup>80</sup> 西岸地圖參見本論文附錄二：《西岸三部曲》作者手繪地圖

柔克學院中九門巫術，「天賦」沒有辦法學習，只能依靠血緣關係一父傳子、母傳女來傳承。

歐睿從小被父親凱諾寄與厚望，希望他能盡早展現天賦，但卻總是未能如願，歐睿甚至完全未能感受到父親凱諾所說的「微妙徵兆」，而自己的青梅竹馬桂蕊卻是極早就展現了「召喚」的天賦，為何自己不像桂蕊那樣早慧？是不是因為母親是沒有天賦能力的平地人緣故，血緣上又更淡遠了些，所以自己無法展現這攸關家族榮衰的「消解」天賦？歐睿不禁開始懷疑自己。

但幾次的事件下來，眾人都認為歐睿如同先祖「強眼卡達」般擁有強大到不受控制的「野天賦」。歐睿失去了當初期待的心情，反而對自己的天賦感到退卻，他對這極具破壞性的力量感到畏懼，因此凱諾將歐睿的雙眼遮蔽了起來。

在黑暗中，他度過了驚險的訪問足莫世系之旅，經歷了母親因足莫世系的「慢耗」天賦而喪命的痛苦，又認識了平地來的流浪漢葉門。在桂蕊冷靜的天性與天賦引領下，歐睿開始展讀母親留下的手製書，也閱讀葉門所送的《轉化》詩集。最後歐睿發現自己根本沒有「消解」天賦。在父親死於對敵對世系的復仇行動之後，他與桂蕊離開高山、展開新的人生旅程。

在《天賦之子》中，作者書寫的是歐睿的成長旅程，透過他在家族責任與個人愛好中的兩難抉擇，讓讀者思索如何決定自我人生的去向。在《西岸三部曲》中歐睿是貫穿三本小說的重要人物，沒有他在少年時期的追尋與抉擇，就沒有之後他對自由的體悟，也就不會有受他感動而起身爭取自由的人們。《天賦之子》的最後一段話：

她就是那頭「銀牛」，是我的領地送給我的結婚禮物。這似乎不是什麼很實際的禮物，但葩恩提醒我們，等我們需要錢時，這隻奶牛可以在杜奈賣到好價錢。那裡的人說不定還記得克思世系的白牛。我說：「也許，他們

還會想起來，以前他們給了凱諾什麼禮物。」桂蕊接著說：「到時候，他們就會知道，你正是那個禮物的禮物。」（天賦之子，頁 279）

這裡再次提到了「禮物」，若歐睿是一項禮物，那我們就必須思考這項禮物的意義。沒有消解天賦的歐睿擅長說故事，他能將故事說得活靈活現、感動人心，他了解到這就是自己的內在本質，也接受了自己的獨特模樣。離開了熟悉卻無法發揮自我的環境，這時的他已不再是個青澀少年，因此若說歐睿是「禮物」，應是指他帶著對自己的全新體悟，將給予這世界更多的事物。

## 二、《沉默之聲》（*Voices*）

《沉默之聲》發生在《天賦之子》的十數年後，女主角玫萊·高華生於南方濱海的安甦爾城<sup>81</sup>，她是高華世系女管家狄可蘿·高華被圍城的阿茲士兵強暴後所生。崇敬「焚燒之神」阿熹神的沙漠民族阿茲人佔領統治安甦爾十七年，他們強行破壞了城內眾多神廟及建物，又毀壞了許多珍貴的典籍，讀書識字這類教育活動也被完全禁止。

玫萊雖然有阿茲人的血統，但從小看盡阿茲人對家人親鄰們的折磨與迫害，誓言長大後要趕走阿茲軍隊。而她幼年時與母親避難的神祕房間，原來是一間神祕的藏書室，玫萊憑著書空記憶中的神祕文字，得以自由進入密室。偶然發現玫萊能進入這個房間的商路長甦爾特·高華開始教導她讀書寫字。而曾經是安甦爾意見領袖，如今劫後餘生、身心殘缺的商路長仍秘密而持續的收藏眾人帶來的倖存書籍，也接待民間義士。

一天，詩人歐睿克思與他的妻子桂蕊受邀來到安甦爾城，為阿茲人統領夷猷說書。歐睿不但為阿茲統領帶來了極高的娛樂享受，亦為城中人民帶來希望與光明。互相仇恨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藉由歐睿與桂蕊，兩者之間有了折衝轉圜的

---

<sup>81</sup> 安甦爾城地圖參見本論文附錄二：《西岸三部曲》作者手繪地圖

機會，玫萊也在其中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

反抗軍領袖迪薩克要求歐睿鼓動民眾反抗阿茲人，在歐睿的為難下，甦爾特因而求教神諭來獲得啟示，遂將神諭解讀者的工作傳承給玫萊，期待沉默二百年的神諭可以再度發聲，玫萊卻因為自己的血統感到害怕。雖然玫萊反抗軍起義失敗，還引起了夷多的奪權。所幸在甦爾特的指揮下，全城民眾一呼百應，趕走了夷多與支持他的祭司們，並讓安甦爾城重新獲得自由，人民漸漸回復到被佔領前的生活。

而新成為神諭讀者的玫萊也從生活的改變中領悟到神諭的奧妙，察知到自己的使命與志業，繼而接受桂蕊的建議，將與歐睿桂蕊兩人一同進行一段時期的遊歷，充實自己的學習。

在玫萊的成長過程中，她面臨到了血緣的問題。不可改變的血緣關係是否就能阻止了人對未知事物的追求，橫擋在玫萊與神諭之間的，究竟是血緣還是恐懼？再者，這又帶出了「信任」的課題。眾人之中，只有神諭解讀者能看到、說出神諭，若連神諭解讀者都不相信神諭，那神諭就只能凋零，但只要神諭解讀者一直保持「信任」，就能使神諭永遠傳承下去。

除了信任之外，解讀神諭全賴解讀者與聆聽者對神諭的體悟，問題未被言說之處有更多的奧義要去追索，因此不但要以耳聆聽聲音，更要以心去感受其中的意涵。

### 三、《覺醒之力》(Powers)

葛維天生擁有「沼地」原鄉族人的天賦，能透過視象，看見、或憶及未來的片斷。他在一兩歲時就與姊姊霞蘿被搜奴人擄到埃綽城，賣到議員之家的阿而卡世系當童奴。他與主人家的子女及其他童奴一起在門第學堂中接受教育，假期時也一起到鄉村享受避暑活動。他日後將接替葉威拉、擔任「夫子」一職，繼而教育門第的下一代。

葛維受到器重，引發其他同齡男奴的眼紅；一次遊戲中，葛維又與一名奴隸侯比產生心結；之後童奴明福被主人次子托姆失手害死，葛維也遭侯比等人凌虐受傷。在諸多事件的交織糾葛下，侯比對葛維之間的恨意日漸加深。

霞蘿十六歲時被送給門第長子亞溫做為二十一歲生日禮物，不久之後，葛維曾見過的視象成真，鄰國卡席卡入侵埃綽城。圍城期間，葛維先至勞務隊服役，慘遭侯比霸凌；之後被派往先祖祠搬運古籍，認識了幾個受過教育的成年奴隸，接觸到新觀念與新書籍，包括詩人德寧士的《轉化》、歐睿的《宇宙演化》與〈自由謠〉。

埃綽城嚴重缺糧，懷孕的霞蘿營養不良，早產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就夭折。埃綽騎兵擊退了圍城的軍隊，生活看似回復寧靜祥和，但姐姐霞蘿死於托姆與侯比等人的惡行後，葛維對門第的信任一夕崩解。

埋葬了霞蘿之後，葛維潛逃。從表面平和安樂的城市到各方逃奴遊民聚集的森林，從森林再到奇異封閉的沼地原鄉，天賦的力量與曾為奴隸的過去卻仍如鬼魅般糾纏不去。在這段時間裡，葛維重拾知識詩歌，並深思了自由與奴役、信任與正義等概念的意涵，也正視了那些他不願想起的往事，不再逃避過去。

回到自己的沼地原鄉後，葛維找到舅父姨母，並接受「啟蒙」成年禮與「先知」訓練。正當他疑惑茫然自己的未來時，姨母在視象中看見侯比前來追捕葛維，因此催促葛維向北而行，只要跨越死亡河與重生河，葛維就能獲得自由。

葛維路經早已被焚毀的森林，營救了無依孤女湄立，兩人假扮兄弟、一路北行渡河，終於抵達了沒有奴隸制度的美生城，並會見了葛維在視象中「見過一輩子」的歐睿，以及桂蕊、玫萊。曾經因為不同原因而被束縛受困的眾人終於在自由之城中相聚。

在三部小說中，葛維應該是歷時最短、旅程最辛苦的人。他歷經了圍城、流浪、逃亡，費盡辛苦才重獲新生。在他的故事裡，可以看到前兩部小說中討論的個人成長、性別議題與公平正義等問題，作者這回描繪出更多細節來剖白這些問

題，並探問個人力量從何而來、又該如何運用。

細看三部小說的各章節，會發現作者鋪陳了很多生活中的細瑣雜事。這些看來平淡無奇的小事往往影響了人物心理上的矛盾或轉折，或是事件的變化與突破。研究者試著將各小說章節列出簡表（附錄一），卻發現其中有太多細節難以割捨，每一句話或每一個想法都可以對故事的發展產生關鍵的影響，如何刪減而不失原意，是個棘手的難題，這也足見於作者寫作時的綿密細緻，而讀者若不小心恍神或看錯了一個小細節，可能就漏失了作者給予的關鍵與暗示，《西岸三部曲》雖然看似一套不太奇幻的奇幻小說，但也是機關重重，得要耐心搜索。



### 第三章 《西岸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探析

組成小說的要素中，讀者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各種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人物間交流互動構成的情節。小說作者透過描寫人物的外在行為與內在想法，完整的表現出他們的各種面貌，當讀者閱讀小說時，不只讀到情節的起伏轉折，也讀到了現實生活中感受不到的真實人性。很多讀者甚至會將自己投射在小說人物的情感際遇上，隨著這些人物的喜怒哀樂而深陷其中。

青少年小說的主角未必是身世顯赫、面目姣好或擁有超凡才華的人，但他們都遇到青少年們在現實中會遭遇的某個課題，也因此角色設定上也會有一般青少年的特徵，當他們的經歷與現實中的讀者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時，就更能引起青少年的感同身受，進而思考自己的種種切身問題。

主角和配角間的衝突或合作是使小說情節豐富有趣的要素，而這多肇因於人物之間立場的不同。《西岸三部曲》中的主角設定就像是現今世界中弱勢的青少年的縮影。而主角的課題就來自他們身邊的配角們，有的是愛子心切的父母，有的是滿懷陰謀詭計的財閥，也有安於自己生活的平凡男女。因此研究者在此章中將分析少年主角的共同處境與個人所遭遇的難題，以及成人配角們所展現的行為與特質，這都將是影響情節發展重要的因素。

作者在書寫作品之前必須先決定一個敘述者，也就是作品中要由誰擔任說故事的人。作者在作品中透過敘述者的眼光和意識來講述故事，也就是敘事觀點（View Point）<sup>82</sup>。在《西岸三部曲》中，三本小說都採取第一人稱主角敘事，敘事者「我」就是小說中的主角。《天賦之子》的歐睿、《沉默之聲》的玫萊與《覺醒之力》的葛維，三人在小說中透過書寫的方式述說著自己的少年經歷與內心旅程。這並非是娥蘇拉·勒瑰恩第一次在作品中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在科幻小說《黑

---

<sup>82</sup> 基本上可以分為：全知敘事、採限知觀點的第一人稱敘事和第三人稱敘事。其中全知敘事大多是以第三人稱的語法，透過一個無所不知的敘述者，將人物個性經歷、內心活動、情節推展與結局交代得清清楚楚。而第一人稱敘事與第三人稱敘事則是由小說人物代為「觀察」「敘述」，在敘事上無法探知全部人物的想法與心情，只能就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加以敘述。

暗的左手》中有兩個敘述者「我」，包括星際聯盟使節真力·艾和卡亥德王國的大臣埃思特梵，各自以自己的角度描述一場政治鬥爭與逃亡的歷程（小說中還參雜著幾個冬星上的歷史故事，這時就換成全知觀點）。勒瑰恩在同一部小說中使用第一人稱敘事，但變換「我」的身分，這可以讓讀者由不同的角度看事情，更可以掌握事情的可能真相。另外《轉機》中，作者本身即是主角，也就是當然的敘事者，也直接在小說中溫和的嘲諷她所觀察到的現象，像是〈赫根的王室〉<sup>83</sup>一篇，就是在譏諷現今社會中的八卦新聞文化。

為何要在《西岸三部曲》中採取第一人稱主角敘事？研究者以為作者是要讓讀者感受主角的情緒起伏和心理轉折，並對主角遭遇的問題感同身受、同喜同悲，也就是塑造真實感。在事件中，沒有一個人能說出全貌，既然是寫給青少年看的奇幻小說，以主角擔任敘事者，透過「我」的觀點來敘事，讓主角們的心理狀態都更具真實感，也讓讀者更能貼近主角的立場與心情，聚焦在敘事者的思想與行動中，直接了解主角所經歷的一切。

而做為第一人稱敘事者，他必須是個觀察入微、思慮深遠的人，若他膚淺短視，又或性格憂鬱多慮，整篇小說可能流於泛泛空談或傷春悲秋之語。若用娥蘇拉·勒瑰恩的話來說，歐睿、玫萊與葛維是「倖存下來的小孩」<sup>84</sup>，已經經歷了困惑迷惑的青少年時期，突破了人生迷局，找到了自己人生的道路。雖然小說是想像的故事，但它可以讓讀者對世界、對人類同胞、對自己的情感和命運，有更深的了解<sup>85</sup>。透過這些「倖存下來的小孩」來說故事，故事少了說教意味，在展現青少年徬徨迷惑的處境時，也不會讓人有冷眼旁觀的感受。少年小說作家李潼曾經說過閱讀的樂趣：在於能以不設防的心情，在具有真實感的文字虛構世界，享受陌生且熟悉的曲折情節、意在言外的隱喻、追索「為什麼會這樣」的故事謎

---

<sup>83</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嚴韻譯：《轉機》，繆思出版，2011年，頁100

<sup>84</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25

<sup>85</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25

底<sup>86</sup>。所以那些寓意深遠的啟示主旨必須透過包裝來鋪排於故事中，那用主角們的話語來說出這些道理，正是恰當的安排。

生活絕非只是柴米油鹽的瑣碎小事，重要的是該如何以「內在眼睛」真正看明世界，而這些都是在主角們長大成人後才能體悟到的人生真義。透過第一人主角敘事的手法，小說中的話語權為這些主角所掌握，很多與他們無關的瑣事與細節就會被剔除在外，故事的焦點也會集中於他們的困頓迷惑，還有他們與周圍成人的互動。而這些主角們其實都是在年長許多後才寫下了自己的故事，他們能以用更成熟的眼光看自己的過往，也能關注到自己漏失的那些細節。當年主角們對生活與自身的處境或多或少充滿了憤怒與不甘，但事過境遷反而能溫厚婉轉地寫下那些衝突與爭鬥，對於那些曾與他們為敵的人物也不多加以惡評與醜化，只是寫下自己的所見所聞。研究者以為這是作者希望讀者能聚焦於主角們「成長」與「探索」的過程，而非只注意到主角與其他人物之間的衝突與爭執。

總結以上所述，研究者以為勒瑰恩在《西岸三部曲》中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可以有以下幾個作用：包括營造真實感、讓青少年讀者樂於閱讀，以及集中焦點於「成長與「探索」的過程。

三部書中都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圍繞在主角身邊，有些只是扮演主角的助手、跟隨者或照顧者，像歐睿家中的農民阿羅，是凱諾的得力助手，之後歐睿又將領地交給他，但阿羅並沒有對故事帶來巨大的變化。研究者認為《西岸三部曲》在各書人物設計上其類型有其一致性，除了上述提到擔任照顧者或助手的人物外，主角們是「面臨抉擇的青少年」、他們父輩多半是「囿於現狀的成人」，另外還有較特殊的「啟蒙者」三種類型，其中「囿於現狀的成人」再分為「保守低調的父輩」與「自私擅權的高位者」。本章將探討這三種人物在小說中的處境與作用。在介紹前，茲將人物簡易列表如下，並在以下各節中，提出各類型人物設計及其展現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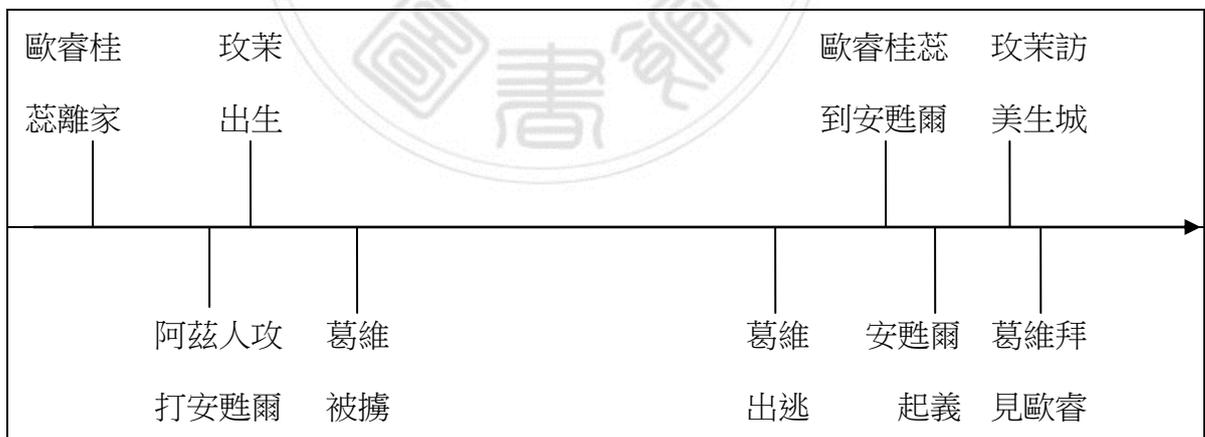
---

<sup>86</sup> 李潼著：《少年小說創作坊—李潼答客問》，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46

小說名稱 \ 人物類型	青少年	成人		啟蒙者 <sup>87</sup>
		父輩	高位者	
天賦之子	歐睿 桂蕊 <sup>88</sup>	凱諾	阿格足莫	湄立 葉門
沉默之聲	玫茉	甦爾特	夷多	甦爾特 歐睿
覺醒之力	葛維	葉威拉 涵特	托姆（侯比 <sup>89</sup> ） 拔那	葉威拉 拔那、杜拉 吉吉摩

### 第一節 面臨抉擇的青少年

《西岸三部曲》中，《天賦之子》主角是歐睿和青梅竹馬桂蕊，《沉默之聲》的主角是玫茉，《覺醒之力》的主角是葛維。從小說情節來看，四人的故事並不是同時發生，玫茉和葛維故事的時間點應該有所重疊，當葛維到美生城拜訪歐睿時，玫茉已經在歐睿家中了。根據研究者推測，故事時間軸大致如下：



<sup>87</sup> 啟蒙者中有許多人與第二類「囿於現狀的成人」重複，在角色作用上仍以第二類為主，因此在「啟蒙者」一節就不再分析之。

<sup>88</sup> 雖然歐睿和桂蕊《沉默之聲》《覺醒之力》以流浪詩人與詩人之妻的形象出現，但他們主要故事是發生在《天賦之子》中，因此將他們列為「面臨抉擇的青少年」。

<sup>89</sup> 侯比是托姆同父異母的奴隸兄弟，在《覺醒之力》的後半部，由他追捕逃亡的葛維與湄立。研究者以為他代表高位者意志的延伸，因此將他列入高位者，但以括弧註記。

四人的生命歷程互有交錯，最後又全都聚集在一起，為三部曲的冒險故事畫下一個圓滿的圓，卻又像要即將開啟了另一個未被言說的故事，這樣的安排就像是神話圖騰「銜尾蛇」，蛇吞食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個頭尾相連的圓，既代表了一個階段的結束，也代表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一直生生不息的循環下去，讓故事結局後的未來有無限可能性，也留給讀者沉澱思考的空間。

這四個在不同年代卻都遇到人生難題的青少年，在作者娥蘇拉·勒瑰恩的筆下相遇，並牽連出一連串的事件，他們的難題就是人類亙古以來成長過程中共同的難題。而且歐睿、桂蕊、玫茉和葛維雖然並不是生長在同一年代的人，但研究者以為四人的成長過程有著相似之處，都面臨了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弱勢，這也是將現實中一般青少年生活中的遭遇作為小說的設定。

經濟弱勢來在於四人生長環境，家族或主人能提供給他們的資源不多，歐睿和桂蕊生長的高山地區貧瘠落後、居民老殘病弱，玫茉出生的安甦爾城被阿茲人破壞摧毀、頹敗殘破，而身為奴隸的葛維本來就沒有多少財物，還遭逢埃綽城被敵軍包圍的艱困時期。而政治上，四人的出身背景都是不被其他族群認同或了解，歐睿所生長的高山被平地人視為落後妖異的地區，高山人被稱作「巫民」；文化素養極高的安甦爾人被阿茲人當作邪惡的民族，是低賤的次等人；而葛維是門第中的童奴，若無意外，長大後也會繼續延續奴隸的身分。文化弱勢可能因由經濟或政治上的弱勢而來，高山地區的人不識文字不讀書，阿茲人毀壞了安甦爾的文化並禁止他們教育兒童，葛維只能閱讀夫子認可的古代典籍。

不利之處 人物	政治〈處境〉	經濟	教育
歐睿、桂蕊	被視為巫民	所屬世系貧弱	高山地區不識文字
玫茉	長年受異族統治	家道中落	文字書籍被禁止破壞
葛維	為門第中的奴隸	奴隸是主人的財產	只能讀擇選過的書籍

從以上表列看來，小說的主要四位人物就在各種資源都缺乏的情況下，展開人生的旅程，他們離開既有的生命現況，勇於走出另一條不同於先輩的道路。他們並沒有與一般人多麼不同，也沒有像其他奇幻小說中的主角一樣能呼風喚雨、降魔除龍，只是憑藉的是一股想要突破困境、找尋出口的意念。他們並非一開始就體認到自己的困境，而是在流動的生命時間中逐漸看見、發現那些侷限。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們必須在挫折與酸楚中蛻變成長，才能長成一個獨立自主的成人。

### 一、主宰天賦或被主宰：歐睿與桂蕊

《天賦之子》中的敘事者是歐睿，桂蕊是他的青梅竹馬，兩人自幼便是好友，故事中桂蕊陪伴歐睿度過很多時光，最後兩人也結婚、一同下山，不同於其他兩本的人物安排，這是唯一一本有男女主角的。

歐睿和桂蕊生長在西岸北部的高山地區，兩人分別是克思世系的領主之子和樂得世系的領主之女。這片貧瘠落後的高山地區由不同的世系世家所割據佔有。各世系世家擁有特殊的天賦，歐睿所屬的克思世系就具有「消解」的天賦，可以消解所注視的人事物；而樂得世系有「刀劍」天賦，附屬其下的貝晞世家則有「召喚」的天賦，能召喚透過心智感應到的任何動物。而對其他世系領地虎視眈眈的足莫世系領主阿格則擁有「慢耗」能力，讓敵人慢慢消耗精力直到死亡。

這些天賦聽起來有些可怕又有些荒誕，但這些擁有特殊天賦的高地人往往一生固守著土地貧瘠、農產荒少的高山地區，只有在某些特殊狀況下，才下山交易貨物或搶奪財物，為何不善用自己的天賦才能，去征服富裕豐饒的平原地區？從《覺醒之力》中葛維與流亡者同伴的對話中或可得知一二。

我是伯恩世系的千銳。我依然沿用我的名字，因為現在這裡離家鄉很遠，沒有人能從我的名字或名氣用任何計謀追蹤到我。（《覺醒之力》，頁 193）

從以上的敘述看來，距離是讓天賦降低影響的原因。那要離得多遠，天賦的影響才能降低到微乎其微呢？為了確保安全，千銳走了很遠很遠。

「我能做的，僅是繼續走，繼續走，繼續走，直到他的手、眼和殘酷力量被山脈、河流、遙遠距離隔開。我當年越過創德河之後，就變得強壯一點。再越過第二條大河後，撒力河之後，我終於安全了。以前有個智婦告訴我，『力量』只能越過大河一次，無法越過兩次。但後來我多越過一條河，以期高枕無憂！」（《覺醒之力》，頁 200）

由此推論，當高地人離開高地，他所擁有的天賦力量將隨著距離越來越遠而越來越微弱，對他人的影響也越來越小。這種只能在高地施展的力量受到地域的限制，研究者以為就像是西方的魔術圈（magic circle），魔術師站在魔術圈內，揮舞著魔棒作法，呼風喚雨，以此控制和支配「能」的體系。能的體系（energy system）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能毀滅的。所以當一個人站在魔術圈內時，會受到保護而不受傷害。相對的，當人離開了魔術圈，就是離開了能的體系，他將成為一個沒有魔法的普通人<sup>90</sup>。故事中的這些高地人就像住在一個廣大的魔術圈裡，只有在這圈裡，領主與其他具備天賦的人才能發揮天賦的力量，這群人看似被天賦祝福，卻也被天賦限制在一個固定的區域裡。

各世系中領主是天賦最強大的人，他（或她）的天賦能力隨著血緣傳承而來。為了使血統純正，高山地區不乏近親通婚的例子，如果自己的世系中沒有尚待嫁娶的對象，只好向鄰近的世系中尋求有著相同血緣的對象。凱諾在適婚的年紀時，因足莫世系領主阿格的阻擾而娶不到具有克思世系血統的女子，他決定下山、到城市裡突襲搶人，搶來的新娘就是歐睿的母親湄立。

---

<sup>90</sup> 劉耀中著：《榮格》，東大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 113

擁有平地人與高山人的血統的歐睿進入青少年時期後，也面臨到世系繼承的問題，他必須展現天賦。歐睿其實很想取悅父親，

父親一向待我溫和，所以我對他一無所懼。但服從他卻帶給我一種既難得又強烈的愉悅。他的滿意成了我的獎勵。（《天賦之子》，頁 38）

但初次見識到「消解」的力量時，年幼的歐睿對父親的雙眼感到害怕、恐懼。

「這就是消解。」父親說這話時，兩眼看著我，我當時好害怕他那雙眼睛。

「你把牠消解了。」在馬廄裡的此時，我口乾舌燥，心裡還是畏懼著父親的雙眼。（《天賦之子》，頁 40）

父親的那雙眼睛可以展現驚人的毀滅力量，卻又可以對歐睿投以關愛的看顧，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父親，又或是這兩種不同的質地都存在於父親體內？那是不是也代表歐睿的體內也有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質地？

歐睿心中感到恐慌，他的自我意識受到個人與外在環境衝撞產生的干擾，恐慌和焦慮也反映在他的夢裡。而他始終無法如父親所願的展現天賦，造成了兩人關係的緊張。

打火石和鋼刀有可能比鄰放著好多年，相安無事。但兩者一碰擊，火花隨即冒出。反抗是瞬間的，立即引出火花，點燃火焰。

我不發一語，面向他站著。每次他以那口氣叫我名字時，我都是照那方式站立。他指向近旁一團亂草和旋花植物。「消解它們」這不是命令，他反而語帶鼓勵。

我沒動。只瞥一眼那團零亂的花草，就沒再仔細瞧它們。（《天賦之子》，

歐睿一直抗拒著父親，抗拒被測試、抗拒去嘗試那個可怕的力量、抗拒讓它變成他內在本質。凱諾只好曉以大義，要歐睿想想自己的責任。有一天歐睿會取代凱諾成為領主，他能用來保護族人的也只有天賦。就算後來歐睿的天賦被認定是野天賦，經過數年的成長，他依然無法收放自如的控制這奇妙的力量。

在歐睿與父親冷戰的時期，母親湄立是他們的調解者，好友桂蕊是他心靈的伴侶。對歐睿來說，那些從小聽到的母親說的英雄冒險故事也好，或是母親德利水城家中的平常瑣事也好，都化成他生命重要的根基，而母親與桂蕊的存在豐富了他的童年：

別人的故事可能成為你個人故事的一部分——亦即你個人故事的基礎，是你個人故事可以往前推進的地基。父親曾講的盲領主的故事、他親身出馬突襲杜奈的故事；母親講的平地故事，以及坎別洛國王在位時的故事，這些正是此類基礎和地基。

我此刻回想我的童年，要麼，踏進石塔的大廳；要麼，坐在爐邊座位中；要麼，置身庭院的泥地上；要麼，在克思世系乾淨的馬房內；不然就是與我母親在廚房菜園摘豆子；或是與她坐在圓塔內的爐邊；再不然就是與桂蕊到外頭空濶的山丘上。此刻，我就身在許多永不結束的故事裡。（《天賦之子》，頁 36）

對歐睿來說，對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不是母親就是桂蕊，這兩人可以說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那些回憶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只要他想，就可以到故事裡去回味那些時光。「故事」有何迷人之處呢？最顯而易見的，在那些故事裡，我們可以追索事實的真相、體察別人的遭遇與觀照自身的處境，「故事」是事件過

後沉澱下來的心靈產物。

湄立為了不讓歐睿成為文盲，自製亞麻布書教歐睿與桂蕊讀寫識字。對於閱讀，歐睿倒是比使用天賦得心應手許多：

「寫本書給我嘛！」我央求。於是，湄立為我把雷涅的一生寫了下來。她認真看待這件事。曾經受教育的她，覺得假如我只擁有一本書，它應該是一部神聖的歷史。……我珍愛著書裡的手寫字，依然一讀再讀，不僅為了它們講述的故事本身，也因為我看見隱藏在故事裡的東西：所有那些隱藏的故事，有我母親講的故事，也有沒人曾講過的故事。（《天賦之子》，頁 78）

歐睿懂得如何說故事，這絕對是他的天賦，但這樣的能力在高山地區並沒有任何效用。在歐睿一路與父親、與天賦斡旋的情況中，青梅竹馬的桂蕊遇到了又是另一種難題。

桂蕊的個性與歐睿相反，總是靜靜聆聽歐睿的話語，歐睿說她個性倔強淡然，不與人爭吵，不護衛自己的意見，但也不改變自己的意見。比起愛說話的歐睿，桂蕊沉默的時候多了很多：

桂蕊生性倔強淡然—有時還真像她母親。她從不與我爭吵，不護著個人的意見，但也不會改變自己的意見。我喜歡講話，桂蕊喜歡沉默。碰到母親說故事時，桂蕊會傾聽母親沒說的沉默部分，因而，她聽到了每個字：聆聽，保留、珍愛並思考。（《天賦之子》，頁 71）

即使是青梅竹馬，歐睿也認為桂蕊的世界極為難懂：

她如同老鼠那樣看事情、如同貓咪那樣看事情、也如同母親那樣看事情，三者同時兼顧。她的世界難懂極了。她不護衛自己的意見，因為她差不多對每件事都持相左意見，但是，她同時又是絲毫不受撼動的。（《天賦之子》，頁 72）

桂蕊擁有與母親葩恩相同的「召喚」天賦，很早就展現強大力量的她不願意使用天賦，是不想為了狩獵而召喚動物前來。桂蕊從未明說她為何不想為了狩獵而召喚，只用歐睿母親湄立說過的一個故事「那個善待螞蟻的女孩」來帶過問題。這個故事中的老婦人生了重病，請求四個女兒為她找尋治病的藥方—海井的水。前三個女兒都要求母親在事後付出報酬，在求藥的過程中卻敷衍了事，對路上所遇見的螞蟻、水牛和灰鵝也是嫌惡至極。反觀最小的女兒誠心地為母親去求藥，在過程中還幫助了動物們。所以當小女兒遇到困難時，水牛和灰鵝幫助她順利找到井水，而灰鵝其實是海洋男爵的化身，最後與小女兒結婚。而螞蟻吃光了三個姊姊婚禮上的蛋糕和甜點，還送小女兒一個金戒指作為賀禮。

桂蕊之所以會對這個故事念念不忘，應該是來自於她的童年回憶。除了歐睿之外，與她最親近的不是父母，而是雞舍裡的小雞、馬廄裡的小馬們。有一次桂蕊揚言她有辦法教小雞玩各種把戲，兩人專注的在家禽飼養場裡訓練小雞，卻忘了關好大門，讓所有的母雞跟著公雞進入樹林，便宜了樹林裡的狐狸。在歐睿的回憶中，桂蕊心中有很深的自責：

她對這件事非常內疚，還哭了。從那之後，我不曾看她像那回一樣哭泣。還記得那整個傍晚還有第二天，她走遍整座樹林，呼喚幾隻走失的母雞：「比蒂!莉莉!雪兒!芬兒!」聲音很小，像一隻哀傷的鵪鶉。（《天賦之子》，頁 69）

桂蕊還用「你」、「他」稱呼她所照顧的動物們，就像印地安人對所有的生命也都以「你」來稱呼—包括植物、礦石和一切，他們將之視為值得崇敬珍愛的生命，桂蕊也是。若不使用天賦，桂蕊能擔任的工作就是農活和馴馬，這跟一般毫無天賦的農民和農奴無異。生命的要務是，要活在能真正支持你的社會範疇內<sup>91</sup>，當桂蕊所捍衛的價值與母親殊異時，堅持己見的兩人相處情況就日益惡化。

歐睿無法使用天賦，而桂蕊不想使用天賦。「天賦」對他們兩人來說，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禮物。為何高山世系的天賦只能用來破壞與毀滅？桂蕊思考了許久，才向歐睿提出自己的看法：

她說，她的天賦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後。所謂「向後」，她的意思是說，召喚野獸來被獵殺；而所謂「向前」，則是指與家族飼養的禽畜相互合作：馴馬啦、指揮牛啦、訓練狗啦，以及醫治和療傷等。尊崇相互間的「信任」，而非背叛。她是這樣看待天賦，假如她確實如此，那麼，葩恩不可能使她動搖。沒有什麼能動搖桂蕊。（《天賦之子》，頁 240）

桂蕊認為召喚動物來被獵殺，是對動物回應召喚的背叛，因此心有定見的她不願意服從母親的想法，在葩恩的眼中，桂蕊背棄了自己的天賦。

此外，歐睿與桂蕊還有面臨到家族傳承中婚姻擇偶的問題。歐睿的父親凱諾與桂蕊的母親葩恩都對兩人的婚姻對象有所安排。在重視家族大於個人的地區，婚配時的考量因素中，男女情愛是次於門第、血緣與利益的。愛情（AMOR）這個字從後面拚過來是羅馬（ROMA），也就是羅馬的天主教會，它認為婚姻具備政治及社會的本質<sup>92</sup>。歐睿與桂蕊兩人純真的感情，也無法使他們逃避家族責任所帶來的政治婚姻，在個人愛情與家族責任間，青澀年少的兩人已經開始要面對成人的世界。

<sup>91</sup> Joseph Cambell / Bill Moyers 著，朱侃如譯：《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338

<sup>92</sup> Joseph Cambell / Bill Moyers 著，朱侃如譯：《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322

生命中無法預測的事太多，也無法像治河般截彎取直走捷徑，只能留待它們在最適當的時機完成。在不預期的情況下經歷了與雙親的死別後，缺少天賦的歐睿沒有留在高山地區的理由，這裡也沒有可以機會讓他發揮說故事的天賦，他與桂蕊寄望未來在山下的世界，那裡是他們未知之處，卻也是歐睿母親翩然來時處，也是他童年故事中最熟悉的地方。

## 二、文化的撕裂與融合：玫茉

另一本書《沉默之聲》中，主角玫茉則設計為混血兒，她從來就不知道自己的阿茲父親是誰。阿茲人是來自東方阿蘇達沙漠的民族，十幾年前派軍攻打安甦爾城。當年擔任高華世系管家的狄可蘿高華在返家途中被幾個阿茲軍人強暴，之後生下了玫茉。和玫茉一樣身世的孩子被稱為「圍城兒」<sup>93</sup>。

生長在阿茲人統治下的安甦爾城，女性被要求得在男人的陪同下才能出門，單獨在街頭走動的是妓女、是惡魔的誘惑，任何一名士兵都可以隨意強暴、奪為奴隸或殺害。阿茲男人嚴密的保護自己的女人和家眷，規範她們的活動空間。

玫茉生長在安甦爾城十七年中，一方面受到高華世系的教育與照顧，擁有家人的愛與陪伴；一方面卻又受到阿茲人統治的壓迫，無法大方地的表達自己的女性身分與接受教育。玫茉的母系家族讓她感受到身為人的自由，讓她受教育的商路長也教會她知識的美好與神聖；而她那不知名父親所屬的民族卻鄙視文字知識、棄之如敝屣，對異族文化與女性的歧視也很深。

年歲漸長，玫茉越能感受阿茲人對安甦爾人的壓迫。歷史上所有被異邦人殖民統治過的民族或國家都會明白那種失去自由的滋味，人們也寧願選擇過自由人的生活，而不願成為被妥善照料的奴人<sup>94</sup>。雖然玫茉有阿茲人血統，但她從小信奉的是安甦爾的眾神、學習的是安甦爾的文化知識，自然要為安甦爾而奮鬥。阿

---

<sup>93</sup> 語出《沉默之聲》，頁 28。意指阿茲士兵與安甦爾女人生下的、一半一半混血的孩子。

<sup>94</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頁 8

茲人以暴力對待安甦爾人，玫茉所能想到的也當然是以暴力對抗阿茲人：

你們喜歡的話，大可以去他們所謂的宮殿，吃他們的食物，然後對他們談你的詩作。可是，只要我有辦法，我要把阿茲人殺個片甲不留。（《沉默之聲》，頁 100）

但是暴力不是安甦爾處理事情的方式。當商路長甦爾特高華要玫茉學著聆聽神諭時，玫茉因為自己的身分血統而感到害怕退縮，雖然只有在夢裡看過長著獅子臉孔的父親，但血緣永遠抹滅不掉。那些安甦爾人珍視的傳統被阿茲人破壞殆盡，而玫茉的血液裡也有阿茲人的血液，神又怎麼會向懼怕祂們的阿茲人的女兒說話呢？而她真的能了解神諭的意義嗎？

「你說我是高華子孫，但我不是。不是純粹的，我包含兩者；或兩者都不是。既然這樣，我怎麼能繼承？甚至，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我怎麼做得到？像我這麼害怕：怕惡魔，怕阿茲人的惡魔，我怎麼能承接這力量——畢竟，我自己也是個阿茲人啊！」

他發出一點聲音，示意我靜下心來，別說了。我於是住口不語。

他問：「玫茉，誰是你的眾神明？」

「我的眾神明有樂若神；使道路變容易的恩努神；把世界夢出來的帝瑞神；張望兩方之神；壁爐之火的看守神暨門戶守護神；負責園藝的迎泥神；無法聽的幸運神；眾泉與眾水之主，開朗神；合而為一的摧毀者暨建造者山帕神；守在搖籃邊的貼汝神；還有在墳上跳舞的阿那答神；森林與眾山之眾神；海馬神；我母親狄可蘿的亡魂；你母親苾莉尤、以及住這宅邸內的所有亡魂與亡靈——也就是賦與我們夢想的前居者暨先行者；房間眾神

靈：我的房間神靈；街道眾神以及叉路口眾神；市場及議事廳的眾神；這城市的眾神；岩石的眾神；海洋之神；還有甦爾山神。」

說了這許多名字，我知道祂們都不是惡魔，也知道安甦爾連一個惡魔也沒有。（《沉默之聲》，頁 169）

這裡點出「相信」與「血緣」的問題。玫萊選擇相信這些護佑安甦爾的神明，相信祂們始終看顧著安甦爾的人民。安甦爾原本的信仰中沒有惡魔，阿茲人來了之後，所有神明都成了惡魔，但深信祂們的安甦爾人心中，神明依然是神明。雖然玫萊有阿茲血統，但只要她還相信眾神，眾神就真的存在。

神諭必須靠著神諭解讀者進入黑暗來求得，但求得的神諭卻模糊、難以理解，甦爾特說神諭的意義在於人們可以取其為材料，創造意義。這又讓玫萊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我本來想問，神諭為什麼不能直截了當說清楚，為什麼它不乾脆說別抵抗或者馬上出擊，反而提供一些隱祕的意象和模糊不清的文字。此時看著天上星辰，我原本的疑思好像成了蠢問題。神諭是不給命令的，相反地，它鼓勵思考。它要我們把思考帶進奧祕中。儘管結果可能不如人意，但最好的做法大概就是這樣了。（《沉默之聲》，頁 177）

黑暗中無盡的靜默與寂冷充塞人的感官，也隔絕了所有聲色耳目，於是只剩下自己。但也不只是自己而已，那些曾經存活過的萬千魂魄、先行者都在這黑暗中。能這樣想，恐懼應該就能少一些，甦爾特要玫萊試著將那片黑暗當作個母親、祖母，想像它正在對他們說話：

「……玫萊，假如有一天妳必須進入那片黑暗，把它想成是個母親、

祖母，她正努力把我們不了解的事告訴我們，她說的語言妳還不大懂，但妳終究能學會。以前我必須進去那裡面時，都這樣告訴自己。」

我思考商路長的話，並漸漸從中得到安慰。那片黑暗不再那麼詭異了，就想像我母親的靈魂在那兒，還有我族人的其他母親也在那兒，而且，她們不會想方設法來驚嚇我。（《沉默之聲》，頁 316）

對黑暗的恐懼不是玫萊一人所有，甦爾特也曾恐懼那片黑暗。對任何人來說，聽見一個不是自己的聲音藉由自己的口舌發聲，都是一件奇異怪誕的事，只有把這個聲音當作自己的先人在說話，才能稍稍消彌心中的恐懼。

### 三、追尋自由與信任：葛維

最後，另一個主角為葛維，他的身分是門第中的奴隸。在西岸中部的埃綽城盛行奴隸制度，每個門第都可以蓄奴。這些奴隸們自小沒有父母、只有主人，不能結婚、也沒有自己的子女，他們分擔宅邸中的各種勞力工作，而女孩們有可能被當作「贈品女孩」，為主人或主人的賓客提供性服務。而城市聯邦的人祭拜祖先，沒有祖先的解放民和奴隸只能祭拜所屬世家的祖先或城市先祖。

葛維是在幼年時與姊姊霞蘿被搜奴人擄走，賣到了阿而卡世系當童奴。這個門第十分善待奴隸，但這改變不了奴隸的命運：絕對服從主人。奴隸們失去了「不可讓渡」的人權，無法公開伸張他們的信念，甚至不能與他們主人的信仰相左<sup>95</sup>。因此葛維聽從姐姐霞蘿與另名女奴葛蜜的話，隱瞞自己能預視未來的能力，那對於門第主人來說太奇異也太難理解。身為奴隸，凡事多聽少說，能證明自己有存在價值的只有不斷的勤奮工作。

而且就算對門第主人產生疑慮，也要不顧一切的相信主人的決定，保持對門第主人的信任。葉威拉曾對葛維說：

---

<sup>95</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頁 8

心生懷疑時，要舉目仰望，不要垂目向下。要朝上尋求指引，因為力量從上而來。你的本分是在這個門第內追隨那位至高者。你們這群孩子，天生野性未馴，而像你我一樣的奴隸，我們都沒有家庭，然而，你們被納入一個大家庭的中心，一無所缺—除了遮風蔽雨的住所、日用糧食，還有偉大的祖先與和善的主父指引我們，此外，還供應你們精神養分，也就是我過去所獲得，可以傳遞給你們的學識。你們一直被賦與『信任』這個神聖的禮物。（《覺醒之力》，頁 63）

門第主人是奴隸們唯一可以仰賴的對象，依靠忠心來獲得主人的信任，就是奴隸最大的獎賞。

當葛維在城市聯邦被敵人圍城、被派往先祖祠搬運古籍時，在那裏他透過其他門第奴隸的介紹，接觸了歐睿克思的作品《宇宙演化》和《自由謠》，還有其他葉威拉不願讓他閱讀的當代作家、「新詩人」和哲學家。之後在先祖祠工作的期間，葛維又聽到了逃奴集團「拔那原人」的故事，這讓自由、自主等字眼在他心中漸漸有了地位。

自由、自主這種字眼在我心裡，漸漸有了一個地位、一種光輝，它們高高地俯看我的心，有如凡譚夏夜裡，我經常仰望的那些又大又亮的星星；現在，在這黑暗的城市裡，我也經常抬頭仰望，但是星變得比較黯淡、比較遙遠了。（《覺醒之力》，頁 142）

葛維閱讀向泰德借來的《轉化》一書，作者德寧士也曾經是奴隸。當德寧士使用「自由」這種字眼時，帶有一種溫柔、敬畏的意味，就像霞蘿談起她的愛人時，也是這種意味。葛維隱約地感覺到原來「自由」不是什麼可憎的毒蛇猛獸，而是

一種會讓人珍愛的美好。

戰爭結束後，當葛維要返回所屬世系時，另一個世系的夫子米萌將克思詩作的袖珍抄本送給了葛維。有了先祖祠的經歷，葛維開始對夫子葉威拉以前的教誨感到疑問，為何葉威拉不讓他讀德寧士和那些現代作家的作品呢？葉威拉說：

這類詩人拒絕祖先的賜予。他們的作品是個無底坑，一旦你離開了我們的生活藉以建立信念的堅實基礎，就一無所有了。（《覺醒之力》頁 155）

葉威拉認為德寧士的詩作就只有教導反抗、拒絕真理，是病態的傻念頭。葉威拉深深服膺於階級制度，堅持了奴隸對主人的忠心，但回到門第的葛維已經無法忘卻德寧士和克思：

有些詩行偶爾會進入我的腦海，慢慢揭開它們的意義和美麗，宛如山毛櫸的葉子在春日舒展開來。（《覺醒之力》，頁 155）

在姐姐霞蘿慘死於門第主人次子的劣行後，葛維失去了至親，也失去了對門第的信任，以前所堅持的信念已經崩壞了，原本他對門第頗為信服：

雖然既困惑又操心，但，我總是會重拾那個穩固的信念：主父、主母及門第祖先不會讓這個家裡任何事情真的走岔。（《覺醒之力》頁 158）

門第主人雖然哀悼霞蘿之死，卻沒有處罰兇手，葛維的心被空無佔據：

我的心被一堵牆橫越，牆的另一邊是我無法記憶的東西——因為沒有發生。以前，我絕對無法遺忘任何事情，但這時我可以了。我可以忘卻白天、

黑夜、一週復一週。我可以忘卻其他人。我可以忘卻所有我已失落的，因為我不曾擁有。（《覺醒之力》，頁 171）

他開始了漫無目的的流浪。在流浪的過程中，從洞穴到森林、再到沼地，卻都不是追尋的終點。

葛維在經歷了先知的訓練後，發現這並不是他能依靠的天賦，只有關於文字知識的記憶天賦是最可靠的。葛維自幼被離開了自己的族人，以不同於沼地的方式養育成人，他雖然渴望找到家人，也真的找到他們，但十幾年來時空所造成的隔閡已經難以彌補，

將我從我族人當中偷走的那些人，也從我這裡偷走我的族人，我永遠不可能完全成為我族人的一分子。（《覺醒之力》，頁 362）

對想通這一點的葛維來說，沼地是他出生地，卻不是他可以安住的終點，所以他只剩下一條路：向前走，走向一個讓他可以自由歌詠、自由行動的地方。

研究者認為：這四位青少年中，歐睿、玫萊與葛維對於他們自己的家族或門第來說，都是有著不同血緣的人，歐睿的母親是高山人口中的平地「老繭」<sup>96</sup>，玫萊是只知其母的「圍城兒」，而葛維出身於母系社會的沼地族群，他們的母親也都來自於喜愛故事歌謠的社會與民族。桂蕊的天賦也得自於母親，她被母親強迫要為狩獵召喚動物。他們四人因為現實環境、無法隨其所願的追求自己真心喜愛的事物，他們雖然有相關的能力天賦，卻不被他們身處的社會中的當權者尊重。

四位主角不但無法自由地發揮自己所長，還被迫適應環境並向傳統妥協。要求他們妥協的父系傳統又要他們忽略那些得自於母親的一切，也就是她們所說的故事裡蘊含的想像、創造與活力。一個人如何割捨自己身上的另一半？在這樣的

---

<sup>96</sup> 語出《天賦之子》，頁 32。對沒天賦的平地人的輕視語。

衝突矛盾下，他們勢必做出改變，而外在環境的局勢正是推動他們前進的助力。他們在內心衝突與外在衝擊的交互作用下，面對困惑、認清侷限，整合自己內在的力量，並找尋自己的應許之地。

## 第二節 囿於現狀的成人

娥蘇拉·勒瑰恩曾經說過：「成人不是小孩死去，而是小孩倖存。<sup>97</sup>」原住民社會的成年儀式很能展現這句話的意義，雖然現今文明社會中已經沒有那種激烈的儀式，但當兒童漸漸長大，他必須選擇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成人，就像電影《分歧者》<sup>98</sup>中，每個年滿十七歲的少年少女都要接受測試、好選擇自己所屬的派別，為他所在的社會貢獻心力，不屬於五大派別的人只能在社會的邊緣苟活求生。而做這些選擇是為了要在社會上安身立命，也是要展現自己的生命價值。《西岸三部曲》中的成人們也選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多半不是奇人異士，也非盜匪賊徒，不會被人們大肆宣揚或加以注目，就像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看見的中年男女一樣，他們忙碌於工作與養育子女，盡可能地讓生活過得平安順遂，卻也可能因此捨棄了某些瘋狂的、有趣的念頭或想法，只希望讓日子好好過下去。而這些成人中也會有較不友善的人，但他們的存在卻也是能帶給我們不同的啟發。

《西岸三部曲》中的成人配角很多，在此處，研究者僅提出幾位主要人物，並將他們稱為「囿於現狀的成人」。「囿」字有侷限的意義，這些成人們不管是安於現狀或是被迫屈服現狀，都是被侷限在一處的人，因此研究者稱他們為「囿於現狀的成人」。而這些成人又可大致分為以下兩類：保守低調的父輩和自私擅權的高位者，在性別上又恰恰以男性為主，這可能是小說情節背景設定的關係。以下將試著就這兩類人來分析他們的角色。

---

<sup>97</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445

<sup>98</sup> 分歧者原名《Divergent》，由同名小說改編，於2014/04/11在台灣上映。電影簡介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923](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923)（2014/08/16）

## 一、保守低調的父輩

除了某些少數民族，大部分社會裡都是採取父系傳承的家族制度，父親因此成為家中最主要的決策者並掌握最多的話語權，當一個家庭中的父親死去，也會由兒子或家族中其他的男子來遞補家長的角色。通常父親對兒子的影響較大，因為父親通常是兒子學習仿效的對象，但女孩也會因為父親的因素而產生衝突與矛盾。就算是從沒謀過面的父親，也會對子女的人生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透過血緣的傳承，父親與子女早已牽連不斷，德國心理治療師伯特·海寧格（Bert Hellinger）所發展的家族排列治療法就認同這一點。

張子彰教授將少年小說的父親角色分為以下幾種：成功的父親、失敗的父親、邊學邊做的父親、考驗型的父親、另類的父親和虛無的父親等六種<sup>99</sup>，這並不是絕對的分類，但不論是親父、繼父或養父，都實實在在的影響少年主角的想法與選擇，也牽動著故事情節的發展。「父親」身分的確立多由由血緣傳承或法律認定，但對未成年人影響甚深的又何止父親，所有男性親屬在未成年人的生命中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中國儒家「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概念擴也大了「父親」的意涵，透過知識與情感的連結，學生敬師如自己的尊親，因此研究者將小說中的男性教師或師傅也列入主角的「父輩」。

在《西岸三部曲》中，娥蘇拉·勒瑰恩則設定了一種盡力守分、愛護孩子的父輩形象，歐睿的父親凱諾、桂蕊的父親特諾、商路長甦爾特高華、葛維的夫子葉威拉和舅父湏特都可以算是這類型的父輩。甦爾特高華嚴格說來只是玫茉的族親而已，他在玫茉母親死後，收留了有高華世系血緣的玫茉，像父親一樣的照顧教育玫茉，雖然沒有法律的認證，但甦爾特作為玫茉的養父是無庸置疑的。葉威拉在阿而卡門第中負責教育門第子女及童奴的奴隸，大家稱他為「夫子」，是敬重他所擔任的教師這個角色。葉威拉訓練葛維，好讓他成為門第未來的夫子，他們以「師徒制」的方式傳承書本上的知識和為人應有的德行，因此也列入此類。

---

<sup>99</sup> 原文參照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94

在凱諾、特洛、甦爾特、葉威拉和湏特當中，特諾算是默默守護女兒的父親。桂蕊的「召喚」天賦並不是遺傳於他，而妻子葩恩又是個較為強勢的母親，生性樂天溫和的特諾盡力與性情倔強的妻子保持相敬如賓的關係，只有在母女兩人堅持己見、僵持不下時，才會出面為女兒緩頰。特諾不了解自己的女兒，但他尊重她的想法，讓桂蕊得以自由的執行自己的意志。

而凱諾、甦爾特、葉威拉和湏特都是在少年主角成長過程中、直接擔任教育者角色的父輩。除了血緣關係，研究者將這四個人物區分為來自父系或代表社會性的凱諾與葉威拉，以及來自母系或自然性的甦爾特與湏特。

### （一）凱諾

將凱諾分到來自父系或代表社會性這一區塊，不只因為他是歐睿的父親，也是因為他與歐睿之間的傳承符合了絕大多數父系社會的傳承脈絡。母親代表大自然，父親則把社會關係介紹給子女<sup>100</sup>。兒子從父親那裡學習典範（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的），並透過父親，連接自己在家庭內的角色及外在世界的角色。當小孩大到超越母親懷抱中簡單平靜的環境，轉而面對特殊的成人行動世界時，他在精神上便已進入父親的範疇<sup>101</sup>。

凱諾一直是個克盡職守、堅毅忍讓的領主，照顧好領地裡的人民是他肩上的重任，盡力與周圍的世系保持友善的關係，若遇到想佔便宜的或惹事生非的其他世系領主，才展現天賦的力量：

父親沒有報復，他只是去柁樹林邊等候，直到艾洛經過，看得見父親在做什麼時，凱諾就召喚力量，在樹林沿著邊界消解出一道破壞路徑，看起來好像被閃電雷霹一般，成為槁木死灰、枝葉焦黑的界籬。當時，艾洛潛伏在樹林坡地的上緣，他偷偷看著。凱諾沒對他說什麼，艾洛也沒說什麼，

<sup>100</sup> Diane K. Osbon 編，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70

<sup>101</sup> Joseph Cam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143

但自從那天起，邊界附近就不曾再見到艾洛的身影。（《天賦之子》，頁 82）

對歐睿來說，凱諾則是個嚴而不威的父親，就算歐睿一直沒有學會使用天賦，凱諾仍然不改耐心的持續等待：

父親只能先教我天賦的使用方法，然後，耐心等候天賦自行表現。父親說過，他本人是直到九歲才有辦法毀滅一隻小昆蟲。

父親並不是天生有耐性的那種男人，他的等候，純粹仰賴自律，同時懷抱希望。（《天賦之子》，頁 80）

只是周遭環境的變化讓凱諾也開始擔憂起來：

寇迪世系有兩兄弟因誰是繼承人暨真正的領主發生了爭端，阿格於是動用一些族人進駐寇迪領地的南部，聲言他是在保護寇迪世系。兩兄弟繼續爭吵，而且你爭我奪。阿格則是利用這個時機，霸占了他們的土地。這樣一來，足莫世系恰恰好與克思世系毗鄰，鄰接處在我們的西南邊界。於是，阿格成了我們的鄰居。

自從那時起，父親的脾氣一轉，轉向了黑暗。（中略）然而，他是一家之長，一個肩負重擔的男人，全心全意照料著一個貧窮的家園、看顧著其中的百姓；而他所擁有的，不過是一個沒有防衛能力的妻子、以及一群親屬，而親屬中根本沒人具有他那種天賦，可以陪他抵抗敵人——除了我，他的兒子，將來或許會有那種天賦。

而他兒子現在十三歲了，依然沒有展現天賦的跡象。這就像顆螺絲，把凱諾的憂慮拴得更緊了。（《天賦之子》，頁 84）

凱諾能寄望的只有歐睿，但歐睿卻不能回應他的期待，父子之間的關係陷入膠著。唯一能讓凱諾流露柔情的就是那來自平地的妻子湄立，「她是父親雙眸的亮光。」（《天賦之子》，頁 64）。故事中，凱諾第一次出現在歐睿的回憶中時，就是他喪妻不久、尚在悲痛中：

在那段相處期間裡，葉門鼓其如簧之舌時，我總是設法把他引開，遠離父親。我倒不是擔心父親會無緣無故施展他的天賦；而是因為，家父凱諾，那陣子剛好沒什麼耐性，情緒也欠佳。其實，他根本很少注意葉門或其他任何人。自從母親過世，他整副心神投入哀傷、盛怒，以及深深的仇恨裡。他獨自蜷縮在痛苦和復仇的渴望當中。我們家附近數哩範圍內各種禽獸的巢穴，桂蕊都一清二楚，有一回，她看見高崖上有個鷹巢，一隻腐肉鷹正在孵育一對銀灰色、還沒完全成形的醜八怪雛鷹，那天剛好有個牧羊人被殺，腐肉鷹連忙前去為雛鷹獵肉。同樣，父親那陣子也正在孵育，不同的是，他沒肉可獵，餓慘了。（《天賦之子》，頁 24）

雖然歐睿後來展現了野天賦，但直到故事後段，真相隨著歐睿的理解而揭開來，之前野天賦所造成的破壞都是凱諾所為：

他在床緣坐好，搖搖頭，搔搔頭髮。最後才又抬頭看我。「有什麼事嗎，歐睿？」

「有什麼事，父親，那件事情就是：我不曾有過野天賦。我有嗎？我根本不曾有過任何天賦。我不曾消解那條蛇、或那隻狗、或任何什麼。消解的人是你。」

「你在說什麼？」

「我在說：你誘導我相信自己擁有天賦，卻沒辦法掌控，所以，你才能因

此利用我。所以，你才不至於因為我沒有半點天賦而丟臉，因為我讓你的血統蒙羞，因為我是『老繭』的兒子。」

「你擁有天賦，你擁有消解的天賦！我沒有。我從來就沒有。你用計騙我——也許你也騙了你自己，因為你無法忍受親生兒子並非你所寄望的樣子。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了。我只知道，你再也不能利用我了——不管是眼明或眼瞎，都不能利用我了。眼睛不是你的，它們是我的。我不讓你的謊言繼續欺騙我；我不讓你的恥辱繼續羞辱我。既然覺得這個兒子不夠好，你找別人當你兒子吧。」（《天賦之子》，頁 261）

父子最後一次談話就這樣不歡而散，隔日重獲光明的歐睿隨父親前往樂得世系的邊境巡邏，在與阿格足莫的人馬短兵相接之後，凱諾中箭身亡。到死前一刻，他仍然善盡領主的職責，用天賦消解了阿格、阿格長子與一名弓箭手。這男人的一生可說是就為了家族、領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 （二）葉威拉

豢養奴隸的埃綽城各個門第是以男性子嗣來傳承門第的生命，男性握有政治與財富的權力，也擁有教育的主導權。在這樣環境養成的夫子葉威拉也是傳承父系社會所重視的價值給他的學生們，歐睿得到的就是這樣的知識內容。

葉威拉最常讓學生讀的書是《初氏德訓》，由兩篇有提到篇名的第四十一條是「不欲而為」「欲而不為」、第六十條是「忍耐」看來，這應該是類似中國傳統童蒙教材《弟子規》一類的書籍。除了《初氏德訓》，葉威拉多半教授史詩、城邦歷史和古代詩人作品等，他堅持阿而卡世系中不需要現代詩人的作品，「古風」「舊習」是阿而卡門第所珍視的價值。當葛維質疑葉威拉為何不讓他讀德寧士和那些現代作家的作品呢？葉威拉說：「這類詩人拒絕祖先的賜予。他們的作品是

個無底坑，一旦你離開了我們的生活藉以建立信念的堅實基礎，就一無所有了。」  
(《覺醒之力》，頁 155) 他對「古風」「舊習」的堅持可見一斑。

葉威拉是個溫和穩重的老人，他尊重信賴門第主人，也順服於主奴關係中。當葛維或其他門第中的奴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他相信門第主人會公平合理的處理這些事，當葛維因小男孩明福之死發出怨言，他依然為門第主人找一套合理的說詞來安撫葛維：

我脫口而出：「那不公平！」

「葛維。」夫子說。

「但那真的不公平，夫子締。托姆害死了明福！」

「他不是有意的，葛維。況且，他也正在悔過贖過。……」

「一個小孩的死亡很可憐，你也陸續聽見有人在棚寮和大寢室說些忿忿不平的氣話。但是，每次你聽見這種話，一定要思考，這整戶家人的意涵是什麼：是一片曠野嗎？是一個戰場嗎？是一場愠怒對抗蠻力，永無止境的暗鬥嗎？那是你在此處的人生真相嗎？或者，你在此處的生活，其實是備受祖先祝福的家庭一員，在這樣的家庭裡，每個人總是從自己的角色出發，奮力根據正義來行動？」

他讓我思考一下他的話，才繼續說：「葛維，心生懷疑時，要舉目仰望，不要垂目向下。要朝上尋求指引，因為力量從上而來。你的本分是在這個門第內追隨那位至高者。……你們一直被賦與『信任』這個神聖的禮物。葛維，我們的門第家庭信任我們。……」(《覺醒之力》，頁 61~63)

只是在霞蘿慘死後，葉威拉再也無法說服他的學生：

可是，我一見到他，話語自動脫口而出：「他們會處罰托姆嗎？他們會處罰托姆嗎？」

葉威拉彷彿畏懼我一般，他向退後。「平靜，葛維，平靜。」他安撫道。

「他們會處罰他嗎？」

「為了一個奴隸女孩之死嗎？」

沉默在他的話語四周擴散。沉默在我四周變大、變寬、變深。我在一個池子裡，在池子底部，不是水池，而是沉默與空無之池，它一直擴展到世界盡頭。我無法呼吸空氣，但我呼吸那片空無。

葉威拉在說話，我看見他的嘴巴一開一合，他的眼睛閃光。一個灰髮老人開合著他的嘴。我轉身走開。（《覺醒之力》，頁 170~171）

凱諾和葉威拉將他們堅信的價值與知識傳授給自己的兒子或學生，他們深信自己長久以來的生活原則，也希望他們的後輩能繼續照這種方式生活下去，雖然付出愛護，卻沒看見孩子們體內那股不同於他們的力量與特質，無形當中成為了阻礙少年的阻力。

### （三）甦爾特高華

甦爾特高華是高華世系的主人，原本他是個英俊挺拔的男人，但被阿茲統領之子夷多迫害成殘：

依思塔經常告訴我，在過去的日子裡，商路長是何等快樂、好客、親切；來賓們在大膳廳用餐，賓主同樂，何等歡喜；商路長當時又是如何取笑莎絲塔的稚齡惡作劇。可是如今，我的商路長是個雙膝曾遭鐵棒打壞的男人，他的兩隻臂膀都脫白了，他的家人被謀害，他的族人被打敗，他成了處於貧窮痛苦和羞辱的男人。（《沉默之聲》頁 21）

當甦爾特發現玫萊也可以進入神諭所在的密室，甦爾特才開始教育玫萊閱讀。在阿茲人的高壓統治下，兩人的課程是利用夜晚的閒暇時光、在密室中進行的，甦爾特用循循善誘的方式來教導玫萊，緩慢、有耐心地對待這惟一的學生：

「我可以學這種語言嗎？」我問。

他以他常用的那種方式打量我：緩慢的、耐心的、評估的、贊同的。「可以。」他說。（《沉默之聲》，頁 24）

曾經受到阿茲人迫害的甦爾特深知阿茲人對閱讀、書籍的痛恨，因此當他面對衷心前來求教的歐睿夫婦時，仍然絕口不提秘密圖書館的事：

「他必定知道，」商路長不帶情緒地說：「安甦爾的書籍已遭毀棄，很多人由於讀那些書，也被殺害。整座城市，連一間圖書館也不准有。書寫的文字被禁。文字是唯一真神阿熹的氣息，因此文字只有憑藉那個氣息才能說出來。把文字用於書寫，那是褻瀆神明，罪大惡極。」（《沉默之聲》，頁 62）

雖然玫萊有阿茲人的血統，但她也擁有高華世系的血緣和姓氏，那由母親而來的傳承讓玫萊成為甦爾特惟一的血親，也肩負了「神諭世家」的傳承。因此需要挺身而出的時候，甦爾特也希望玫萊能扮演世系子嗣的角色：

「妳想去嗎，玫萊？」商路長問我。我知道，如果我抗議，他不會堅持。我聳聳肩，甚至沒開口說什麼，彷彿去或不去是一件毫不重要的事。

他用洞悉的目光看著我。為什麼他贊同把我送去我們的敵人中間？我明白

原因了：因為我可以去他無法去的地方。即使我是懦夫，我仍能攜帶他的勇氣前往。他正在請求我扮演我們世系子嗣的角色。

「好，我願意去。」我說。（《沉默之聲》，頁 112）

甦爾特雖然遭受橫逆，但始終堅守著他當初守護的一切，也就是安甦爾城的核心價值「擁抱多元」：

他舉起損壞的雙手，他的表情怪異、扭曲，雙眼看起來非常黑。

「歐睿，如你所言，他們具有優勢。」他說：「一個國王、一個神、一個信仰，他們可以齊心行動。他們是強大的，但單一也可能被分化。我們的力量在於擁抱多元。這是我們神聖的土地，我們與眾神和眾靈同住在這裡，我們在祂們中間，祂們在我們中間。我們與祂們共同忍耐。我們雖然曾被傷害、被削弱、被奴役，但只有毀掉我們的知識，我們才真的被摧毀。」

（《沉默之聲》，頁 141）

他所守護的這些有形與無形資產的基石，是設城之前已在的神諭。在他答應為迪薩克求問神諭時，他是嚴肅的，或許正是因為傳承的時候到了，偏偏是在異族統治的艱難時刻中，甦爾特不得不告訴玫萊神諭的來由：

「我看清我的責任，緊緊守著它。也就是維持、維護僅剩的一點點：這裡的書籍，其他人帶來讓我保存的書籍，我們的最後財寶，安甦爾的最後榮光。那次妳進來這裡，進到這個房間那天，我們談到文字、談到閱讀，妳還記得嗎？」

「我記得。」我說。那段記憶讓我稍稍溫暖起來。我注視書架上那些我已讀過、已知道、已愛上的書——它們是我的朋友。

「我告訴自己，妳生來要做相同的事，要取代我的位置，要保持一盞油燈燃亮著。而我緊守那個安慰，卻否認我還有別的责任要履行，否認我還該教妳別的東西。

「妳所屬的門第是『神諭宅邸』。我們是神諭的解讀者。神諭在此，在這個房間。妳還不曉得書寫是什麼時，妳先學會了能讓妳進到這裡的字母。一旦進到這裡，妳就會知道如何閱讀被人書寫的文字。（《沉默之聲》頁164~165）

當玫萊表明自己的聲音因為被神諭借去說話而感到害怕時，甦爾特也說自己同樣害怕。他一直扮演玫萊的教導者與保護者，當夷多率兵來到神諭宅邸時，他想要保護眾人、保護高華世系最後的子嗣：

「一切都將消逝。」他以全然的絕望和悲痛高聲說：「書籍失落，詩人死亡。」他將臉埋在毀損的兩手中。

我們深受商路長的哭喊打擊，全都靜立無言。

商路長終於抬起臉，注視我。

「玫萊，妳願意跟我來嗎？我能不能救妳，至少救妳一個。」（《沉默之聲》，頁229）

不是甦爾特不勇敢，而是他曾遭受的酷刑讓他依然恐懼。一時的怯弱讓他遠離眾人，但他終究不會丟下大家。在短暫離開後，甦爾特又回到了玫萊身邊：

有個男人過來站在我旁邊，起初我以為是歐睿，後來發覺，我不曉得這人是誰——一個高個子男人，舉著一隻手，直指神諭噴泉。噴嘴已破的水池，

正好就在阿茲騎兵衛隊圍起的環圈內。

然後，我看出這人是誰了。就這一次，我看出他原本的模樣，如同我心裡向來所知的他：一個高大挺拔的出眾男子，面含微笑，眼裡燃著火焰。

「昧中城的夷多，夷猷之子。」和歐睿的嗓音一樣，商路長的嗓音盈滿空中，教耳朵服於聆聽，並攫獲人心。廣大民眾安靜了。

他左手拿著一本書，一本小小的書。這時，他把書本舉起來，步下臺階。他沒有跛，他的步履輕盈敏捷，我在旁邊跟隨。我們經過希塔時，我聽見她發出笑聲似的咆哮。我們在距離鋪石地迷宮幾步遠的地方停住，平視坐在馬背上的夷多。商路長舉著那本打開的書，剛好正對夷多的臉。我看得出來，金斗篷閃閃發光的這個男人正克制著自己，強迫自己別被嚇跑。

「你會閱讀嗎，夷猷之子？不會？那麼，就讓別人讀給你聽。」（《沉默之聲》，頁 233~234）

這時的甦爾特不再是故事前半段那個保守忍讓的男子，他大膽的質問那個當年刑求他的夷多，並拿出夷多最厭棄的書籍。憑藉著他所傳承的知識與力量，甦爾特勇敢的面對曾經虐待他的夷多。甦爾特所想的並不是報復，而是將從仇恨與誤解中解放出正在受苦的人們：

在這個混亂打結的時刻，商路長的嗓音清晰地響起：「阿蘇達人，夷猷統領的士兵們，你們的統領被羈押在宮殿的監牢中。你們願意去放他自由嗎？」（《沉默之聲》，頁 235）

甦爾特也反對趁機再對阿茲人落井下石：

「閱讀曾是我們大家都具備的天賦。」商路長的聲音不再溫和：「也許，我們重新學習的時候到了。但無論如何，尚未理解我們已獲得的答案之前，再提出新問題是沒有用處的。」

「我們不懂的答案又有什麼用處？」

「在你看來，神諭噴泉的水還不夠清楚嗎？」

我從沒見過商路長如此生氣，那是一種冰冷、刀刃般的怒氣。那個年輕人又退了幾步，稍稍停頓後，他微微領首，說：「商路長，我請求您原諒。」

「瑞特蓋柏，我請求你運用耐心。」他回應，冰冷依舊。「在那噴泉流血之前，讓它先流水一陣子吧。」（《沉默之聲》頁 263~264）

身為商路長與神諭宅邸的家長，甦爾特深知和平與安定才能讓城市與人民重獲活力，這是他在歷史與自身經驗中所得到的領悟。

#### （四）湏特

當葛維找到了自己的家鄉、沼地的船塢村落時，他被安排和舅父湏特同住。

他們好像在談關於我的歸屬，最後，其中一人轉身對我說：「來。」

我隨他去他的小屋。（中略）

我找到另一張蓆子，在露臺靠外側的地方坐下。我兩腿懸吊著，離下方的湖岸泥巴約兩呎遠。過一會兒，我說：「敢問寄宿主人大名？」

「湏特艾塔納喜多怡。」他的嗓音很柔和。

「你是我爹嗎？」

「我是剛才你那個姨母的弟弟。」他說。

他講話時，面孔一逕向下，我不禁懷疑他其實只是害羞，並不真的那麼不

友善。由於他一直不看我，我覺得我也不該一直盯著他，但是，從眼角餘光，我可以看出來，他並不十分像那個烏鴉婦人，我姨母；也不十分像我。

「也是我娘的弟弟？」

他點頭，深深點頭。

過了很久，我說：「舅父。」

他說：「呔。」

「我就住這裡嗎？」

「呔。」

「跟你？」

「呔。」

「那我就必須學習怎麼在這裡生活。我不知道你們的生活情形。」

「呔。」他說。

我會很快熟悉這種嗯哼啊哈式的回應：「呔」代表「是」；「嗯」代表「不是」；「呔」介於「是」與「不是」之間，但通常意指：我有聽見你說的。

（《覺醒之力》，頁 308）

與湍特同住的期間，葛維學著過芮叟人的生活。芮叟人的生活型態與葛維所知道的生活都不同，成年男人與成年女人分開居住，男孩隨著母親住在女人村，等到經歷過啟蒙儀式後才搬到男人村，等到學會一兩項技藝後再接受第二回啟蒙，不過也有人拒絕第二次啟蒙後、回到女人村長住。男女之間的婚姻非一夫一妻制，男人以漁獲換取女人烹煮的菜餚。

湍特帶著葛維學習芮叟男人該做的事：打魚、種稻、收割蘆葦與貯藏。在葛維眼中，湍特是個溫和謙遜寬厚的男子，在村落的責任、習慣和關係網絡中認真滿足的生活著。湍特帶著葛維適應沼地生活：天色未明就開始出航捕魚，傍晚就

到草地上與婦女交換食物，臨睡前就著暮光向「眾水之主」跳舞並頌念祭辭，然後互道晚安、入睡，日子過得簡單安穩。

涵特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長才，他安於自己聚落間生活型態，安於自己在族群的角色，也從不爭強好勝，日子平淡但不會有太多意外。涵特的話並不多，芮叟男子也不時興說故事與吟唱歌謠，但他給了葛維恬淡溫暖的親情和可以休養生息的空間，只是他無法告訴葛維關於「視象」的一切，因此轉而求教他人，也就因此讓讓葛維的生命又展開了另一章：

「猜想，我應該去南岸村一趟。」我舅父說：「或者，不曉得是不是先告訴吉吉摩一下。可是她……我猜想，我應該走一趟南岸村吧，不知道耶。」我可以跟你去嗎？」

阿敏又拿尾巴敲打露臺。

「那可能不錯。」我舅父說著，鬆了一口氣。

所以，第二天我們乘船去南岸村，也是我接受啟蒙的地方。我們上岸後，涵特好像六神無主，所以，由我帶頭前往「大屋」：貯藏聖物和舉行啟蒙儀式的地方。

我們不敢入內，甚至不敢說話，就站在池邊等候。直到一個男人進了庭院。來南岸村之前，我一直向舅父建議，我們先找氏族的成員，問問他們有沒有什麼建言或能提供什麼協助，但舅父卻走向進入庭院的那個男人，立刻表明他帶了具有看見視象力量的外甥來此。

最後，他說：「我會告訴我表兄杜拉艾塔納，他是蘆葦嶼的先知，也許他可以查證你外甥適不適合接受訓練。恩努安霸引導你們的腳步來此。恩努神與你們同行。」

「恩努神同行。」湏特感激地說。「走吧，葛維，都處理妥當了。」他等不及離開那棟大屋通風但陰暗的門口。我們直接走到船塢，上了我們的船，直接返航回家。（《覺醒之力》，頁 330~331）

甦爾特和湏特都是主角母親家族中的旁系親屬，他們對於主角採取鼓勵愛護的態度，不用個人意志去干預主角的意志，主角們雖然會多花一點時間去摸索，也許還會因此吃了一些苦頭，卻也更能自由發展自己的力量與才華。

研究者以為這兩類父輩的人格特性都是溫和謙讓的人，在情感上的表現極為克制，在想法上多半保守而尊重傳統。而他們解決事情的方式大多是以談判斡旋為手段，也影響了少年主角面對困境難題時的態度。

## 二、自私擅權的高位者

要為這類人定出一個名義來是很難的，他們有些是主角的父執輩，有些是領導者的子嗣，有些是在部落、社會上有其地位的人，將他們稱為「高位者」是一個較妥善的說法。不同於「父輩」人物對主角的照顧與教育，他們在小說中幾乎都是主角討厭害怕的對象，在思想、身分上與主角呈現對立。「自私擅權」則是指他們因自己的身分而擁有某些權力或資源，卻濫用這些權力資源去壓迫戕害他人，而這偏偏又只是為了滿足自己一時的私慾，因此研究者將他們稱為「自私擅權的高位者」。

在《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中，研究者以為這類人最主要的角色有：《天賦之子》中的阿格足莫、《沉默之聲》中阿茲人統領之子夷多和《覺醒之力》阿而卡世系的次子托姆、「森林之心」的領導者拔那。

### （一）阿格足莫

阿格足莫是西岸北部高山地區中財勢最強大的領主，也是各世系最忌憚的人

物。由於克思世系與足莫世系曾有過嫌隙，因此阿格一直對克思世系懷抱敵意，一開始他先是阻撓凱諾的婚事：

由於在家族領地內沒有純正血統的女孩，所以我們改看寇迪世系，他們世系有幾個我們家族的年輕人，但只有一個適婚女子，她的年紀比凱諾大二十歲。這種老少配的婚姻太常見了——為了「保留天賦」，什麼事都沒關係。凱諾本人對這樣的婚配有點猶豫。可是，還沒等到歐睿有什麼進一步的動靜，足莫世系的阿格領主就為自己最小的兒子先向那個女子提婚了。寇迪世系原就受制於阿格，所以，當然把那個女子給他了。

這樣一來，就只剩足莫世系可以為克思世系提供世系內的新娘了。只要再等個幾年，就有兩個女孩很適合婚配，她們也會很高興嫁回親族的領地。只是，足莫世系與克思世系之間的舊恨，在阿格心頭依然強烈。所以他拒絕了歐睿的請婚，對他提供的婚配條件也看不上眼；而且，還提早在兩個女孩分別十四、十五歲時，倉促把她們都嫁掉：一個嫁給農民、一個嫁給農奴。

這舉動對兩個女孩是一種蓄意的侮辱，對她們出生的世系也是一種蓄意的侮辱，更糟的是，還蓄意弱化了我們的天賦。各個不同領地的居民，沒幾個人認同阿格那種傲慢自大。畢竟，不同力量之間的競爭是一回事，直接針對力量給予不公平的打擊則是另一回事了。然而，由於足莫世系非常強大，阿格領主在當地一向為所欲為。（《天賦之子》，頁 52）

阿格像是一個橫行霸道的地頭蛇，如人們對他的稱號一樣，是條能使人斃命的蝮蛇。阿格看似熱情親切，但他話語中總是夾帶諷刺、處處流露出傲慢無禮，刻意貶低他人：

「這兩個小伙子，有一個是你的，嘎？」阿格打量阿羅和我。這侮辱很微妙。他肯定知道凱諾的兒子還是個男孩，而不是二十歲的男子。這當中暗示克思家的子嗣與克思家的農奴實在無法區別。雖是帶刺的話，我們三人還是默默嚥下了。

「是他。」父親沒有說出名字或介紹，甚至也沒有看向我。

「既然我們的領地相鄰了，」阿格說：「我心裡一直想去邀請你和夫人到足莫一訪。要是我一、兩天內去你家，你會在嗎？」

「我會在家。」凱諾說：「歡迎你來。」

「好呀，好呀。我會來的。」阿格抬起一隻手，草率敬個親切禮，然後掉轉座騎，帶他那一小隊人馬沿著界牆離去。（《天賦之子》，頁 97）

歐睿是與阿格第二次見面時，才看清了形容阿格的臉孔：

阿格的眼瞼厚重下重，使人幾乎看不見他的眼睛。透過層層疊疊的皺褶和眼袋，他的眼睛有如蛇眼那般冷靜而空洞。（《天賦之子》，頁 99）

Murray Stein 在《榮格心靈地圖》中指出榮格繪製本我的圖案時，以蛇座代表「較低自我」。因為蛇象徵的是呈現最強烈及最明顯弔詭性的本我。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人性中所有「狡猾的」（snaky）的事物，如求生存、護地盤及基本生理性的冷血本能。不過，他也象徵身體與本能的智慧，也就是身體的覺察作用、直觀與本能的知識。蛇傳統上便是一直是一個弔詭的象徵，既代表智慧，也指向邪惡（或作惡的誘惑）<sup>102</sup>。

阿格的智慧運用在他的鄰居身上。很多高山世系過於弱小或內部不和，一不小心就會阿格這條蝮蛇侵吞。蛇代表生命的主要功能，也就是飲食的功能。生命

---

<sup>102</sup>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1999 年，頁 214

是由不斷吃掉其他生命而構成的<sup>103</sup>。阿格併吞其他世系，就像蛇吞食動物，他們都在延續並壯大自己的生命。

阿格利用凱諾一家拜訪足莫世系的機會，不斷的對歐睿冷嘲熱諷，

「哦，那多遺憾哪，像個小嬰兒似的被帶著走。不過，他鐵定會長大，然後擺脫它的。這邊請，這邊請。嘿，那邊的人，把他們的馬匹照應好！巴若，傳喚女僕去叫我夫人來！」大嗓門吩咐著各項命令和要求，引起一陣騷亂。（《天賦之子》，頁 158）

阿格不斷的用話語諷刺歐睿的年少與蒙眼，像是用心理戰術來打擊這號稱擁有強大力量的敵人，連他主動提起的聯姻，最後其實只是要用自己殘障的孫女來打擊克思家(或其血統)：

我們下樓，準備到大廳吃晚餐。到了大廳，我聽見阿格領主在跟父親說話——兩天來的頭一次。阿格正在說：「你妻子呢，克思家的？那個漂亮的老繭呢？還有，你的瞎眼小男孩呢？我孫女在這兒。大老遠的從里門世系出發，穿越整個領地回家，特來與他會面。喏，小男孩，過來見見華丹，看看你們彼此感覺怎麼樣？」他的話語夾帶刺耳的得意笑聲。

「對，她很疲倦了——」她母親剛要說下去，就在我們近旁的阿格大嗓門卻搶進來說：「得了，得了，讓兩個小孩自個兒聊一聊吧，妳們女人別自顧自把話塞進他們嘴巴！禁止作媒！雖然他們實在是不錯的一對，不是嗎？小男孩，你覺得呢？我孫女漂亮嗎？你知道的，她也擁有跟你一樣的血統，不是老繭血統，而是克思血統。人家常說，道地血統必定出頭！她漂亮吧，嗯？」

---

<sup>103</sup> Joseph Cambell / Bill Moyers 著，朱侃如譯：《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頁 77

「我看不見她，先生。依我的想像，她是漂亮的。」

母親捏捏我臂膀，不曉得是擔心我的鹵莽，還是鼓勵我盡可能禮貌一點？

「看不見她！我看不見她，先生！」阿格模仿我的話。「那麼，讓她帶你四處走走吧，她看得見。她有好眼睛——完好、銳利、敏捷的克思之眼。不是嗎，女孩？不是嗎？」（《天賦之子》，頁 172~173）

這樣一個功利霸道的領主像「蝮蛇」般攻擊他所能接觸到的任何人，最後的下場是死在凱諾那如「蝮蛇」的消解天賦下。

研究者以為娥蘇拉·勒瑰恩是將阿格做為凱諾的對照組人物，兩人雖都是自己世系的領主，但不管是從外表、個性、待人和家庭情形，阿格和凱諾可說是南轅北轍，兩人在小說中對峙的情節頗多，也互相烘托出對方的個人特色。

## （二）夷多

《沉默之聲》中阿茲人的統領是夷猷，不過他並不是讀者想像中的大魔王，反倒是夷猷的兒子夷多打從心底厭惡安甦爾城的文化與一切事物，處處反對自己父親對安甦爾人的寬鬆政策。

相較於喜愛詩歌故事的父親，夷多對「阿熹神」深信不疑，因此他消滅書籍文字不遺餘力。當年也是因為夷多對甦爾特施加的酷刑虐待，造成了甦爾特身體上永久性的傷害。

夷多對父親的反抗除了言語和行為上的頂撞外，還與象徵神權的祭司合作，形成一股反對夷猷的勢力。夷多在小說中出現的篇幅並不多，當他出現時，他的諸多行為表現出對阿茲人以外的異族、對知識文化的不屑與厭惡。

「應該不准不信我神的外人飼養阿蘇達的獅子才對。」夷多對他父親說。他父親回答：「但，誰會把獅子從他主人身旁帶走呢？」這顯然是個諺語，

回答得俐落漂亮。夷多聽了，開始捉弄希塔：大喊大叫想激怒她、跳起來作勢要攻擊她。可是，希塔完全置之不理。（《沉默之聲》，頁 99）

玫茉隨著歐睿桂蕊夫婦前往宮殿時，親眼所見夷多的傲慢與輕視：

夷多走上前來，對歐睿說：「你付了多少代價買到她？」

「我用一首歌買了她，夷多統領。」歐睿說。他說這話時依然坐著，因為他正在為七弦豎琴調音，有藉口不站起來。夷多不悅地沉著臉。歐睿抬頭，說：「應該說，是用一個故事買了她，才比較正確。擁有這隻幼獸和她母親的那一位遊牧人，想要完完整整聆聽《德大》的故事，以便充實他們自己的表演內容。我當時花了三個晚上時間對他講那個故事，結果，我的獎賞就是這頭獅子幼獸。我們雙方都很滿意。」

「你怎麼知道那個故事？你怎麼學到我們族人的歌謠？」

「我聽過一個故事或一首歌謠後，它就成為我的了。」歐睿說：「那是我的天賦。」

「除了那種天賦，還有創作歌謠的天賦。」夷猷說。

歐睿領首鞠躬。

「但你在哪兒聽到的？」統領兒子追問。「你在哪兒聽人講《德大》？」

「我旅行過阿蘇達的北部，夷多統領。那邊每個地方的居民都把他們的歌謠和故事送給我，也就是跟我講故事、唱歌，跟我分享這種財富。他們沒有要求付費，沒有要求一頭獅子幼獸，或甚至一個銅子兒，他們只要求一首新歌或重講一個老故事。沙漠地區，最貧窮的人民在文字上和心靈上最慷慨。」

「真的，真的。」老統領說。

「你讀過我們的歌謠嗎？你有沒有把它們收進書裡面？」夷多吐出「閱讀」

和「書籍」這樣的字眼，有如它們是他口中的糞便。

「王子，置身在阿熹神的人民當中，我就依照阿熹神的律法過生活。」歐睿說這話，不但流露尊嚴，而且語氣強烈。那是一個人的榮譽受到挑戰時，針對那挑戰所作的回應。

夷多轉身走開，不曉得是因為歐睿直率的答覆，還是他父親的怒視而退縮了。不過，他對他的一個同伴說：「那個拉提琴的是男人嗎？我以為是女人呢。」（《天賦之子》，頁 120~122）

夷多處處反對夷猷的決策、與夷猷作對。礙於父親的地位與權力，夷多不敢與父親正面衝突，而是用迂迴的方式來抗議、打擊父親。

在反抗軍展開對阿茲人的攻擊時，反抗軍的躁進反倒給了夷多機會，他軟禁父親並宣稱父親已死，藉機奪下兵權和統領之位。擁有大權的他來到神諭宅邸，企圖摧毀這座宅邸：

街道的遠端傳出喇叭聲，打破這個僵局。夷多的馬又退後一步，然後站穩。夷多站在馬鐙上，以有力的聲音高呼：「夷猷統領死了，被造反者和叛亂者謀害了！我，他的繼承者，夷多，安甦爾的統領，宣告復仇。我宣布這宅邸受了詛咒，將被摧毀，它的疊石要敲落，屋內的所有惡魔將與它一同消滅。邪惡之口將被封閉，不再出聲。唯一的神將統治安甦爾全境！神明與我們同在！神明與我們同在！神明與我們同在！」（《天賦之子》，頁 232）

夷多以為只要扛著神權的大旗就可以所向無敵，但背叛與欺騙所帶來的勝利並不長久，夷多很快的就被識破詭計、反倒被拘禁起來，但他已經造成了無法回復的局面，留待眾人去解決。

發動叛變、推翻他的父親，而這就是他在小說中所擔任的最重要任務。等到

任務完成、引發劇情的轉折後，也就是他該退場的時候。夷多雖然忠於神權，但背叛了自己的父親，這又是阿茲人所厭惡痛恨的，他的下場是被送回阿蘇達沙漠接受最高統領的審判。對神權衷心信服的夷多，最終的命運也掌握在神權中。

### （三）托姆

托姆是葛維所屬門第主人的次子。托姆外表結實健壯，不過他體態不正，走路時有一種拙拙的傾斜，面孔也是不太對稱，脾氣更是難以預料，發作起來會尖叫狂打或撕扯衣服和身體。雖然在他之上還有個外表、個性和能力都比他出眾的哥哥亞溫，但因為他長得像父親，因此種種蠻橫脫序的行為總是受到父親的縱容。這樣日積月累下來，托姆的行事越來越肆意妄為，也越來越顯揚「主人」的身分：

他轉身面向夫子：「我，我，我命令你處罰那個臭糞小子。」他語音混濁不清，幾乎連話都沒法講似的，臉部肌肉顫抖，如同那天他父親訓斥他時一樣。

葉威拉面色鐵灰，動也不動站著，看起來單薄老邁。他的目光再一次瞥向亞溫。

「這是我的學堂，托姆締。」他終於說話了，雖然帶著尊嚴，旁人卻幾乎聽不見。

「但你是奴隸，而我給你一道命令。」托姆喊叫，聲音沒有破掉，而是逐漸拔高為尖叫。

這時，亞溫聽見了，他一邊挺直上身，一邊環顧四周。

「托姆？」他說。

「我受夠了這種汙穢，這種不服從。」托姆高聲尖嗓說話，言語不清，聽起來像發瘋的老嫗。（《覺醒之力》，頁 40）

托姆曾經失手打傷了小男奴明福，造成明福重傷死亡，門第主人對托姆的處置是送他到劍術大師處學藝，奴隸們私下抱怨主人的徇私。葛維曾經以為勞不可破的信任出現了崩壞的跡象。托姆與同父異母的奴隸兄弟侯比在青少年成長期裡，關係日漸緊密。托姆性情陰沉怪誕，而侯比好勇鬥狠，托姆為侯比的靠山，侯比成為托姆逞慾行惡的幫手。幾年後的某一日，托姆和侯比強行將葛維的姐姐霞蘿和另一名贈品女孩莉絲帶出門第，導致霞蘿被淹死。托姆和侯比依然沒有因為此事受到處罰。一名奴隸女孩之死在門第主人眼中是悲傷但不足以撼動生活日常的事件，這讓葛維陷入了絕望與失落的境地中，也讓他邁開腳步、離開了門第。

托姆的身分和夷多類似，是高官貴胄的子弟，在故事中的作用也很雷同，常常挑起種種的爭端，引起主角的回應或反抗。較為不同的是托姆多了侯比這個同父異母的奴隸兄弟當幫手，兩人的組合可被視為了一種共犯結構，是犯罪事件裡的主犯和從犯，壓迫那些比他們沒有權勢沒有力量的弱小者。托姆與侯比在小說中多半是藉由主角的敘述中出現，他們是主角逃亡之路上的陰影。研究者以為類似的霸凌集團也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不同形式、大小的團體中，卻常常被刻意姑息，作者娥蘇拉·勒瑰恩是藉由托姆和侯比的惡行來揭露這個事實。

#### （四）拔那

葛維離開門第後，分別與野人酷嘎、自稱「森林兄弟」的逃奴團體住過一段時間，之後又輾轉來到了拔那所統率的「森林之心」。

「森林之心」是拔那率領逃奴們所建立的城鎮，各種建築設施一應俱全，街道上男女小孩來來往往，相當熱鬧。拔那雖然沒有職稱，但他就是「森林之心」的統治者，他所訂下的規範稱之為「拔那之律」，是「森林之心」的法律。

拔那熱切的歡迎葛維的到來，並很快的將葛維納入自己的心腹行列中：

「是有學問的人哩。耳聾的那一位為證！這是個有學問的人！一個學者！」

幸運神把我希望的人，我缺乏的人送來給我了！」拔那驚喜地盯著我瞧，然後從他的大椅子起身，走近我，將我抱個滿懷。我的臉被擠進他的捲鬚裡，氣息都給擠光了，他才將我放開到一臂之遙處。

「你會在這裡住下來，」他說：「對不對？給他一個房間，蒂娥若！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你願不願意為我們說書？你願不願意把你的學問，說一點給我們尝尝，學者葛仔締，喏？」

我說我願意。

「這裡沒有書本供你使用。」他幾乎是焦灼地說，兩手依然抓著我的肩膀。

「書本以外，一個人所需的所有東西我們都有，但是書本——我的手下來到這裡時，多數不會帶著書本來。他們是無知無識的笨人，何況，書本都很重——」他笑得頭往後仰。「啊，但現在，從現在起，我們會補救，我們會注意這件事。那麼，就今晚！」（《覺醒之力》，頁 226~227）

拔那肯定學識的力量，也認同學識可以讓人的心靈脫離現實的枷鎖：

「所以，我的教育就停在那時、那裡。自從那天起，我手中再也沒有拿過一本書。但我曾經受過幾年教育，也聽過真正的智者講話，所以知道，心智自有其生命，遠高於世上任何其他事物。也因此，我知道這裡缺少什麼。我雖然能夠使我的城市集結自由民，但自由對無知者有什麼用處？自由為何物，不就是心智有力量去學習它所需要的東西，有力量去思考它所喜愛的事情嗎？啊，就算你的身體被枷鎖束縛，如果你腦子裡有哲學家的思維和詩人的詞彙，就可以擺脫枷鎖獲得自由，與偉人同行了！」（《覺醒之力》，頁 232）

但詭異的是他卻一直以「學識」作為他統御他人的利器。曾經身為奴隸的拔那告

訴葛維，「森林之心」的逃奴們還在學著如何成為自由民，他必須裁決各種紛爭：

「人需要學習如何成為自由民。」他告訴我：「當奴隸還容易。想當『自由民』需要用腦筋，你必須在一處先給予，然後才在另一處收取。你還必須對自己下令。他們還有得學呢，葛仔，他們還有得學呢！」然而，拔那即使擁有大好天性，也是會被有待他擺平的各種小奸小壞與眾多需求激怒。他也可能被親近者的中傷和競爭惹火。而那些親近者，就是他的公判員和他門戶內的男人——事實也就是我們的政府，儘管他們並沒有什麼銜稱。（《覺醒之力》，頁 238）

拔那並非真想讓其他人懂得自由的滋味。拔那永遠忙著草擬他的計畫與夢想，實際上則讓男性依照個人能力與意願去擔任不同的工作與任務，數量稀少的女人則操持家務、養育兒童，但有另一群年輕貌美的女人則住在拔那的大屋裡，終日無所事事，對拔那大獻殷勤、調情奉承，拔那說她們「具備十足女人的樣子就好：空閒、漂亮、體貼」（《覺醒之力》頁 237）。而任何男人都可以在拔那的允許下，與這些女人尋歡作樂，但絕對不能企圖追求她們。他給予這些逃奴的是「經過拔那同意的自由」

小說中的拔那初期形象看起來是有理想抱負、真心解放奴隸的，他與葛維大談如何建立一個自由的城鎮，讓城鎮中的所有人都成為自由民。但隨著情節的鋪排，葛維逐漸隱約感受到拔那其實只是在構建一個由他意志統御領導的團體，沒有人可以比拔那更聰明更有魅力。拔那曾經提過的種種理想與願景，只是要激發手下逃奴們心中的希望與強化彼此間的兄弟情誼，好讓這些為他感動的人能成為他牢靠的幫手與順服的下屬。

曾經受過教育的拔那將知識變成他鞏固權力的工具，因為他有學問有見地，又善於說服他人。雖然他曾經向葛維大談學問知識的重要，卻一再推拖，甚至不

認為該讓兒童受教育：

我去見拔那，提議設立一所學校，規畫一個特定處所，上課時間固定。我負責教讀寫。至於普特，為了滿足他的優越感，就請他教朗誦和文學。那位會計或許可以教一點實用的算術。拔那聽著這些提議，點點頭，衷心表示贊成。但等我一提出我認為合適的地點時，他卻有各種推翻的理由。最後，他拍拍我肩膀，說：「學者，延到明年再說吧。現在忙得很，大家都挪不出時間。」

「六、七歲的小孩挪得出時間啊。」我說。

「那個年紀的小孩不想被鎖在一間教室裡！他們需要到處跑，遊戲玩耍，像小鳥一樣自由！」

「但現在他們並沒有像小鳥一樣自由啊，」我說：「他們都跟著母親在田裡做苦工，或是吃力地背著小妹小弟到處晃。像這樣子，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實際學東西？」

「我們會留意讓他們及時學習。我會再找時間跟你談這件事。」說完，他又趕著去視察穀倉的增建工程。他確實有忙不完的事，雖然他應允會找時間再談，但我還是很失望。（《覺醒之力》，頁 268~269）

葛維提出的建議與想法不少，卻往往被拔那打了回票。葛維只能轉而尋找其他的方式來教育這些逃奴弟兄們，也在眾人間探問拔那曾提過的起義與蒐羅人手等事，只是他所得到的答案都跟拔那說的不一樣。

而拔那雖然大談男女之間應該自由戀愛，但他豢養年輕漂亮的女人供自己與手下取樂，正是複製了門第的行為，再次建立起一個壓迫他人的社會。而葛維也再次因女人的因素而離開了「森林之心」，這一次是拔那誤會葛維覬覦他的女人，這種「逾越」的行為正是拔那不允許的，拔那再也容不下葛維。葛維又再度踏上

逃亡之路。

研究者認為拔那這個角色的性格與行為很類似《天賦之子》中的阿格足莫，看似熱情開朗、友善好客的中年壯漢，實際上對權力、財富都有著很強的執念，若能建立一個由他們自己獨大並控制的社會，才是他們心中理想的目標。這樣的人有一個特色，就是永遠不會滿足於現狀，他們聚積財富、獨佔權力，只為了讓自己成為永世不敗的獨裁者。

不管是藉由父祖權力壓榨他人的夷多跟托姆，還是獨攬大權的阿格和拔那，他們都是坐享其成的人，在他們所遵奉的公平正義自由原則底下，那些他們輕視厭惡的人並不適用這些原則。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可以無視任何的律法與自己的承諾，只為了保有自己的權益。相較於「保守低調的父輩」，他們往往是迫使主角起身反抗、改變現狀的重要人物，他們的立場和觀點也多與主角對立，也讓情節更加具有張力。

### 第三節 啟蒙者

由「啟蒙」兩字來看，這個詞語的意思是開發蒙昧、使明白事理，而「啟蒙者」就很接近「教師」的範疇，但「啟蒙者」不見得只有名義上的教師而已，能給予專業上的解答或生活上的指點的，都可以稱為「啟蒙者」。《西岸三部曲》中，擔任少年主角啟蒙者的人物很多(包括有教師身分與無教師身分)，像是《天賦之子》的凱諾、湄立與葉門，《沉默之聲》的甦爾特與歐睿，《覺醒之力》的葉威拉、杜拉與吉吉摩等等，都是少年們知識與生活上重要的啟蒙者。雖然拔那讓葛維再一次的感受到奴隸與主人之間強烈的階級權力的差異，但這一次葛維從中看清了事實，因此拔那也可視為啟蒙者，只是從反面的角度來看而已。

在這些人當中，杜拉是葛維的視象解讀者，訓練葛維也差點害死他，但杜拉在意義上確是啟蒙者。吉吉摩對葛維相當冷淡，但這是因為沼地人的風俗習慣所致，她給葛維的意見雖然不多，卻有其重要性，而她依循自己的視象救了葛維後，

又讓葛維踏向了逃亡與追尋的道途，才有後來的美生城之會面。

而凱諾、甦爾特與葉威拉是少年主角們在天賦、學識上的啟蒙者，他們教授這些少年少女，也引導他們進入成人的社會，這已經在本章第二節時表述，因此本節中不再贅述。

在三部曲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啟蒙者，無非是歐睿的母親湄立。若沒有她走入高山，生下歐睿後又教導他詩詠故事、讀書識字，三部曲的故事就沒有了開始。而葉門雖然只是個流浪漢，但他開啟了歐睿與桂蕊下山的契機。湄立與葉門是本節主要討論的兩個人物。

### 一、走入高山的貞女：湄立

研究人物原型多年的卡蘿·皮爾森（Carol S. Pearson）在《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認為人類發展受到六種原型的影響：天真者、孤兒、流浪者、鬥士、殉道者和魔法師的影響，其中她認為「流浪者」的英雄行為是以脫離壓迫他的情境、前往未知的世界來進行，在旅程中發現象徵自我的寶藏。有意識的踏上旅程去面對未知，顯示一個新生命層次的開始<sup>104</sup>。流浪者並不滿足於安定平穩的生活，也不樂於扮演符合他人要求的社會角色，他們試圖尋找自己，並去探索自己真正的意圖。「流浪」的行為並不只有離開家門、出外遊歷，有些人對自我內心的探索，以及在個人與宇宙自然的關係的思考也是相當深刻的。

研究者以為少女時期的湄立是「流浪者」。湄立自小生長在德利水城，她接受了多年教育，卻因為不知名的原因規避了「奉獻貞女」一職，被安排住進杜奈的親戚家後，又拒絕了表親們為她安排的相親對象（據她的說法，那都是些中規中矩的生意人或恪守規訓的保守青年），最後隨著下山突襲的凱諾而去。

---

<sup>104</sup> Carol S. Pearson 著，徐慎怨、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頁72

如果「孤兒」的故事由天堂開始，那麼「流浪者」就從囚禁中起步<sup>105</sup>。暫住在親戚家的少女湄立就像是《格林童話》中被拘禁在高塔上的「長髮姑娘」，被安置在囚禁者眼中是伊甸園的場域裡。長髮姑娘經由王子告知，才知道自己被巫婆拘禁在高塔中；而湄立已經認清自己是從一個監牢（原生家庭）換到另一個監牢（親戚家）禁錮著，阻止她進行自我的探索與實現。

因此，當凱諾下山入城來突襲搶婚時，湄立憑藉著直覺、趁機逃脫了牢籠：

於是，她從那扇窗戶望出去，見到克思世系的凱諾，跨騎紅種馬，擁有看一眼就毀人毀屋的力量。他選擇她時，她也選擇了他。

「妳怎麼讓那些遠房表親放妳走的？」我問母親。雖然我明明知道答案，卻愛提前品味那答案。

「他們都躲在家具下，躺在地板上，免得那個巫民戰士瞧見他們，把他們骨頭融化而毀滅他們。我說：『表親，別怕，俗話不是說嗎：貞女可救家人與家當。』所以，我就下樓，走出去囉。」

「妳怎麼知道父親不會毀滅妳？」

「我那時就是知道呀。」她說。（《天賦之子》，頁 61）

那時的湄立可能沒有預想到高山地區荒涼貧瘠，文化風俗也與平地城鎮大異其趣，未來可說是前途茫茫，但她幸運的獲得了一個尊重愛護她的伴侶凱諾，兩人的關係和諧，這就是當「流浪者」與伴侶都對旅程保持敬重時，就能發展出讓雙方真正滿足的關係。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湄立成為了一位稱職的主婦、和順的妻子與慈愛的母親。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她決定讓孩子學習文字：

桂蕊的問題「書是什麼？」讓母親想到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在石屋這裡

---

<sup>105</sup> Carol S. Pearson 著，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頁 73

一向被疏忽，或根本沒人理睬——克思世系沒人能讀會寫。我們數羊，是利用一根有刻痕的棍子。我們自己對這件事並不覺得難為情，母親卻感到難為情。我不知道母親是否曾經夢想回娘家探訪，或者，是否曾經夢想她家族的人到高山地區來探視。這兩種情況都不大可能發生。但，孩子呢？假如她兒子下山，走進世界其他地方，卻沒受過教育，結果，就像城中街道的乞丐那麼無知呢？她的自尊無法忍受那種情形。

她為我們編寫識字課本，然後教我們讀。她也教我們寫字。剛開始，用棍子寫在塵土上，接著，用鵝毛管寫在拉平的亞麻布上。我們寫時摒住氣息，還是寫得亂七八糟，還在亞麻布上濺了許多墨水。她把淡墨水洗掉，讓我們可以重複寫。桂蕊覺得這件事很難，全憑對我母親的愛，她才能持續寫下去。而我，卻覺得這是最容易的事。

「寫本書給我嘛！」我央求。於是，湄立為我把雷涅的一生寫了下來。她認真看待這件事。曾經受教育的她，覺得假如我只擁有一本書，它應該是一部神聖的歷史。她仍記得《雷涅王風雲史》裡的一些字句，至於忘記的部分，就用自己的話填補。（《天賦之子》，頁 72~78）

這時的湄立開始成為歐睿與桂蕊的啟蒙老師。湄立讓兩個孩子透過故事歌謠，認識了遠古的英雄人物、高山以外的其他地區，從沒有見過沙漠的歐睿憑著母親講的故事，一直在想像中往沙漠深處前去。湄立像是歐睿與桂蕊心靈上的翅膀，帶著他們飛向更寬闊的遠方。此外，湄立也是歐睿與凱諾之間的調解者，細緻的阻止了父子倆的衝突。

但湄立在天賦一事上確是完全無能為力。湄立不了解天賦，因此她對歐睿的野天賦感到困惑，也不贊成歐睿蒙眼，她一直勸說歐睿取下蒙眼布，卻遭到歐睿的拒絕：

母親沒辦法肯定、也無法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是正確而必要的。對她而言，蒙眼是個荒謬的舉動，融合了荒謬、非自然的力量或信念。「你和我在一起時，可以把蒙眼布拿下來，歐睿。」她說。

「母親，我不能。」

「害怕是沒道理的，歐睿。太愚蠢了。我知道你永遠不可能傷害我。假如非蒙眼不可，到外面時再蒙吧，跟我在屋子裡時，不用蒙眼。兒子，我想看你的眼睛。」

「母親，我不能。」（《天賦之子》，頁 147）

湄立在這件事上遭逢了很大的挫敗與無助，她認為天賦是無知的迷信：

到最後，她的話語裡充滿貨真價實的苦澀。「歐睿，這是無知的迷信。」她說：「我為你難為情。我還以為我把你教得不錯。假如你內心有惡，你認為用一塊布蒙住眼睛，就可以讓你免於作惡嗎？而假如你心中有善，這樣子要怎麼行善？『你想用一整牆的綠草阻擋風吹；還是想用嘴巴說說，就叫浪潮停留？』」她絕望之餘，重拾了班卓門的禮拜儀式，那是她小時候在她父親家學的。

看我照舊堅守著，她於是說：「那麼，我要不要把那本為你製作的書燒了？現在，它對你已經沒有用處了。你不要它了。你閉上你的雙眼——你關閉了你的心。」（《天賦之子》，頁 147）

「你父親能教你的，你已經全部學了，」她說：「只怕學得太好了。」她站起來，然後不發一語走開。我聽見她把披肩甩上肩頭的輕微聲響，也聽見她的腳步聲離開門廳。（《天賦之子》，頁 148）

在勸說歐睿失敗後，湄立扮演起歐睿生活上的協助者，盡其可能的幫助歐睿，但從足莫世系回來後，湄立的身體日漸衰弱，當母子兩人再相見，湄立已是奄奄一息，而她只想再看一看兒子的雙眼：

「歐睿，」她低語：「我想看你的雙眼。」她感覺到我不肯，又說：「都這時候了，你不可能傷到我，親愛的。」她耳語。

我依舊躊躇。

「照她的意思吧。」在床鋪另一側的凱諾說，他的聲音很輕，只要在這房裡，他一向是那樣輕聲說話。

於是，我鬆開蒙眼布，又將兩個眼蓋取下，試著睜開雙眼。起初我以為我無法睜開，還得手指將眼皮往上推。等眼睛睜開，我卻什麼都看不見，只見一片閃爍刺眼得發疼的光，一團混亂的光芒、光之混沌。

然後，雙眼記起了它們的技藝，我於是見到了母親的面容。

「看，看，」她說：「這才對嘛。」她的雙眼望進我的雙眼——她那雙眼睛嵌在凹陷得不成形的臉孔與身軀以及糾結的黑髮中。「這才對嘛。」她又說一遍，說得相當堅強有力。「你幫我保管這個。」她的手打開，貓眼石與銀鏈子在她手中。但她沒力氣交給我，我伸手取過來，把銀鏈套上脖子。「恩努神，請諦聽並與我們同在。」她低語，然後合上雙眼。（《天賦之子》，頁 208~209）

湄立交付項鍊給歐睿的舉動有著傳承的意味，不只是延續母子情分，也是傳承湄立所帶來的文化知識。湄立過世後，克思家的兩個男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沉浸在悲傷中，如歐睿所說，母親是父親雙眸中的亮光，如今這亮光已經消逝。只是曾經存在過的不會就此一筆抹去，在桂蕊建議下，歐睿在自己的房中，就著天光閱讀

湄立留下的手寫書。「識字」是湄立留給歐睿最重要的資產，在閱讀當中，歐睿心中充滿了「看見」的恩賜。

在高山地區，湄立的學識對保護領地、抵抗敵人可說是無用武之地，但她明白知識的用途不在於對抗與侵略，而是在看見、認識世界，她教歐睿桂蕊識字的舉動，的確提供了兩人另一個生命中的可能。歐睿承接了母親所擁有的無形資產：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讀寫能力與對生命的熱愛，也踏上了流浪的旅程，在後續的故事中也扮演起其他人的啟蒙者。

## 二、意外的訪客：葉門

在自己的故事裡，歐睿最先提到的人物是一個從平地來的流浪漢—葉門，葉門是在歐睿離開家鄉前一年來到了歐睿所生長的高山地區，他是歐睿平靜枯燥的山地生活中的一個意外、一個亮點，也是歐睿和桂蕊離開家鄉、遊歷四方的「引路者」。歐睿自述著：對桂蕊與我來說，葉門是個寶，像隻明亮的生物闖進我們的黑暗中。（《天賦之子》，頁 24）母親湄立因敵對的阿格足莫對她施展「慢耗」天賦而逝世後，領主父親凱諾一直未能從喪妻的傷痛中走出來。葉門的出現讓歐睿與桂蕊的生活有了生氣與活力。葉門一口柔和的平地腔讓眾人聯想到湄立，不過葉門雖然會講些平地事物，但他講述的技巧不好，也不愛提城市生活，反倒寧可東問西問些高山的事。

四處流浪的葉門對天賦的看法比湄立來得更加不信，「見多識廣」的他曾試圖說服歐睿不再蒙眼：

我猜想，他認為他可以對我們有所助益，像是啟發我們吧。我說過，是父親封了我的雙眼，但是，一直把雙眼蒙住的人是我自己，他知道這一點時，大為驚訝。「你對自己做這樣的事？」他說：「歐睿，你真是個瘋子。你哪會帶來什麼傷害。就算你盯住一隻蒼蠅一整天，也不至於傷到牠！」

他是成年男子，我是少年男孩；他是個竊賊，我是誠實人；他見過世面，我則尚未；但是，我比他更清楚邪惡。「我的身體裡潛藏著危險。」我說。「唔，絕大多數人身上多少都有一點危險，因此，最好是讓它有出口，承認它，而不要在黑暗中孵育它、讓它化膿，是吧？」。（《天賦之子》，頁 244）

葉門這種輕率的說服並沒有達成目的。但他聽過歐睿說故事後，深受感動地將《轉化》一書轉贈給歐睿，又在離開前正經的對歐睿、桂蕊說了一段話：

就在離開之前，葉門曾正經八百對桂蕊和我說過一段話——像他那樣一個心思輕率、手腳不乾淨的人，說那段話，算是夠嚴肅了。他說，我們應該離開高山地區。「你們在這裡能做什麼呢？」他說：「桂蕊，妳不肯遵照妳母親的心意，把野獸召喚出來給人獵殺，因此，大家認定妳沒用。至於歐睿，你一直繫著那條糟糕透頂的蒙眼布，因而也成了沒用的人，農場上任何工作你都做不了。但是，假如你們下山到平地去，桂蕊帶著妳的母馬，讓她表演各種馬步，那麼，妳想在哪個馬主人手下或馬廄找工作都不成問題。而歐睿你呢，以你牢記故事和歌謠的本事，以及你自己編造故事和歌謠的本事，不管去到哪個城市鄉鎮，都將是很有價值的技藝。山下的人喜歡聚集起來聆聽說書人和歌手表演，酬勞相當不錯。有的富人甚至把他們延攬到家裡長住，以便對外炫耀。再說，假如你必須一輩子蒙住雙眼，好得很，有些詩人和歌手也是瞎子。話說回來，如果我是你，我會張開雙眼，把手伸出去看看，看看一手之遙有什麼好東西。」說完他笑了。（《天賦之子》，頁 252）

正因為受到了葉門的鼓勵，歐睿在自己的故事最後，與桂蕊結縭並離開了高山地

區，展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也才有後來的「詩人歐睿克思」。

葉門雖然不是大奸大惡之徒，卻也做了不少偷雞摸狗的事，在離開克思世系前，還摸走了兩支銀匙。就人格面來說，葉門並不是完美的人，但他忠於自己的心意，在道德與法律的規範邊緣游走，隨興而為，是屬於社會、卻又偏離社會的人，反倒給了歐睿和桂蕊不一樣的視野與看法。只在克思世系待了一個冬天左右的時間，葉門卻看清楚了兩人留在高山將是無用武之地，若利用自己的才華和天賦去山下闖蕩，反倒有機會開展新局面。

歐睿與桂蕊最終也真的離開高山地區，成為流浪四方的詩人與詩人之妻，除了依靠湄立教給歐睿的詩歌故事維生外，歐睿也收集其他地區的故事傳說，成為自己詩人生涯的養分。

葉門對歐睿桂蕊來說，像是生命樂章中的一段插曲，也像是河堤上的一道缺口，讓兩人的生命河流有了出口與新的方向；而湄立就像一泓泉水，涵養了歐睿與桂蕊，而他們兩人又像以泉水為源頭、而向四方流敞的江河，將那份對知識真理的熱愛帶到他們足跡所到之處。就像水循環一樣，這江河會匯流成就大海，而大海又受日照蒸發，化作細小的雨滴，再回到泉水初始之地，湄立的影響將由顯化隱，綿長不斷的存在故事中。

在本章中，研究者列出了小說中三類主要的人物：面臨抉擇的青少年、囿於現狀的成人與啟蒙者，人物範圍並不是很廣泛複雜，但其任務與作用卻相當的明確。青少年主角們到了追尋成長的年紀，他們必須思索探問自己的真實本質與該何去何從；父輩成人們雖然保護他們，也在他們身上施加了種種限制，這些限制雖不至於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卻也讓他們感到拘束，無法施展自己的本色；而那些位居高位的成人讓主角們認識了人性的自私偏執、不公不義，進而從反面去思索自己是否要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而跳脫傳統社會框架的「啟蒙者」以自身的經歷與見解，提供了有別於傳統的新思維與觀看角度，讓少年主角們去思考自己

的去路。

對擔任敘事者的少年主角們來說，他們的生活多半單純平凡，周遭的人物自然不會過於複雜，這樣的設計有突出人物的作用，也更能讓讀者將焦點放在主角們內心的掙扎衝突上。而從《天賦之子》、《沉默之聲》到《覺醒之力》，人物越來越繁多，相同的議題也一直不斷地在這些人物當中反覆出現，也突顯了作者想要表達的是非觀的探問與釐清。



## 第四章 《西岸三部曲》中的衝突與化解

上一章當中研究者將小說的主要人物概分為三種類型，這些人物因為個人特質和際遇的不同而彼此交會出不同的火花，也因為立場的殊異而產生衝突和對峙。我們最顯而易見觀察到的分別是天生生理上的性別與社會制度面上的階級，另外各種影響個人於社會上生存發展的種種條件：天賦才華、知識財富與個人精神意志等等，都是造成群體中的各人拉扯抗衡的因素。只要人有求勝求強的慾望，衝突與對立就不會消失。人類製造了許多對立的課題，在現今世界中依舊不斷地在各地上演。觀察這些衝突，可以發現它們在大自然界中，並沒有帶來如人類世界中那麼大的危害，因此研究者推論「人」才是造成衝突擴大的最大因素。更進一步來說，「人」本身就是衝突的存在，例如我們追求平等，卻先人為主的把他人分成高下；我們希望自己能獲得認同肯定，卻不自覺地批評討論他人長短。這種認知與實際上的差異，就是矛盾的肇始。而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知識信仰當作最真實的信念，不願開放自己接納其他的文化與思想體系，因而造成了種種誤解與批判。人要如何克服這些因素，或者該如何減弱它們對自己的影響，讓自己更坦然自在的活出自己，也是很多文學戲劇作品中要追問求解的課題。

這些敘事文類讓衝突課題透過情節來表現。愛德華·摩根·佛斯特認為情節是一種事件的敘述，但其重點在於因果關係（causality），情節之中仍保有時間順序，只不過已被因果關係所掩蓋。而情節當中有著高度發展的可能性，在限度內將故事和時間盡可能地切割開來。也就是說，情節是作品中敘事的變化過程，通過事件、行動等成分，向結局推進。

對於青少年讀者而言，小說情節要生動有趣，也要有衝突與高低潮的安排。如果情節張力不夠強勁，高潮鋪排不夠陡峭，低潮轉折不夠蕩氣迴腸，青少年讀者們只會看得情緒平平，毫無勁頭<sup>106</sup>。但頻繁的衝突與綿密的高低潮無法醞釀足夠的張力，也沒有足夠的事件去烘托情境。

---

<sup>106</sup> 李潼著：《少年小說創作坊—李潼答客問》，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67

在《西岸三部曲》中，作者在每部曲的前幾章都先藉主人翁來敘明高山地區、安甦爾城與埃綽城邦的歷史與風俗人文，讓讀者對接下來要進入的故事情境有所理解。像是《天賦之子》中，第一章中藉葉門的到來，歐睿與桂蕊說明高山地區各世系的天賦，再帶出歐睿蒙眼是父親凱諾所為，然後第二章中歐睿回憶父親所說的「盲眼卡達」故事，說明天賦的威力，第三章是凱諾下山搶親、帶回湄立的經過，第四章分析高山地區世系間的敵友關係，說明他與桂蕊自小的情誼，還有湄立決定教她們識字讀書的過程。前面這些情節看似絮絮叨叨家常瑣事，轉入第五章後，故事才開始產生轉折。

第五章中，歐睿學習卻一直無法運用天賦，歐睿因此焦慮，凱諾因兒子無法分擔責任而憂心；之後歐睿疑似展現天賦消解蝨蛇，他與母親湄立都感到驚訝。故事發展至此，克思一家三人各自的立場明確，凱諾的期待、湄立的不信與歐睿的驚疑將影響故事後續的情節，若沒有前面四章的鋪排，主角人物心理上的變化與掙扎會顯得淺薄與突兀，也無法觸動讀者。

《沉默之聲》的情節鋪排也類似於《天賦之子》。在第一到五章中，玫萊交代自己的身世、生活與城市的歷史，說明與桂蕊歐睿相遇、結識的過程，一直到第六章，當歐睿問起「這裡有神諭？」、桂蕊邀玫萊一同前去阿茲人宮殿後，藉由玫萊的夢境，讀者可以意識到玫萊即將產生變化。而《覺醒之力》中也運用相似的模式，故事前四章都在講述葛維幼年時期在門第中的生活，一直到了第五章，埃綽城遭到圍城，葛維到先祖祠搬運書籍、接觸了德寧士與歐睿的作品後，讀者也能猜想葛維的生活將會發生改變。

一般說來，奇幻小說的情節中多半有出發冒險、突破難關與英雄歸來的設計。《地海傳說》中的魔法世界裡，每個人都把魔法視作理所當然的存在，也會在生活中使用咒術來祈求平安順利，巫師更是每個島嶼上必備的重要人物。但《西岸三部曲》中的天賦、神諭與預視都被視為難以理解的力量，只有主角與主角的親族還深信、擁有這些力量。但這些力量也不會隨時隨地使用，像是《天賦之子》

中提到的種種天賦，歐睿也承認「就連我們本地人，也多是道聽塗說而已。」（《天賦之子》，頁 31）。《西岸三部曲》中的幾位青少年主角(除了葛維)在故事當中也都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因此故事情節多圍繞在主角與家人、周遭人物的互動上，還有主角的心理轉折上。為何要寫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玫萊在向甦爾特引薦桂蕊後，擔心家中廚娘依思塔「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而再度上街採買菜蔬時的一段內心話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出端倪：

我經常納悶，為什麼失人在他們的故事裡總是略過家務和烹飪。所有偉大的戰役和爭鬥，不都是為了家務和烹飪嗎——期待白日將盡時，一家人能在安寧的屋子裡同桌共食？萌華列王的故事雖然有講到量亡期間，在甦爾山腳紮營時，列王如何狩獵並搜集根莖野菜來煮晚餐。但書裡卻沒有說，他們的妻小住在被敵人毀壞乃至荒蕪的城市裡，依靠什麼維生。他們必定也得設法找到食物，同時清掃屋內、祭拜神明，與我們在圍城期間，以及之後屈從於阿茲人暴政之下，日日所做的一樣。英雄從深山返家，人民當然設宴歡迎。我真想知道，當時他們吃什麼；也想知道婦女們如何設法擺出菜餚來。（《沉默之聲》，頁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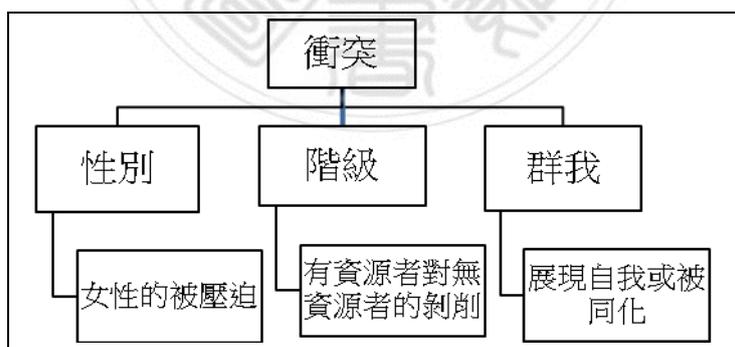
就算是英雄也要填飽肚子，而那些沒有被提起的人物們更是過著平凡如常人的日子，日子也不會永遠都在爭鬥冒險度過。玫萊採買回家後，苦於食材無幾的依思塔開始大展身手。

只要依思塔做得到，高華家是不會虧待賓客，或讓祖先蒙羞的。我所說的家務有一部分就是這些。要是這些不重要，那麼，什麼才重要？這件事若不抱著崇敬之心去做，那麼，崇敬又在哪裡？（《沉默之聲》，頁 69）

在玫萊心中，處理好生活中的每件大小事就是對神明對生命的敬重。在《西岸三部曲》中構成生活的就是家務與工作，而填補空檔的就是主角們學習閱讀的時候。這跟現實中大多數青少年的生活相似，生活被家務與工作所佔據，偶爾趁機從中偷得一點可自由運用的空檔。研究者在這裡所指稱的「大多數青少年」也包含了第三世界<sup>107</sup>中或收入位於貧窮線<sup>108</sup>以下的家庭的青少年，這些孩子受限於家境而無法接受較好的教育，甚至因為性別限制或淪為童工而被剝奪受教權。

奇幻小說所展現的真實面不同於寫實小說，現代寫實小說展現了現代生活的真實面，依作者創作實際的需要擷取部分；而奇幻文學是作家展現真相的另一種方式，它所展現的是生命的真實面—不是物理的或社會的意義，而是心理的意義<sup>109</sup>。小說無法脫離真實，透過諸多描述主角生活的情節，所揭示出的衝突才能更貼近人生。

在這章中，研究者想探討娥蘇拉·勒瑰恩在小說中揭示的人類在長久分歧中所遇見的衝突與對立，尤其是最顯著也最嚴重的性別歧視與階級對立。而在群體中，個人又是如何遭受到壓迫與剝削。綜合而言，大致表現在三方面，以圖表來表示，則如下圖：



<sup>107</sup> 第三世界通常指亞洲、非洲、中南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其所指涉的國家和區域，雖然沒有絕對明確的界定，但一般指一些在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9%E4%B8%96%E7%95%8C>(2014/12/20)

<sup>108</sup> 貧窮線 (poverty threshold)，是為滿足生活標準而需的最低收入水平。一如貧窮的認定，在已發展國家裡貧窮線（如美國）的認定標準明顯比第三世界高。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2%A7%E7%AA%AE%E9%96%80%E6%AA%BB>(2014/12/20)

<sup>109</sup> 原文參見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155

只要與人有所接觸，我們就很難避免衝突與對立的產生，但我們可以看清衝突與對立的本質，在種種的限制與束縛下找回自我力量，以及超越這些造成對立的因子，找到群己之間和諧共處的方式。

## 第一節 性別與階級

娥蘇拉·勒瑰恩的《地海巫師》、《地海古墓》和《地海彼岸》曾被人詬病小說中女性角色的缺席以及父權思想的複製，是缺乏女性意識的小說。但在《地海孤雛》中，女性一躍成為主角，在一次的訪談中，娥蘇拉·勒瑰恩承認《地海孤雛》的確是真正「和解」的開始<sup>110</sup>。她分析，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性別之間，總是分離、再相聚、合作、然後達到和諧的境界。當然，所謂和諧，並不是弱的一方，迎頭趕上，優於強的一方，或者是宰制了另一方。「如果我們的邏輯是，不是父權社會，那必定是母系社會，階級就永遠無法消滅，不是嗎？」<sup>111</sup>。而《西岸三部曲》中，娥蘇拉·勒瑰恩再次將現實社會中的性別壓迫與階級分化透過小說揭示出來，以書寫弱勢者的遭遇讓讀者去思考這當中的弔詭與不公。

### 一、備受限制的性別權利

大多數的生物在受孕的那一刻就確定了性別，也確定了他們在生命傳衍系統裡所擔負的角色和任務。為了交配以繁衍後代，雄性動物們會進行求偶行為以爭取異性的青睞。當雌性動物少而求偶者眾時，他們會進行競賽或打鬥來決定誰能獲得交配的資格，原因在於強者才能有更多的機會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去。而雄性動物為了繁衍後代，會盡量爭取跟更多的異性交配，因此還產生了一夫多妻的動物家族。人類除了會為了繁衍後代而交配外，還會因滿足性、情感和安全等需求而尋找配偶，也就發展出長期的配偶關係。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下，人類男性

<sup>110</sup> 〈聆聽娥蘇拉·勒瑰恩〉，遠流博識網，<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listen.htm>(2014/10/27)

<sup>111</sup> 〈聆聽娥蘇拉·勒瑰恩〉，遠流博識網，<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listen.htm>(2014/10/27)

為了確保自己的權益，對自己的異性配偶相當的保護，而人類女性為了讓自己和  
孩子安全無虞，也會盡量待在一個固定的配偶身旁。

人類社會當中並非只有一夫一妻制的配偶制度，很長一段時間人類社會盛行  
一夫多妻制。小說《愛拉與穴熊族》<sup>112</sup>描寫原初社會中人類孤女愛拉被穴熊族人  
收養的故事，其中有提到穴熊族的配對制度。當穴熊族男女成年之後，會由部落  
頭目進行配對，惟一的限制是手足之間不能配對。男人除了初次配對的配偶之  
外，還可以再納第二配偶，女人則必須忠於一個配偶，除非配偶不要她、或是配  
偶死亡後有年幼兒子需要男人來教導他打獵。這樣的配對制度就類似於現今社會  
中的婚姻制度，男女雙方在關係中互相依賴又各取所需。但讀者在這部小說中也  
看見了男性對女性，的暴力相待，不管是性的宰制還是權力的壓迫等等，女性就  
算有高於常人的能力知識，但因為身為女性，就必須聽從男人的命令，屈居於男  
人的地為之下。

這樣由男性宰制的現象到底由何時開始，我們很難去推斷出確切的時間，但  
我們可以知道凡事以男性中心的結果，男性掌握住發語權，所有事物都以男性為  
主要觀察對象，女性本身的經驗和女性關心在乎的問題就被忽視，社會上也形成  
了女性貶抑的觀念，認為女性不如男性，大大合理化了女性對男性的從屬關係。  
這套壓迫女性的制度，我們稱之為「父權制度」。這套制度中，男性雖也會受到  
較高地位的男性的壓迫，但男性還是因性別而獲得了種種的保障和權力，最簡單  
的例子就是任何一個社經地位低落的男人還能毆打、壓迫自己的妻子來彰顯自  
己的權力。

而女性不只可以是男性的妻子，還是男性的財產和勞力，不但要生兒育女、  
操持家務、工作賺錢，若男人缺錢欠債，還可以買賣妻兒來賺取錢財。不論社經  
地位高低，許多男人都有蓄養妻妾的行為或想望，孟子〈齊人之福〉中的齊人雖  
然在墳間乞食，但他居然還有一妻一妾！更何況財勢豐厚的男人能蓄養更多嬌妻

---

<sup>112</sup> 珍奧爾 (Jean M. Auel) 著，黃中憲譯：《愛拉與穴熊族》，貓頭鷹出版社，2007 年

美妾、歌女舞伎，這不只為了傳衍後代、滿足需求，還可以做為餽贈朋友、拉攏關係的禮物。

在娥蘇拉·勒瑰恩的前作《地海古墓》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受制於男性、順服於男性的例子。年幼的恬娜被認為是第一女祭司轉世，之後被取走姓名、成為「被食者阿兒哈」，將終生在古墓中祀奉無盡的黑暗，這隱喻了女性失去自我、被男性宰制的命運，而恬娜後來跟隨格得逃離了古墓，毫無頭緒的她只能跟著格得旅行，這又點出了女性依賴男性的從屬地位。直到《地海孤雛》的完成，我們才看見了恬娜找回了屬於自己的自信與力量。而相隔多年後的《西岸三部曲》中，娥蘇拉·勒瑰恩又透過女性角色的故事，揭示出女性所遭受到的性暴力與歧視。

《天賦之子》中，桂蕊被母親要求必須使用天賦來為其他領地召喚獵物，證明自己的用途，不然就找個對象結婚，讓男人供養她一輩子。

我意思是說，她要我隨她回波瑞世系，因為他們有冬季狩獵。要是我不肯隨她去，趁機學習狩獵召喚的話，她說，我最好趕快找個丈夫。因為如果我不肯運用我的天賦，就不能指望樂得世系的族人繼續供養我。（《天賦之子》，頁 239）

這代表了傳統社會裡女性的價值有一部份在於她是否能成為有用的生產勞力，積累家族的財富。若她無法為家族帶來利益，那她至少要能為她的男人操持家務、生兒育女。女性的生存意義在出生那一刻似乎就已經被決定了，全都在於「生產」（經濟上或生理上的都是），在父權制度下生活的人們無法單純地看見女性個人本身。在湄立的原生家庭中，身為文官教士的父親希望她和她的姐妹能到城市主廟擔任「奉獻貞女」：

湄立甌里塔在德利水城出生成長，是班卓門當地民間信仰體系中一位文官

教士的第四個女兒。文官教士是個很高的職位，所以他與妻子生活寬裕，養育五個女兒的過程，悠閒而奢華；但也很嚴格，因為，他們那個民間信仰要求女子謙虛、貞潔、順從，凡違抗者，備有各種苦行和羞辱。阿迪甌里塔是個和善又溺愛女兒的父親。他對女兒們的最高期盼，是長大後到城市主廟成為「奉獻貞女」。湄立曾經學習讀、寫，外加一點數學、大量的神聖歷史與詩歌、城市探勘及城市建築，這些都是為了「奉獻貞女」那高貴榮耀的生涯而做的準備。（《天賦之子》，頁 60）

這看似尊榮的前途，其實也象徵了男性對女性的限制：「貞潔」，女性必須保持無瑕的貞潔，並與其他男人保持距離。

這種對女性的控制由家庭延續到社會。《沉默之聲》中，阿茲人不允許女性獨自上街，婦女必須有男人的陪同才能到街上走動，會單獨出現在街頭的是妓女、是惡魔的誘惑，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強暴、奪為奴隸或殺害她。於是在被阿茲人統治的安甦爾城中，玫萊必須易裝成男孩才能上街；歐睿與桂蕊在阿蘇達沙漠的期間，桂蕊扮男裝扮了好幾個月。

在玫萊女扮男裝、陪歐睿與桂蕊到皇宮說書時，少年士兵西姆與她攀談，就談到對安甦爾女人隨意公開露面的不解，化名孟木的玫萊裝傻問：

「阿蘇達沒有女人嗎？」

「當然有女人，但她們都不出來外面到處走動。」他忿忿不平，語帶責難。「她們不總是在你能隨時看到的地方。我們的女人不會在街上招搖過市。他們待在自己的家裡。」（《沉默之聲》，頁 129）

這種對婦女行止的規範不但是讓男人更嚴密的控制自己的女人，也更強烈的限制了女性的行動自由，女性在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下，只好被迫待在家中。無

法離家就表示在經濟上只能完全依賴男性，也就更無法脫離男性的控制。女性甚至被視為私有財產，父親嫁女兒是為了獲得大筆的金錢與牲畜，而男人付出聘金後，就對妻子有獨佔的所有權。若有婦女違反家規或律法，不需要經過審判，她的父兄丈夫甚至親族中的男子，都可以對她處以私刑。這種犯罪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發生著。

而《覺醒之力》中，從埃綽城的門第蓄養女奴到拔那豢養女人，娥蘇拉·勒瑰恩用平淡的筆觸點出了女性在男性所主導的世界中是如何被物化成男人發洩性慾的工具。門第女奴們在成為成熟的少女後，可能會被贈與門第中的任何一個子弟，並入住「絲居」，供主人取樂；也可能因為門第利益、被交換到其他的世家。這些入住「絲居」的「贈品女孩」不需要擔負勞力工作，只需要保持外表美麗與姣好，她們的價值只剩下在床第之間供男人取樂。「森林之心」的首領拔那雖然說要創建一個自由民的城鎮，但他對待女人的方式也複製了他從前主人們對待女人的方式。拔那之屋就像皇帝的後宮，所有的後宮佳麗只需要把自己打扮漂亮，隨時等候拔那的召喚。

拔那之屋的年輕女子比其他地方來得多，她們是鎮上最漂亮、最愉快的一群。她們穿著劫掠者帶回來的上等服裝。要是她們有本事唱歌跳舞或彈奏七弦豎琴，再好不過；至於工作呢，任何工作豁免。拔那說，她們只要「具備十足女人的樣子就好：空閒、漂亮、體貼。」（《覺醒之力》，頁 237）

而這些女人們為了吸引拔那，都很殷勤的對他調情賣俏、諂媚奉承。只要拔那開心，她們可以一直享有衣食無虞的生活；要是拔那不開心，那下場誰也不知道。

葛維因為看到了發生在姊姊的身上的悲劇，他逃離了對女奴予取予求的主人家；因為目擊了好不容易掙得自由的逃亡奴隸，竟然將如門第主人般玩弄女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再次逃離了看似自由的森林。當他思考年幼的湄立為何

懼怕男人時，心中不禁揪痛不已。女性的悲慘處境究竟要何時才能停止呢？

在《西岸三部曲》中，娥蘇拉·勒瑰恩不斷反覆的書寫女性被壓迫的事件，「女人」被置放於「男人」的對立面上，被剝削了自我意識與形象，屈服於男人所主宰的意識形態下，所有關於女人的事物都是由男人定義，若沒有人察覺到這一點，女人將永遠被男人宰制。研究者以為小說中這些女性的遭遇令人感到同情，不只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而更因為她們與男性與讀者一樣同是「人」，她們也應當被賦予身為「人」的尊嚴。

## 二、對立不均的階級權利

如同樓梯的階級一般，社會制度中也產生了高低之分的階級。當人們因身份、地位、財富或生活方式的差別，而被區分成不同的群體，產生了不平等關係，就會產生階級。國與國、族群與族群之間也有因為自恃高尚文明而輕視他人、所造成的階級對立。只要人我、群己之間有不平等關係，彼此就會產生壓迫和歧視，也就會產生階級。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以勞資生產關係為基礎，指出人類的生產方式由簡入繁，社會的分工益形細密，帶來人類生存需要之外的剩餘物資。分工制度造成一方掌握支配他人勞力與分配其勞力所得的權力，因而產生所有制<sup>113</sup>。所有制的發達造就了越來越富的富人與越來越窮的窮人，也就是擁有資源的資產階級與僅能出賣勞力維生的無產階級，而這些資產階級也會擁有較多法律上的權力。除了資源，武力與宗教也都會造成階級，現今社會有一個很常被提起也實際還存在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種姓制度。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四個階序：最高的「婆羅門」是祭司；「刹帝利」是戰士和統治者，掌握實際的政治與軍事權力；「吠舍」是農人或牧人，可從事農耕、商業、畜牧與放貸的工作；「首陀羅」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僕，負責提供各種服務。另有賤民，是連奴僕都不如、排除於種姓制度外的一群人。

---

<sup>113</sup> 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頁54

奴隸是所有階級制度中被壓迫最深的一群人。在歷史上，許多國家和社會都曾經存在過奴隸制度，現今大多數的社會中雖然已經立法禁止蓄奴，但在某些地區中還是有很多人因債務、強迫勞動或人口販賣的方式成為奴隸。奴隸等同於主人的財產，主人對奴隸有絕對的權力，奴隸們失去了「不可讓渡」的人權，無法公開伸張他們的信念，甚至不能與他們主人的信仰相左<sup>114</sup>。《覺醒之力》中葛維所服侍的阿而卡世系十分善待奴隸，但當葛維的夫子葉威拉要處罰在課堂上搗蛋的另一名童奴侯比時，受到了主人次子托姆的阻攔，縱使葉威拉展現了教師的風骨，但仍然被托姆以主人的權勢威逼。

「這是我的學堂，托姆締。」他終於說話了，雖然帶著尊嚴，旁人卻幾乎聽不見。

「但你是奴隸，而我給你一道命令。」托姆喊叫，聲音沒有破掉，而是逐漸拔高為尖叫。（《覺醒之力》，頁 40）

這顯現出階級之分與權力的不均，位階高的人不論多年幼多無知，都還是有宰制位階低的人的威權，威權本身不會因為對象的年紀或知識而有所折衷，只會隨著對象的順服而越來越張揚，而又更造成階級意識的深化。

又比如葛維的姐姐霞蘿死後，葛維問門第主人是否對托姆施加懲罰，葉威拉的回答顯現了奴隸的無關輕重：

可是，我一見到他，話語自動脫口而出：「他們會處罰托姆嗎？他們會處罰托姆嗎？」

葉威拉彷彿畏懼我一般，他向退後。「平靜，葛維，平靜。」他安撫道。

「他們會處罰他嗎？」

「為了一個奴隸女孩之死嗎？」（《覺醒之力》，頁 170）

對葉威拉來說，他已經習於門第主人有權對奴隸做任何事，就算違背常例，也因為門第子弟的地位而可被允許。而對門第主人來說，雖然死的是深受寵愛的女奴，但她的地位與價值遠不如門第子弟重要，因此主母以為用錢安撫葛維就可以化解此事，選擇忽視葛維的悲痛。

當階級意識深化，眾人都會以為剝削與被剝削都是理所當然的，像《覺醒之力》城市聯邦的人們祭拜祖先，而解放民和奴隸沒有祖先，他們只能祭拜所屬世家的祖先或城市先祖。因為這些奴隸一出生就沒有父母，也不能結婚生子，自然沒有祖先，只能跟著主人的姓氏而姓，以為主人就是他們的根源，奉主人說的話為主臬。這揭示的是當受壓迫的一方在一個眾人都習以為常的制度規範下生活了一輩子，往往不會發覺自己被剝削了種種權力和利益。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外乎擁有權力的一方掌握了話語權與較多的資源，透過話語權主導了種種言論與著述，左右了眾人的思考與判斷，並利用資源的壟斷來箝制較弱勢的族群。

年幼的葛維曾經深信主人制訂的規則與奴隸的順從是一種相互、神聖的信任，正義能存在於一個建立於不義之上的社會，可是「正義只能存在於人們基於正義建立的關係當中」（《覺醒之力》頁 255）。當人們願意探究其中深意，就能體認到種種的不公平與剝削。葛維透過其他門第奴隸認識德寧士和克思的詩作後，他原本遵奉的信念開始搖搖欲墜，他自述著有些詩行偶爾會繼續進入腦海，宛如山毛櫸的葉子在春日舒展開來，揭開它的美麗與意義。這種意識的覺醒就是當權者與既得利益者最不願看到的事，於是他們也深陷於意識的羅網中。葛維在逃亡的過程中，看透了這層道理：主人與奴隸活在相同的羅網中，主人要想看到超越那個羅網的事物，或許比奴隸更為艱難。但托姆的奴隸手足侯比卻不想超越那個羅網；除了權力以及極端殘酷地操控別人，他們什麼都不看重。（《覺醒之力》頁 397）

對被壓迫者所受到的不公不義視若無睹，或許不會影響我們既有的生活，但我們永遠不知道誰會是壓迫者，誰又會是被壓迫者。只有打破這種局面，壓迫的情形才會漸漸消彌。

## 第二節 個人與社會

### 一、追尋個人的自我實踐

個人是指單獨的人類個體，社會則是許多個人共同組成的互利共生的群體。人類多以群居的方式居住在某一個固定的區域裡，形成具有獨特文化特色的團體。人們在自己所屬的社會裡共同合作、分享收穫並交流情感，也會彼此教授生活上種種的技巧與心得。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需要維持社會常態的穩定，一旦有所動亂或劇變，整個社會也可以隨之崩解，因此除了發展出種種制度外，也發展出對個人特質性格的標準與要求。個人並非一出生就會在腦海中建立起這些概念，而是在他所處的環境中日積月累形成的，當概念一旦形成就很理所當然的存在人的心裡。

在穩定甚至可說是僵化的情況下，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一旦有了異於他人的看法和行為，就很容易招致他人的非議與質疑，有些人會因為壓力而否認了自己原本的看法，也有些人為了平息避免這些議論，就將自己的想法與能力隱藏起來或轉趨低調。《覺醒之力》中葛維告訴姊姊霞蘿他的視象，被霞蘿交代必須絕口不提，就是因為他人不喜歡沼地人的力量。

「不行。」霞蘿說：「永遠都不可以告訴他們你回想的事。他們會說你擁有力量。他們不喜歡別人擁有力量。」

「但我沒有力量啊！只不過，我有時可以想起那些將要發生的事情而已！」

「我知道。可是，葛維，聽好喔，真的，你一定不可以跟任何人提起那個

力量。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

每逢霞蘿她輕柔的聲音喚我名字，並且說「聽好喔，真的」時，我會真的聽從——即使口頭上還爭辯著。

「連提帛也不行嗎？」

「連提帛也不行。」她棕色的圓臉和深色的眼睛靜默而認真。

「為什麼？」

「因為這裡只有你和我『沼地人』。」

「葛蜜也是啊！」

「就是葛蜜這樣囑咐我的。她說，沼地人擁有力量，所以使城裡人害怕。因此，凡是我們能做到而他們做不到的事，我們永遠都不要講出來，否則會有危險，真正的危險。答應我，葛維。」（《覺醒之力》，頁9）

這種無形的壓力也算是一種暴力，企圖用「正常」的想法改變「不正常」的想法，但真的有所謂的正常？而這些抱持異見異能的人真的是「不正常」？很多有創造力的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因為受到了深切的期待或嚴厲的指正，而隱藏了自己的本性和想法。有些孩子順服了社會，成為符合社會價值的大人；有些孩子在掙扎間墮入深淵，成為在社會邊緣徘徊的流放者。相同的是，他們都苦於無法展現自己的內在真實力量。

歐睿不願意使用天賦，尋求母親湄立的支持，湄立意外地為凱諾說話，

「母親，」我說：「父親希望我施展天賦——也就是消解。但我不想做，結果惹他生氣了。」

「我曉得。」她繼續調整外套。她突然停手，抬頭看著我——因為她跪著，我站著。「那是我沒辦法幫你們兩個的地方。你了解，對不對，歐睿？那件事我不明瞭，所以沒辦法插手，也沒辦法站到你和你父親中間。我看你

們兩人都不快樂，實在很為難。我所能告訴你的全部就是，那件事是為了你好，也為了我們大家好，所以他才要求你。假如那是錯的，他不會要求你。這你是知道的。」

當然，她必須為父親說話，站他那邊。那是對的，而且公正；但同時也不公平——對我不公平。因為，竟然所有力量都在他那一邊；所有正當性、所有理由，甚至連母親也必須和他站同一邊，只留下我孤伶伶的——一個愚笨、頑固的男孩，無法運用我的力量，無法宣告我的權利，也無法表白我的理由。由於我知道那是不公平的，所以我連把它講出來都不想嘗試。我抽離了，進入我憤怒的恥辱中，進入我的石塔裡，佇立在裡面，啞口無言。

（《天賦之子》，頁 125~126）

得不到母親支持的歐睿一方面感到罪惡，一方面感到憤怒，這也是很多有相同處境的人的心境。但也有些人能在多數人所熟悉的道路外去尋求一條無人知曉、無人涉足的小徑，因為他們無法自然而然地融入那樣的氣氛、那樣的環境中，成為社會要他們成為的人。他們或許還不清楚自己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但他們選擇走出生活中的舒適區，勇敢反對社會裡那些既有的價值觀，也勇敢面對苦苦掙扎的自己。就如歐睿與桂蕊在故事的最後離開了高山，踏出了第一步：

「要是領地合併，你可以與我們同住在這裡。」桂蕊說。

「是可以。」

「你希望那樣嗎？」

「你希望我那樣嗎？」

她沉默不語。

「我們在這裡要做什麼呢？」

「和現在一樣。」過了一會兒，她才說。

「你願意離開嗎？」

大聲說出這句話，比我原先預期的要難。這句話，想起來已經夠奇怪了，而說出口又比想著它更奇怪。

「離開？」

「去平地。」

她沒說什麼。目光越過波光粼粼的水面，極目望向遠方。

「葉門雖然偷走銀匙，但可能也留下了真話。我們所能做的，在這裡沒有用處，但在山下平地那邊，說不定……」

「我們能做的。」她重複我的話。

「我們各自都有天賦，桂蕊。」

她瞥我一眼，點點頭——徐緩、深沉地點頭。

她兩眼開始閃亮起來。但她想了一想，才說：「你想，我們能養活自己嗎？像葉門所說的那樣生活嗎？看來我們必須那樣過日子。」

「嗯，我們可以試看看。」

「假如不成，到時候我們是置身在陌生人和奇怪的人當中喲。」

高地人都有一種巨大的恐懼：害怕處在陌生人中間。可是，去哪兒，才不是處在陌生人中間呢？

「你負責訓練他們的小馬，我來給他們講詩。假如我們不喜歡當地人，可以繼續向前。假如我們都不喜歡他們，還可以回到家裡來。」

「我們說不定會去到海岸邊那麼遠。」桂蕊說，這時，她的目光越過陽光和擺動的垂柳，望向非常遙遠的地方。然後，她吹起三個音符，那只鳥啾啾回應。（《天賦之子》，頁 276~279）

歐睿與桂蕊經歷了心理上的成長旅程，在故事最後又踏上了另一場旅程。坎

伯所提出的「英雄旅程」說明神話中英雄的冒險旅程公式，這些英雄歷險故事的背後，其實就是在說英雄們追尋自己的過程，它們表達著同一個道理：英雄們在面對危機時，因為能保持著對良善人性的信念、對美好世界的熱愛、對生命的深刻體悟而突破種種難關，找到解決之鑰，不但解救了自己，還引領他人走出困境。讓我們有所觸動的通常不是英雄對所引發的外在世界變化，而是英雄如何克服自我內心的恐懼，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經歷的一個心理層面的轉型，坎伯以為所有英雄歷險的基本主題就是：從心理幼稚不成熟的狀態，進化出自我負責、自信的勇氣，需要一次死亡與再生<sup>115</sup>。

若要定義英雄，坎伯認為英雄是能夠奮戰超越個人及地域的歷史局限、達到普遍有效之常人型態的男人或女人<sup>116</sup>。英雄在神話裡屠龍殺敵，在現實裡則是釐清克服自己內心的種種困難與蔽障，得到屬於個人的直接經驗。當英雄回到人世，他將告訴他的群眾他在這個過程中所領悟到的啟示。英雄旅程其實就是個人個體化的過程，指在家族和文化脈絡下，從一種萌芽狀態向前移動，讓人格的最大潛力得到更充實完全的表達。在往後階段，它更超越了家庭與文化層次，在殊象之內展現普世價值。如果前半生的目標是發展一個健康的自我，以調適文化和環境，那麼，後半生的目標就是超越自我，獲得一種象徵性中心的意識感。榮格認為，個體化是一種天生的力量。在成為一個人的過程中，想要創造特異性、尋求意識的擴展，這樣的驅力深植於本性當中。個體化是一種心靈的運動，只要活著，就可以繼續成長。個體化創造所需的能量是人類意識中的天賜<sup>117</sup>。

《西岸三部曲》沒有太多打殺的場面，作者勒瑰恩著重的是四位主角們在種種限制與不足下，如何完成屬於他們的英雄旅程，如何在團體中找到出路、成就自己。研究者以為小說要說的是：人生最初、也最重要的冒險不在遠方，而是探

---

<sup>115</sup> Joseph Cambell / Bill Moyers 著，朱侃如譯：《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頁213

<sup>116</sup> Joseph Cam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18

<sup>117</sup> Murray Stein 著，李燦如等譯：《英雄之旅：個體化原則概論》，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13

索自己的內在真實與力量。

## 二、包容社會的文化差異

《西岸三部曲》中主角們在自我與社會雙重壓力下，他們一邊摸索一邊成長，進行了自己的英雄旅程。《西岸三部曲》主角們所具有的天賦有些是被他人期待、有些卻是要隱藏、不可張揚的，他們必須超越自己與他人所設下的界限，才能真正自由的展現自己的天賦。

天賦是人與生而來的才能、自然具有的稟賦。若以教育的科目來說，就像有人擅長數理、有人擅長語文，也有人擅長體育，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找出能力較他人突出的項目，如同一句日本諺語「十人十色」：每個人一生下來外表、個性、氣質和才能就有所不同，沒有人是一模一樣的，每個人也有其獨有的才華。正因為人們之間存在這樣的差異，才需要彼此攜手、組成互助共生的群體，在群體裡人人各司其職、發揮所長，由著眾人自由地發揮天賦，找出自己在社會上應在的位置，讓自己與其他生命互存互榮。

要成就自己先要理解自己，我們個人的實相是根據自己對自己的信念，以及對其他人和對整個世界的信念自行創造出來的<sup>118</sup>。「我」會是個什麼樣的人，取決於個人選擇了哪些信念來成為自己的內在核心，而這些信念有些來自於個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人對個人的看法。

《天賦之子》的歐睿從小在父親的訓練與期待中長大，父親希望他能展現天賦，但歐睿對天賦感到恐懼。在他體內真的有如此可怕的力量嗎？這跟他認識的從前那個自己是完全不同的，那到底他自己—歐睿克思—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自己內在本質又是什麼？信念的衝突形成了一種受困的經驗，歐睿並沒有拒絕成為一個領主，但他無法展現天賦。在《天賦之子》中，許多世家的天賦都是具有傷害性的，無論是克思世系的「消解」、足莫世系的「慢耗」或是樂得世系的「刀

---

<sup>118</sup> Jane Roberts 著，王季慶譯：《個人實相的本質》，賽斯文化，2010年，頁 xvi，

劍」，都可以威嚇他人，無法展現天賦就沒有震攝敵人的力量，但展現天賦卻又等於自己內在中存有這樣的傷害性力量，自己與其他世系那些陰險狡詐耍詭計的領主其實相差無幾。進入到成人世界的歐睿，面臨到的問題是自己心理上的衝突：「我到底是什麼？」「我為何一定要成為那種人？」就像伊底帕斯一樣，人必須先哭喊「我必須搞清楚我是誰？」，然後才能對抗自己的現實處境。這行止不僅希臘人如此，所有未找出自我認同的情感而掙扎的人，亦復如是<sup>119</sup>。

歐睿的父親凱諾在這種爾虞我詐的環境中度過了一輩子，他對自己的角色和任務並沒有感到異議，但歐睿沒有做好接受這角色的準備。歐睿真的沒有天賦嗎？研究者以為他是無法展現家族天賦，無法展現天賦的原因是無法說服自己展現天賦，無法說服自己也要成為世故無情的成人。而桂蕊不願遵從母親葩恩要她使用天賦的命令，她雖然很清楚自己應該擔任的角色，卻不想成為那個角色，她看清了自己的本性，選擇了自己的信念。桂蕊能勇敢的捍衛自己想法，卻與高山地區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產生衝突。

個人必須在能接受他內在本質與生活方式的環境範圍內，才能活得自在又有活力。如果環境與個人產生衝突，即使故事從頭到尾，英雄都在同一個地方，但是碰到情感這一塊，他還是會有所波動與變化。非常世界（即使只是語意上也算）讓人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律動、不同的輕重緩急與價值觀，以及不同的規則<sup>120</sup>。社會是支持個人重要的力量，失去它的支持與肯定，個人一定會有失落與惆悵感，而社會中若有兩股以上對立互斥的力量，生活於其中的個人就會左右為難。

《沉默之聲》中的「圍城兒」玫萊從小生活在阿茲人統治的安甦爾城中，阿茲人將那些阿熹神以外的神明視為惡魔，她擔心自己的血緣無法被安甦爾的神明接受。再者，玫萊雖然相信安甦爾的眾神明，但密室的暗影端透露出黑暗陰森的氣氛，那黑暗中真的有神明在對解讀者宣示神諭嗎？會不會世上真有阿茲人所說的惡魔存在，就在那暗影端裡？十七年前安甦爾人沒有受到神諭的幫助，如今神

---

<sup>119</sup> Rollo May 著，朱侃如譯：《哭喊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頁18-19

<sup>120</sup> 克里斯多夫·佛格勒著，蔡鵬如譯：《作家之路》，商周出版，2013年，頁228

諭再現就能幫助安甦爾人嗎？一神論與多神論宗教的衝突在安甦爾城中不斷上演著，玫萊的心中也有連串的衝突在發生，以暴制暴無疑是最快速趕走阿茲人的方法，一句難解的神諭能帶領大家走向自由與和平嗎？仇恨與焦慮會蒙蔽人的雙眼與理智，也讓她與安甦爾傳統的社會價值脫節。

同樣的，在《覺醒之力》中葛維的視象在城市聯邦中並視為怪誕，不但無法取信他人，也不可以隨意張揚；但回到沼地後，葛維反而接受了「先知」的訓練。相同一件事在兩個不同文化的民族間有迥異的看法與處理方式，身處其中的少年認同哪一種看法都是在否定另一種看法。

綜合來說，四位主角個人成長歷程的差異，導致他們經歷的事件有所不同外，作者給了《西岸三部曲》的主角們有著一個極為相似的出身。歐睿、玫萊和葛維的母親都是出身自信仰多神論宗教的地區，尊天地萬物為神靈，文化中有著相當豐富的神話傳說故事；而他們的父親或主人就沒有豐富的神靈信仰或只信奉單一的神明，這些父親或主人們的傳統文化裡也較為缺乏可以提供個人認同感與社群感的神話。主角們面臨了兩種文化與傳統的衝突，他們必須找出自己的定位，又必須讓自己被社會接受。

羅洛梅認為神話可以提供人們四個生活上的貢獻：一、提供個人的認同感；二、使得人們的社群感成為可能；三、支撐了人們的道德價值；四、是人們與不可知的創造奧秘打交道的方式<sup>121</sup>。人無法憑著一己之經驗去知悉世界全貌，透過神話傳說故事，我們能回應自己心底「我是何許人？從何而來？」的問題，也能與他人產生共鳴，《沉默之聲》中夷多問歐睿從何學習到阿茲人的故事歌謠時，歐睿回答道：

「我旅行過阿蘇達的北部，夷多統領。那邊每個地方的居民都把他們的歌謠和故事送給我，也就是跟我講故事、唱歌，跟我分享這種財富。他們沒

---

<sup>121</sup> 原文參照 Rollo May 著，朱侃如譯：《哭喊神話》，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頁 21~22

有要求付費，沒有要求一頭獅子幼獸，或甚至一個銅子兒，他們只要求一首新歌或重講一個老故事。沙漠地區，最貧窮的人民在文字上和心靈上最慷慨。」（《沉默之聲》，頁 121）

由上述話語可見神話傳說故事能消彌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的界線，歐睿親近阿茲人的方式就是學習他們的故事歌謠，讓自己融入阿茲人當中。就算歐睿講的並不是阿茲人的歌謠，依然能引起阿茲人的共鳴：

然後他說：「安甦爾的土地不大，但是，她的歌謠和故事卻在整個西岸地區被傳唱、被講述。我第一次聽說這些故事是在遙遠的北方，班卓門世系。安甦爾詩人的名聲從最遠的南邊，傳到北方的創德河。寧靜和平的安甦爾與萌華這裡，一直英雄輩出、勇士輩出，所以有詩人不斷幫他們傳述。接下來，請聽阿德拉與瑪拉在甦爾山的故事歌謠！」

故事講完，在那片靜默中，阿茲人的其中一匹馬發出成串的巨大嘶鳴聲，是那種規律的戰馬呼嘯。聲音打破現場魔咒，群眾笑了出來，也動了起來，並且大喊：「耶呵！耶呵！讚美詩人！耶呵！」有的人則大叫：「讚美馬匹！讚美阿德拉！」……（《沉默之聲》，頁 187~188）

對一個好故事的感動是不分族群的。人們在豐富的神話傳說故事中尋找自我的根源與認同的可能，一個不信神或不說神話的民族將他人信仰只當作荒誕可笑的鄉野傳奇。就像《覺醒之力》中的葛維、霞蘿與葛蜜一樣到異族門第中當奴隸，他們不能告訴主人他們擁有的沼地人的力量，主人也無法了解何謂沼地人力量。但人永遠無法捨棄或忽略自己的文化根基，當一個社會中產生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力量，就會使差異擴大。弱勢者與無權力者把自己隱沒於微渺的社會角落中，避

免衝突對立的激化。若社會中的對立與衝突不打破，他們處在一個不認同他們根源的社會中，內心勢必處在無止境的抗爭中。只有在一個尊重每種意識形態、善待各個文化價值的社會中，無論人們來自何處，所有人的身心靈才能健全，不至於被撕裂成兩半。

### 第三節 對立與和諧

#### 一、對立的存在

對立的現象存在於萬事萬物間，信手拈來就有許多例子，最常見的像是男女性別、白晝黑夜、生與死等等。很多小說的主題也都圍繞在一組特定的對立的事物上，最常見的就是「善與惡」的主題。在《西岸三部曲》中，我們也可以找到種種顯而易見或隱晦未明的對立現象，像是《天賦之子》中的高山人與平地人、快眼與慢耗、消解與創造，《沉默之聲》中的沙漠與海洋、水與火、一神與多神、光明與黑暗，還有《覺醒之力》中的主人與奴隸、古老與現代等等。

……商路長停頓一下，又繼續，但聲音很小：「我不喜歡在這個屋子裡講那個故事。原諒我。我所聽到的是：所有光明與正義屬於阿熹神——那個焚燒之神，祂的力量可見於太陽。在阿熹神的火焰之外，無一神聖。因為祂的緣故，所有的火都是神聖的。他們鄙視月亮，稱它為奴隸、巫婆。大地是流亡之所，污濁有罪、惡魔出沒、全然陰冷黑暗，但因為阿熹太陽的關係，大地反射出了光亮及溫暖。惡霸熹——阿熹神的敵人，會以如下方式顯現：人的惡運、邪惡之人之所為，以及邪惡之人所崇拜的眾多惡靈。而最重要的是，這些都在某特定地點顯現。

「大地的一切罪惡聚集在那個特定地點。黑暗陷入大地，光亮的相反質從太陽照耀出來。它是一個專吃光亮的反太陽，它是黑的、濕的、冷的、壞

的。太陽是存在，『反太陽』則是反存在。地底有一個虛空、一個巨洞，比深更深。它名叫『夜之口』。

「千名真人將在夜之口聚集，以便運送阿熹神的火進入惡霸熹的王國。他們將進入黑暗，迎戰惡霸熹，摧毀惡霸熹。然後，他們會把火焰旗幟帶出來，大地將日夜焚燒，屆時將明亮如太陽。所有惡魔與陰影將被驅入比眾星更遠的外黑暗中。然後，阿蘇達子嗣將名正言順統治全人類，並崇拜那位焚燒之神。」（《沉默之聲》，頁 83~84）

《沉默之聲》中阿蘇達人將太陽、光明視為神聖，而月亮與黑暗則是邪惡的事物。這些現象中有一些是天地之間自然存有的，有一些是人類社會中發展出來的。這些存在於自然界的諸多對立現象千萬年來在地球上循環更迭著，當其中一方到達極大值，另一方就會開始興起來取代它，週而復始的循環造就了自然的美麗與活力。老子也認為一切現象都是在對立的狀態下形成的，例如他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行，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sup>122</sup>」任何事物都有其對立面，同時也因著它的對立面而形成，「相反相成」的作用是推動事物變化發展的力量。而這相反對立的狀態並非恆久不變，而是經常互相轉化<sup>123</sup>。

動物們不會去為這些現象加以評論和解釋，牠們只是單純的順應天時與環境，讓自己存活並繁衍後代。而擅用語言與思考的人們不但看見了事物中的對立性質，還將它們投以價值判斷，為它們分出高下、分出輸贏。人類的語言系統中發展出二元對立的概念，在判斷不同事物間的關係，所有關係都可以被歸類為二元對立關係，任何事物都可以根據它在二元對立關係中的相對位置，被賦予一定的價值與意義。舉例來說，太陽多半象徵光明，而黑暗代表黑暗；或是男性大多堅強有力量，而女性往往溫柔嬌弱。

人世間的價值判斷都是相對的，但對立的狀態會經常互相轉化，有人深信「金

---

<sup>122</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六四

<sup>123</sup> 原文參見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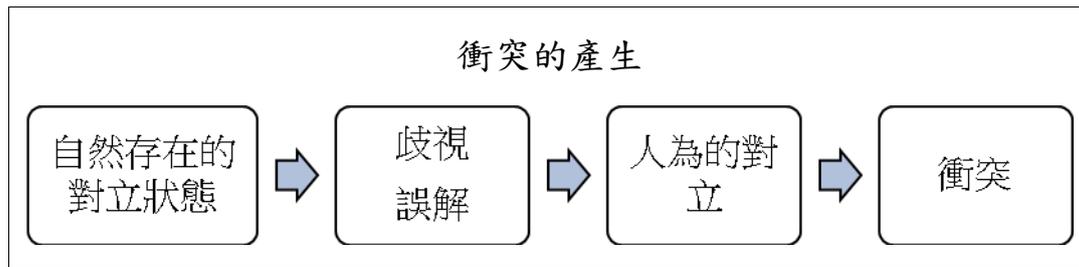
錢萬能」的說法，追逐與累積財富是他生活的首要之務。但有可能在某些重要事件或變故之後，他忽然體悟到「錢財乃身外之物」，那他對金錢並可能不是如此重視。當然，人的心智活動並不是如此簡單就轉變，再者成長過程中可能又受到了其他相關說法的影響，再加上自己的想法與判斷，而成就另一套邏輯判斷。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隨著社會文化的形成，很多二元對立的觀念已經深植於人心中，就像《沉默之聲》中的阿茲人在宗教的薰陶下，對火相當崇敬，將經歷過燒傷後康復的夷猷，視作受到阿熹神恩寵之人，對夷猷是更加服從；而叛變的夷多被遣送回國，最有可能的刑罰是用被視為汙穢的水或污泥淹死。

水在阿茲人的眼中是汙穢的，但我們在現今社會中可以看見其他文化或宗教中將水視為生命之源，像是印度的恆河被印度教教徒視為聖河，也是周邊居民用以維持生活的重要命脈。而老子也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與道。<sup>124</sup>」至上的善德就像水一樣，滋養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水真的有好壞嗎？水的好壞其實取決於觀看的人的看法，而多數人心中早就有了既定的見解。

因為人有執著與定見，在心中就建構出一套思想與反應模式，其中包含了強烈的是非觀與正義感，因此在人們生活中時不時有很多對立的狀況。有時我們與他人對立，那是因為自己與他人的想法或標準產生衝突，兩方都會企圖用各種方式說服彼此來相信自己堅持的想法是合理、盡善盡美的。如果雙方意見分歧卻又各自堅持己見，就會開始形成對立。一開始只是意見的對立，後來愈演愈烈，就會形成立場的對立。世界上有許多激烈的衝突往往一開始只是來自一個意見上的對立，站在對立面的兩方無法接納對方的意見，只想著如何說服對方，在一直達不到共識的結果下，衝突就一觸即發。將衝突產生過程以圖表表示，過程如以下的圖示：

---

<sup>124</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八九



在避免衝突與維護利益的雙重考量下，有些人很會利用三寸不爛之舌來說服他人，像是《沉默之聲》中拔那就很會用遠大的抱負、熱情的語調和真摯的語言來說服他的逃奴手下們，當葛維對他有所質疑，拔那也能找到一套說法來支持他自己的行為。人類在心理上總是有尋求他人認同的需要，這是要增加自己的信心和安全感，當贊同自己的人越多，他們心中對這套信念說法就會越具信心。

但再完美的說法也是會有被推翻、被識破的時刻，在「好」與「壞」、「完美」與「殘缺」當中，如果只剩下「好」與「完美」，沒有「壞」與「殘缺」來襯托與對應，世界上哪個人還能看出「完美」的模樣？還有誰能說出「完美」的意義？立場或意識形態的對立創造出這世界上許多的歧視與紛爭，世界便一直在更新創造中，這些對立項表面看來都勢不兩立、容不下對方。但弔詭之處在於，透過雙方的當面對質，一造卻讓另一造生機盎然。……對立的兩造彼此豐富了對方：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了動力和能量<sup>125</sup>。

## 二、從對立中和諧

生命的存在從來就不是要達成誰勝過誰、誰又能主宰誰的目的，在這一方天地中，每一種生物都有其生命的規律和存在的必要，人類自認智慧高於地球上的動物，總是以自己偏狹的主觀來對待萬物。

《天賦之子》中湄立希望桂蕊召喚老鼠，讓儲藏室裡的老鼠們移到有貓的馬廄去，這樣才不會吃掉存糧；桂蕊卻以貓、老鼠和湄立的角度來思考，反倒建議讓貓移到儲藏室內，這樣老鼠就不用移動幼鼠。或許是因為桂蕊的天賦是召喚動

<sup>125</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頁98

物，能跟動物的心靈交流，而讓她能以不同立場的眼光看事物，「她如同老鼠那樣看事情、如同貓咪那樣看這事物、也如同母親那樣看事情，三者皆備。」能放下主觀意識也就能放下身分高度，站在與他人同樣立場角度來看事物，這樣才能不偏頗不妄大，達成和諧均衡的狀態。

摒除主觀意識後，人們眼中曾經對立的事物其實就只是自然的存在而已，《莊子》〈齊物論〉中說：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sup>126</sup>

聖人不以對立的角度看待萬物，而只是依照自然順行的角度看待它們，這才是真正掌握了道的樞紐。掌握了道的樞紐，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核心，從而順應事物無窮無盡的變化。「是」是無窮的，「非」也是無窮的，所以說：以用事物的本然面目來加以觀察和認識。也就是說，當人們去除成見，以不設立場的開放心靈去看事物，才能真正看見事物的本質。

因此和諧絕非指事物融合在一起、中和了原本的特質，而是指萬事萬物都能以原有的性質存在，並達成均衡共存的狀態，沒有任何一方想要勝過對立那一方，或是以自己的想法改變對方，彼此都能有自己足夠的空間與資源，維持自己生命原有的樣貌。《沉默之聲》玫萊第一次所聽到的神諭：「破碎修復破碎。」（《沉默之聲》頁 173）。看似簡單卻難以理解的文字，卻是和諧的起始。敵對的雙方

---

<sup>126</sup> 莊子著，傅佩榮解讀：《莊子解讀》，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頁 35~36

其實都不如自己認知般的那樣完整，阿茲人認為安甦爾人低賤卑下，安甦爾人看阿茲人則覺得他們粗俗無文，雙方正如他們的民族信仰一樣：水火不容。惟有看清雙方的盲點與限制，才有打破僵局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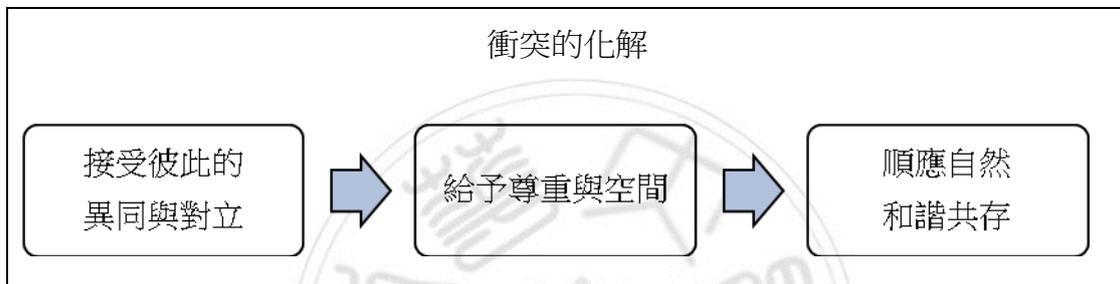
阿茲人以偏狹的主觀意識控制了安甦爾，安甦爾城裡的反抗軍也以對立的看法在看待阿茲人，雙方都打算以武力獲得他們所想要的權力與自由，這種暴橫的行為看似激烈而迅速達到目的，卻也撕裂了人心中的平靜與和諧，之後人們就得要用更迂迴更複雜的方式來修補這些裂痕，並付出更大代價。

與其企圖消除對立，倒不如看清雙方對立的原由，看輕雙方意識上的不足與淺薄，共同度過那些阻礙人前進的思想泥沼後，就能看到一方新天地，《西岸三部曲》中的名詩人德寧士的詩句：「每片樹葉裡都有一個神；張開手，神聖即在握。」（《沉默之聲》頁 318）只要張開心眼去看見萬事萬物的內在神性，自然就會知道每一個微小的生物、每一個稍縱即逝的片刻都具有它存在的意義，神聖不用去寺廟、教堂裡祈求，就像玫瑰在知曉神諭前所唸出的那些神明一樣，萬物皆有神性而它們無所不在，當我們對一切事物保持崇敬並不妄加干預，生命就會展現出它自然的模樣。

但和諧也絕非是妥協，不是為了討好他人而犧牲自己權益和感受的行為，妥協只會帶來更多的剝削與迫害，以及更多的不平與怨懟。妥協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為了維持原有關係而進行的權力資源的施與，它依然是一種上對下、尊對卑的關係，無論是受到施與的那一方還是給予施與的那一方，兩者心中隨時都有可能產生所謂的「受害者情結」，認為自己遭到不平等的待遇，而又開始爭取更多資源或收回資源。因此妥協絕不能和和諧相提並論，在妥協當中我們還看到自私的情緒在作祟，而和諧卻是要放下那些自私自大的念頭，要有能擁抱新事物、與之共同合作的開放態度與心靈。

這世界絕非是由一人、一個國家或一個種族獨大，而人類也永遠無法掌控自然萬物的脈動，老子在千年前就已經說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sup>127</sup>，人師法於地，地師法於天，天師法於道，道則師法於自然，娥蘇拉·勒瑰恩對這四句話的英文譯文巧妙精彩的解釋了自然的意義：「people follow earth, earth follow heaven, heaven follow the way, the way follow what is.<sup>128</sup>」自然就是「what is」，它原本是什麼就是什麼，人類對它加以再多的詮釋，都無法撼動它的本質，它一如它原有存在的樣子。當人們可以看見並坦然接受自然、事物與自己原本的樣子，並坦承人不可能什麼都懂，然後願意放下身段、不斷學習與修正自己不懂的地方，和諧就能常駐心中，而不會落入對立的狀態。簡而言之，衝突化解就如下表所示：



先接受彼此的差異，才能有和諧的可能。我們無法否定他人的過去，同樣的他人也無法忽視我們的曾經。在小說中，作者鋪排了諸多看似無關緊要卻是主角生活點滴的細節，之後才開始進入故事的主軸，其實像是將多股紗線扭合成繩，過往的種種造就了今日的情勢與主角，這也是在說明生活中任何的小事都有其因果關係，「我」之所以成為今日之「我」，正是由「我」所經歷過的細小事件所影響塑造而成，而「我」所造成的諸多細小事件又會互相牽合成大事件，再次給「我」本身造成衝擊。

小說中的情節取自於生活，除了營造富有真實感的故事、豐富故事的內涵，也讓人物的性格更加細膩，故事情節間的因果關係也更加緊密。而透過這些相似模式的情節安排，我們可以看出其中所蘊藏於家庭、社會與族群中的相同衝突與歧視，而化解的途徑就是看出這些陳規舊習所帶來的不公不義，並起而行的脫離現況或積極的修復現況。

<sup>127</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一六三

<sup>128</sup> 蔡美玲作：〈「自然」與「大音」〉，《沉默之聲》，繆思出版，2013年，頁333

## 第五章 《西岸三部曲》的意象傳達與主題表述

除了第三章中提到的第一人稱主角敘事與第四章中點出的情節鋪排模式外，娥蘇拉·勒瑰恩還在書中運用了多元的意象來豐富人物與情節，而作家想傳達的理念與價值也透過這些意象來表現與連繫起來，也就是說，在《西岸三部曲》中，作者勒瑰恩並沒有直接揭示小說的主題，而是透過許多意象，像偵探小說一樣，給予讀者線索去推敲出作者想要傳達的理念。當讀者明白意象的表達後，就更能了解小說主題。在此章中，研究者首先要討論小說中的意象傳達，再探討小說的主題表述。娥蘇拉·勒瑰恩透過《西岸三部曲》主角的自述，將各種她希望傳達給讀者理解的訊息融合於文字情節中，當讀者看著他們受困於種種衝突與難題間，突破障礙為自己的自由挺身奮戰，也進行了一場心靈的洗滌。

### 第一節 意象傳達

何謂意象？凡是文字在閱讀中引起圖畫般的形象思維，就叫做意象<sup>129</sup>。在閱讀中，意象經常互補、重疊、牽引、暗示作者要表達的主題。隱喻也經常由意象組成。簡單來說，意象就是人藉由客觀事物來表達心中的主觀情思，並經過語言、文字或各種藝術的表現型態書寫、描繪於外。

《西岸三部曲》中的意象（imagery）眾多，有些只出現在某本書中，有些則貫穿三部曲。小說中的意象有些是動物，像是蝮蛇、狗、獅子等等；有些是建築或地理環境，如神諭宅邸、廢墟、市場、城市、森林、沼地、河流之類；有些是人文與宗教事物，有貓眼石項鍊、眾神明、神諭與書籍等等。今參酌小說譯者給予的方向<sup>130</sup>與研究者的見解，試將三部曲中常見的意象整理出來：

<sup>129</sup> 張錯著：《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第二版）》，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頁154

<sup>130</sup> 原文參見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沉默之聲》，繆思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324

書名	意象
天賦之子	天賦、蝥蛇、貓眼石項鍊、母子與父子、蒙眼、樛樹、馴馬、書籍、父子與母子、高山與平地、德寧士《轉化》……
沉默之聲	秘密圖書館、書籍、眾神明、噴泉、神諭宅邸、恩努神、獅子、沙漠與海洋、德寧士《轉化》……
覺醒之力	夢境視象、主奴、早產兒及幼兒、書籍、城市、森林、沼地、貓刻項鍊、死亡河與重生河、獅子、德寧士《轉化》……

研究者以為作者在小說中使用意象時有幾個目的：一、營造人物的形象與心境上的變化；二、顯現對立的態勢；三、達成主題的連貫。透過意象的運用，作者不需使用太多的言詞文字，就可以將其想描繪的畫面呈現出來；也留下了想像的空間，讓讀者可以自由發揮聯想。意象之間的對立也能表現出小說中的衝突、矛盾及兩難等狀況。另外，透過相同、相關的意象使用，更能掌握小說的主題，不至於造成主題的錯亂。下面就前述三個目的提出分析：

### 一、營造人物形象與心境變化

勒瑰恩使用了很多動植物的意象來營造人物的形象與內心世界的轉變，像是《天賦之子》中就使用了蝥蛇（adder）、狗、馬與樛樹，《沉默之聲》中使用了獅子，《覺醒之力》中用了獅子與烏鴉等等。葛維第一次遇見自己的姨母吉吉摩時，葛維說她「長了一張烏鴉臉和烏鴉眼」（《覺醒之力》，頁 307），來形容吉吉摩眼神銳利、面容冷峻，就是運用烏鴉的意象來描繪吉吉摩的外型。在書中這樣的意象不少，以下將提出幾個書中較具代表性的意象來做為討論。

#### （一）蝥蛇

讀者最能注意到的應屬蝰蛇，因為蝰蛇連續三次出現於兩個篇章中。蝰蛇是世界上最毒蛇種之一，毒牙較長，可以深入獵物體內注入致死的毒液。克思世系的天賦曾被稱為「蝰蛇」，就是因為他們的消解天賦就像蝰蛇的毒液一樣，能穩當迅速的使敵人喪命。而歐睿首次展現天賦正巧就是展現於一條要攻擊凱諾的蝰蛇上。足莫世系的阿格也被高山地區的人稱為「蝰蛇」，因為他像是一個橫行霸道的地頭蛇，算計覬覦他高山鄰居們的財富與土地。

在這三個片段中，勒瑰恩以「蝰蛇」代表了無情毀滅的力量，以它形塑了負面的人物形象。第四次出現蝰蛇這個意象，是歐睿第二次見到阿格足莫時，仔細看了他的臉孔：

阿格的眼瞼厚重下垂，使人幾乎看不見他的眼睛。透過層層疊疊的皺褶與眼袋，他的眼睛有如蛇眼那般冷靜與空洞。（《天賦之子》，頁 99）

歐睿記憶中有關阿格的傳聞與此時的印象都連接起來，一個冷漠的統治者的形象就此誕生。小說中關於人物外型描寫的部分不多，透過「蝰蛇」，讀者也感受到阿格的冷酷與陰暗。

## （二）獅子

而《沉默之聲》中，「獅子」一詞反覆出現，除了代表桂蕊帶來的半獅希塔，也一直被桂蕊用來指稱有著一頭淡色羊毛般捲髮的玫茉。

「我想，現在他差不多講完了。」她說：「但我很高興妳陪我。……。」  
我們往外走的途中，她又補充：「一頭獅子陪我就夠了。」（《沉默之聲》，頁 66）

玫茉在夢裡見到的父親也有一張獅子臉。

我生平第一次夢見是我生父的那個男人。他穿著阿茲士兵穿的那種藍斗篷，頭髮像我的頭髮：暗褐色、無光澤的波浪狀羊毛髮……。雖然我沒能看清他的臉，但我認為，那不是一張男人臉，而是一張獅子臉。（《沉默之聲》，頁 112）

半獅希塔來自於阿茲人所在的阿蘇達沙漠，玫茉遺傳了父親的髮色外貌，雖然她不認識自己的父親，卻無法否定自己的父系血統。而《覺醒之力》中葛維向緹淑詢問姨母吉吉摩為何被叫做「安霸妹」時：

「唔，她是個『安霸妹』。」緹淑說。意思是沼地獅子的女兒。……  
。「意思是，她能夠看穿這個世界，而且能聽到遠方人聲。」（《覺醒之力》，頁 323）

吉吉摩有預見與聽見未來的能力，能在夢境中與沼地獅子同行，但在部落中，女性擁有這種能力是不被男人認同的。在西方社會中，多以獅子來代表男性或其家族，像是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理查一世（Richard I）就因為勇猛好戰被稱之為「獅心王」，歐洲許多王國也因獅子象徵高貴勇猛而採用獅子紋章。吉吉摩和玫茉都有堅韌勇敢的心志，「獅子」象徵的是她們內在的力量。

### （三）柁樹

而柁樹在《天賦之子》中出現在兩個事件中，第一個事件是歐睿回憶父親在柁樹林邊運用天賦消解出一道槁木死灰、枝葉焦黑的界籬，來警告杰勒世系領主，這是凱諾展現自己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保護自己的領地與人民，他在盡自己領主的責任。

第二個事件也跟天賦有關，凱諾帶著歐睿來到柊樹林，希望歐睿再試著運用天賦，但歐睿拒絕了：

那天快中午時，父親跟我說：「歐睿，跟我出去。」我原以為我們要一起騎馬外出，結果我們徒步一直往柊樹林走去。我們走到看不見石屋，來到柊樹溪岸邊一處長草的僻靜沼澤，父親一路上都沒說話。走到小溪上方的山腰，他才停步，「歐睿，施展你的天賦給我看。」他說。

我曾經說，我一向樂於服從父親，雖然常常未必是不費力的樂事。那是很深層的习惯，一輩子打不破的习惯。我就是單純地不曾想過違抗他，從來沒想過。凡是 he 要求我的事，即使困難，也總是可能做到；即使讓人費解，到最後也變得合理、正確。而此刻，我明瞭 he 要求我什麼，也知道 he 為什麼要求。但我卻不願意照做。（《天賦之子》，頁 118~119）

歐睿抗拒被測試、抗拒嘗試使用可怕的天賦、也抗拒讓天賦成為 he 內在質地的一部分。在小狗耶達被消解後的隔天，歐睿與父親又來到了第一次 he 違逆父親的柊樹林，這次 he 願意試試看：

我四下環顧。這片有草有石的山腰，緩坡向上延伸，隱沒在更高的斜坡之下。山路近旁，有一株小柊樹找到了立足處，正奮力獨自成長著，看起來雖然單薄矮小，卻勇敢地綻露芽葉。我調開視線。前方山路旁有個蟻丘，雖然還是清晨而已，那些紅黑色的大螞蟻已在蟻丘頂的開口進進出出，排成一排排隊伍，快速地忙著他們的工作。那是個大蟻丘，光禿禿的泥土堆了有一呎高。我以前見過這種昆蟲城市的廢墟，可以想像地底下的隧道，有繁複的迴廊和通道，還有陰暗的建築。就在那個瞬間，我沒給自己思考時間，伸出左手，注視那個蟻丘，嘴脣噴氣，發出尖銳的聲音，集中全部

意志消解它、去除它、摧毀它。

歐睿選擇以蟻丘為目標而不選擇樺樹林，研究者以為這是因為蟻丘總有一天會敗壞，而其中的生命又是如此的渺小與微不足道，牠們的生命週期還沒有一個春夏秋冬的循環。而新生的樺樹卻還有相當悠長的歲月，它是「正奮力獨自成長著，看起來雖然單薄矮小，卻勇敢地綻露芽葉」（《天賦之子》，頁 134），就像現在的歐睿正在自己的成長旅程中試圖找出一條路徑和生存的方式。

樺樹（Ash Tree），學名 Fraxinus 來自於拉丁語的「矛」，因為古代作戰用的長矛柄是用樺木製作的；希臘神話中，宙斯創造的人類是從樺樹誕生的；北歐神話中，世界由一棵樺樹支撐<sup>131</sup>。如此神聖的樹也是由一棵幼苗開始，它就是依照著自己的生命能量生長著。消解了那株小樺樹，也象徵消解了心中那個單純天真的自我，同意讓天賦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凱諾可以不加思索的消解樺樹，因為在凱諾心中，領主的責任是首要之務。雖然歐睿願意嘗試，但此時的他其實還不願意接受消解天賦。

然而，我看見了陽光下的青草，那株矮樺樹，光禿禿的棕色蟻丘，紅黑色螞蟻在窄口忙進忙出，隊伍零零星星穿過青草，越過山路。

父親站在我身後，我沒有轉身，但我聽見他的沉默，無法消受的沉默。

被一陣挫折感掃過，我緊閉雙眼，盼望可以永遠不要再見到這個地方，不要再見到這些螞蟻、這些青草、這條山路、這片陽光——

我又睜開雙眼時，看見青草捲曲變黑，螞蟻皺縮、消失，牠們的蟻丘崩解為塵沙凹洞。向上延伸的整片山腰地面，彷彿在我面前扭曲沸騰，發出裂開的喀喀聲；立在我前方的某個東西顫抖、扭曲、變黑；而我的左手依然指著前方。我收回那隻手，雙手掩住面孔。「停止！停止！」我大喊。

父親兩手擱在我的雙肩上，他抱住我。「喏，」他說：「喏，成了，歐睿，

---

<sup>131</sup> 蔡美玲作：〈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天賦之子》，繆思出版，2012年，頁 12

成了。」我感覺得到他身子在抖，和我一樣，而且他呼吸短促。

等我把遮住視線的雙手挪開，我立刻扭過頭，因為被所見的景象嚇壞了。

我們面前的半片山坡，宛如被火旋風掃過，凋弊壞死，了無生機的地面一大堆碎石。那株樛樹變成一根裂開的黑禿幹。（《天賦之子》，頁 134~135）

歐睿雖然選擇了蟻丘，卻還是無法控制天賦何時要運作、要如何運作，在一個閉眼張眼的瞬間，整片山腰地面被消解了。驚恐與挫敗讓歐睿承認了「野天賦」的事實，從蝮蛇、小狗，他仍拒絕承認自己的天賦，但見到了焦黑荒蕪的樛樹，他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他的內在有著消解破壞的強大力量。

之後歷經了蒙眼、足莫世系之行與母親重病的歐睿，在桂蕊的陪同下又來到了槁木死灰的樛樹林：

我們沿著樛樹溪騎馬。我請桂蕊我們騎到那片被毀的山坡時跟我說一聲。

我請她描述這個地方。她說，草漸漸長回來了，但看起來仍然很怪。「一片敗壞，東一塊西一團，加上沙土。所有東西都不成樣子。」

「混沌。」

「什麼是混沌？（《天賦之子》，頁 196）

歐睿開始說起母親提起過的世界創始之初的故事：

「最開始，東西四處漂浮，沒一個有任何形狀或形式。全是碎碎、屑屑、點點，連岩石或沙土都還不是，只是散料。沒有形式或顏色，沒有地面或天空，沒有上和下，沒有南和北。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方向。沒有什麼是相互連結或相關的。當時並非黑暗，也非光亮。一團混亂。混沌。」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要是那些散料的點點滴滴沒有稍微這兒那兒黏在一起的話，什麼也不會發生。就那樣，散料開始成形。起初只是沙土黏成的團塊，然後變成石頭。石頭互相磨擦，產生火花，或者說不定相互熔化，直到變成流動的水。火與水相遇，製造了水氣、霧氣、空氣——空氣就叫做『那靈』，能夠呼吸。於是，『那靈』收聚自己，吸氣而活，然後說話。它說出了將會存在的萬事萬物。它對塵土、火、水、空氣歌唱，唱活了各式各樣的產物，包括山脈河流的形狀、樹木的形狀，還有動物和人。只是，『那靈』自己全然無形，也未給自己命名，因此，它能留在每個地方，能留在所有事物裡面和所有事物之間，能留在每一種關係和每一個方向裡。等萬物最終消解時，混沌重返，那麼，如同在起初那個混沌中一樣，『那靈』又會在重返的那個混沌當中。」

過一會兒，桂蕊問：「但是到那時候，它是沒辦法呼吸的？」

「除非等到一切重新發生，它才能呼吸。」（《天賦之子》，頁 197）

這時的歐睿看不見山丘上的景象，他的記憶停留在之前消解崩敗的景象。消解天賦的力量很強大，但桂蕊告訴他：「又開始生長了，歐睿。野草和青草。我猜，『那靈』依然在裡面。」（《天賦之子》，頁 198），這表示自然生生不息的能量更為長久堅韌，也暗示歐睿即將從天賦所帶來的黑暗中重見光明。

樛樹的奮力生長與枯敗象徵了歐睿接受野天賦前後的心境上的差異，而從拒絕消解、意料之外的消解到混沌、重現生機一連串的變化也反映出歐睿的心理歷程，樛樹可以說是歐睿的代表。

## 二、顯現對立態勢

《西岸三部曲》中有很多二元對立的意象，其中以人際關係、自然環境等幾

種最為明顯。人際關係中最顯而易見的有母子與父子，環境則有高山與平地、海洋與沙漠、城市與森林等等。

在每本小說中，作者安排了不同的地理環境：遺世獨立的北部高山地區與繁華熱鬧的平地城鎮；遵奉一神的東方沙漠與擁抱多元的西南方海岸；遵從古風的城邦與逃奴所在的森林，這些意象都是要藉由兩兩一組的比較來顯現彼此相對不同的地方。這些地理環境可能因為自然地形或人文因素而形成，為何要在小說中安排這些對立的自然意象呢？不但是要營造出真實感，也是要營造因環境差異而產生的人的衝突。像是《天賦之子》一開始，流浪漢葉門來到高山，歐睿與桂蕊就對他產生疑問與好奇：

桂蕊稱他「跑路男」。這傢伙初來乍到時，桂蕊就看透他鐵定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正在躲避仇家——也許幹下謀殺罪行、或叛逃什麼的。否則，平地人怎會跑到我們高山地區來？

「無知的緣故吧，」我說。「他對我們一無所知，才會一點兒也不怕我們。」

「但他說過喔，山下那邊的人曾經警告他，萬勿登高，來到我們這種巫類中間。」

「他對我們的各種『天賦』一無所知嘛。」我說。「對他而言，通通都只是傳言。一堆奇聞異事和謊言……」（《天賦之子》，頁 22）

生活在某個自然環境中的人往往無法了解其他地區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思想，也就因此有了衝突與誤解，產生了難以消除的隔閡，也就產生了對立。安甦爾人與阿茲人的關係就是如此，安甦爾曾經被稱為「慧麗安甦爾」，在阿茲人眼中卻是最糟糕之所在：

「……自從占領本城之後，阿茲士兵住在此地，有如派來駐防的部隊。他

們並沒有派殖民人口來，也沒帶女人來，因為他們不喜歡在這裡居住。他們討厭這土地、這城市、這海洋。對他們來說，大地本身就是個流亡處所，而這裡又是其中最糟糕的地方。」（《沉默之聲》，頁 86）

因為地理環境會產生隔閡與對立，不同的身分階級也會產生隔閡與對立。凱諾身為領主與父親，他希望兒子歐睿能趕快展現天賦、展現接班的能力，但歐睿畏懼天賦的威力，這讓他與父親產生衝突；湄立對天賦一事毫無所悉，也不如凱諾那要期待，因此歐睿與母親湄立的關係既顯得融洽許多，

……那天賦使湄立駭怕莫名，她不瞭解它，而且說不定還半信半疑。

為了警告艾洛而在柵樹林留下一排死樹之後，凱諾只在一些小事上運用天賦，都是為了讓我察看天賦的運作方法與隨之而來的代價。他從沒在狩獵上運用天賦，因為動物肌肉、骨頭、器官的分解崩散太過可怕，沒有人有興致食用獵物。而且，無論如何，在凱諾心中，這個天賦不是為了平常的用途，它只有在真正需要時才派上用場。也因此，湄立可能多少忘了凱諾擁有這個天賦，既然這樣，假如我根本就沒有天賦，她也看不出有什麼該操心的非常理由。

真的，只有到了——終於——聽說我展現出力量之後，她才驚恐起來。

我也一樣。（《天賦之子》，頁 86）

相較於父對子的期待，母親的順勢而為就與之形成了一種對比，而這種對比也出現在《沉默之聲》中。玫萊的母親帶著她藏匿在密室裡，好躲避阿茲人的追捕，母女兩人緊密相依的度過許多擔心受怕的日子，但玫萊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母女間的親近與父女間的陌生又是顯著的對比。

對比越大越會顯得兩者的差異，也越會顯得極端。阿茲人崇敬火與厭惡水、喜愛吟唱卻憎恨書籍，兩者都已經到了極端的地步，也就容不下其他不同宗教文化的民族。而葉威拉一直告訴葛維要信任門第主人，但到了敵人來犯時，門第主人卻是將所有男奴們都關進棚寮裡，以防他們趁機叛亂。棚寮象徵了主人對奴隸的禁錮與信任，被關在裡面的奴隸卻深信主人對他們是仁慈正義的，這也是一種強烈的對比。

### 三、達成主題連貫

《西岸三部曲》中有很多重複出現在三部小說中的意象，除了讓前一部的主角出現在下一部小說中之外，也能將前一部的主題繼續延續下去，而不偏失軸心。這些意象當中，研究者提出幾項貫串三部曲的意象作為討論：貓眼石與恩努神呈現了旅程的主題，水象徵了恆在不息的道，而書籍正是代表了知識與學習。

#### （一）恩努神

湄立過世前，將她隨身攜帶的貓眼石項鍊給了歐睿，祈請恩努神諦聽並與他們同在。到了玫茉的故事中，讀者才能知道貓眼石象徵的恩努神，在平地人的信仰中是相當重要的神祇：

這一天是恩努神的節日。恩努神讓旅人的道途輕省，使工作加速，使爭吵修復，並引導我們進入死亡。人說祂化身一隻黑貓，走在垂死靈魂的前方，假如靈魂有所猶疑躊躇，祂會停下來回顧，耐心坐著等候靈魂跟上。我們的神明沒有幾個具有形體或形象，只有樂若神是在石頭裡，迎泥神在橡樹或柳樹裡。但恩努神常常被雕刻成小貓咪的樣子，鑲上貓眼石的雙眼微笑著。我有一個這樣的雕像，曾經是我母親的，就放在我床邊的神龕內，我每天早晨和夜晚親吻它。高華世系宅邸內的恩努神神龕安置在內層庭院

裡，曲形岩石置於一個基座上，基座表面還刻了貓咪走過的足跡。數百年來祝禱時的觸摸，已經快把雕刻的淺淡紋理磨平了。（《沉默之聲》，頁 259）

祂不只保佑活著的旅人，也庇佑死去的亡魂。在《覺醒之力》中，也可以一直發現祂的存在：

她抬起一隻手，攤開掌心。我把我的髒手心貼住她的，立下誓。「我答應，」我照著她的話重述：「我聽話。」起誓時，她另一隻手握著恩努神小雕像，雕像用細繩掛在她的脖子上。（《覺醒之力》，頁 9-10）

在埃綽城為奴時，霞蘿要葛維起誓不得說出視象時，握緊恩努神的雕像，像是祈求力量與見證。葛維的沼地原鄉也信奉恩努神。而之後葛維帶著改扮男裝的小湄立前往美生城時，一個商婦為了以較高價的價錢賣給葛維針線，送給湄立一樣禮物：

她拿出一個黑木刻的貓雕像，貓脖子環繞一條銅索，可以掛起來當吊飾。她的商品托盤裡有幾個這種恩努神小雕像。湄立張大眼睛抬頭看我。我記起她和依蘭都曾佩戴這種雕像在脖子上，只不過，現在這些，比她們以前戴的雕像精緻些。我照婦人的勒索價錢如數給了她，然後點頭示意湄立拿雕像。（《覺醒之力》，頁 390）

這裡恩努神的雕像再度出現，而代表恩努神的動物—貓在小說中也處處存在，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埃及的貓神芭絲特<sup>132</sup>，無論勒瑰恩是不是取材自埃及神話，但恩

---

<sup>132</sup> 芭絲特（英語：**Bastet**）是埃及神話中的貓女神，象徵家庭溫暖與喜樂，所以廣受埃及人的喜愛。她也是太陽神的護衛拉之眼和靈魂的保護者。她常出現在埃及墓室的壁畫中。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AD%E7%B5%B2%E7%89%B9](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AD%E7%B5%B2%E7%89%B9) (2014/12/22)

努神及其代表飾品在小說中一再出現，由祂串聯起三個不同的故事。

## (二) 水

「水」的意象也是小說中常出現的意象之一，歐睿的母親湄立來自於「德利水城」，城中有宏偉的紅色屋宇和街道，而且有河道往來，可由石板階下探沿著河道的幾個碼頭泊口；玫萊住的安甦爾城是座濱海城市，城中有貫穿南北與環抱東北的數條運河；埃綽城中的奴隸死後，會被葬在尼絲薩河的墳場中，葛維逃亡時沿著尼絲薩河的西岸而行，離開森林尋回沼地時又在眾多湖泊間航行，之後為了躲避侯比的追捕，照著吉吉摩的話，渡過了死亡河—搜木連河與重生河—先駟利河，才真正地擺脫搜奴人。

而玫萊每天都要站在已經乾枯的神諭噴泉旁，向「泉與水之主」誦念祝禱之詞，葛維看舅父湏特每晚睡前都要在小屋的露臺上，就著暮光向「眾水之主」跳舞並誦念簡短的祭辭—其他男人也在暮光中在各家露臺進行同樣的儀式。這種對水的崇敬與信仰，從西岸南端的安甦爾城到西岸中部的沼地，兩地文化雖然不同，卻有著相近的信仰，更可見作者對「水」的著力甚深。

這令人聯想到老子曾說過：「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sup>133</sup>」水利益萬物眾生卻始終居於低下，德行接近於「道」，而水又有心思善於深沉、施與善於相愛、言談善於檢證、為政善於治理、處事善於生效、行動於待時等善行<sup>134</sup>。透過「水」的意象，就算讀者沒有發現勒瑰恩將道家思想融入小說中，但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希望傳達的理念：力量不需急遽激烈，惟有溫和謙卑的存在才能造成長久的影響。

---

<sup>133</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八九

<sup>134</sup> 傅佩榮著：《究竟真實：傅佩榮談老子》，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71

### (三) 書

「書籍」在《西岸三部曲》中是更顯而易見的意象。從《天賦之子》湄立為歐睿製書開始，到寫書、贈書、毀書、藏書、搬運書到失而復得的書，「書籍」貫穿了整部小說，甚至可以說是當中最重要、最顯要的意象。其中德寧士的《轉化》一書可說是小說中最常出現的一本書，

清晨，在最早、最灰的天光下，我看見這本書，看見金葉子，也看見書背印了紅色的「轉化」二字。我打開它，見到紙張（我還是把它們當成細緻得不得了、像布）。書名頁上，捲曲的字母又粗、又大、又漂亮，內頁裡小小的黑色印刷字細得像螞蟻，爬過每張白白的書頁……像螞蟻一樣密密麻麻。先前在榕樹溪上方山路旁，我看到一個蟻丘，螞蟻進進出出忙著它們的日常工作。當時，我用手勢、注目、言語、意志攻擊它們；可是，它們依然爬來爬去東忙西忙，我閉上雙眼……我閉上雙眼，再打開。那本書擱在我前面，書頁翻開。我讀其中一行字：「他在心中默默背棄舊誓」是詩，詩中有個故事。我慢慢翻到第一頁，開始閱讀。（《天賦之子》，頁 248）

小說中最早出現的《轉化》一書是葉門送給歐睿的禮物。而第二本《轉化》則出現在高華世系的秘密圖書館裡：

商路長讓我閱讀的書籍當中，詩篇的話，我最愛《轉化》；故事的話，我最愛《萌華列王故事集》。（《沉默之聲》，頁 38）

《轉化》是玫萊最愛的詩篇。在城市聯邦的先祖祠中，葛維展讀向其他奴隸借來的《轉化》，

我展讀德寧士的《轉化》，是泰德借我的。讀這本書對我是一大發現。它有如我曾做的那個夢：在一棟屋子裡探索我不知早就存在的眾多房間，我在那裏受到歡迎，而且有隻金色動物向我致意。（《覺醒之力》，頁 143）

這本書對主角們的意義正如書名一般，都帶給主角們意識上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書籍代表了知識的傳遞、文化的傳衍與真理價值的憑據。為何作者會如此看重書籍？研究者以為這跟她幼年經驗有關，如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中所述，勒瑰恩自小就沉醉於閱讀中，在閱讀中她獲得了相當大的樂趣與啟發，對寫作的熱愛更是從閱讀中陶冶而來。艾蜜莉·狄金生的詩作〈沒有戰艦像書卷〉也說：

沒有戰艦像書卷  
領我們航向遙遠的國土  
也沒有駿馬像頁  
跳躍奔馳的詩篇—  
最窮的人也可以做此遊—  
不用負擔過路費  
乘載人之靈魂之戰車  
是多麼儉樸。<sup>135</sup>

書卷的魅力在於不用花費大量的金錢與資源，就可以帶著讀者遍覽世界、甚至是深海與外太空。古云：「開卷有益。」透過閱讀書籍來積累知識、滋養心靈，這都是作者年少就知道的事實；再者比起財富、地位與權勢，書籍所帶來的力量遠比它們長久深遠得多。

《西岸三部曲》的意象相當繁多，對每個讀者來說，不見得都能入其眼、得

---

<sup>135</sup> 艾蜜莉·狄金生著，董恆秀、賴傑威譯：《艾蜜莉·狄金生詩選》，木馬文化出版，2006年，頁93

其心，研究者以自己的心得列出其中幾項，並釐出作者運用意象時的目的與預期效果：營造人物的形象與心境、顯現對立的態勢與達成主題的連貫。但小說中的諸多意象有如繁花錦繡，仍有許多可待挖掘之處。

## 第二節 主題表述

小說採用各種創作手法，讓小說形式結構豐富多變，可以達到吸引讀者的效果，但若要让讀者獲得增益並一再沉思回味，就得靠作者創作小說時所立定的宗旨與述說的態度。若作者本身只一味的說教論理，故事必然走味，讀者也不會有多大的興致讀下去。勒瑰恩認為透過奇幻小說中想像的虛構故事可以讓讀者對世界、對人類、對自己的情感和命運，有更深的了解，因此一個好的奇幻故事中必定可以指陳真理，而《西岸三部曲》中要指陳的真理為何，要傳達給讀者的主題有哪些，是本節接著要探究的重點。

### 一、跨越疆界的自由與勇氣

「自由」是貫穿《西岸三部曲》的主題之一。自由到底是什麼呢？羅洛梅曾說自由的本性難以捉摸，因為自由不斷在創造它自己，誠如齊克果所言，自由就是可以伸展、擴張。自由具有非限定的特質……<sup>136</sup>，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盡力來界定它。思想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將自由區分為消極（negative）自由與積極（positive）自由。「消極自由」指個人行動不受到他人或群體的任何阻礙或干涉，因此它常與「限制」與「否定」連結在一起，例如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一書所論述的公民或社會自由，也就是社會對個人可以合法行使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sup>137</sup>。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中對自由的定義為：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

<sup>136</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頁79

<sup>137</sup> 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著，郭志嵩譯：《論自由》，臉譜出版，2004年，頁27

「積極自由」則認為真正的自由應該是成為自己的主人，追求的是個人的自我實現或個人天賦的完全發揮，除了個人行動不受外力的干涉外，還必須意味著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來實現個人的自主、自我實現。

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從「行動的自由」和「本質的自由」來說明自由的意義。「行動的自由」的定義是出自日常行為領域的層面；「本質的自由」涉及了人們態度更深的層面，還是孕生「行動的自由」的泉源。

人往往是在不自由時才會體會到自由的可貴。當我們的行動、言論甚至是思想都被限制、被規範時，我們會渴望掙脫這些枷鎖、換得自己作主的權利，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主張，「自由的本性，便是自我決定。」<sup>138</sup>。而當人可以自我決定自己的一切事務，個人生命中應該存在的種種價值才能有發展的空間，它突顯了價值活動的可能條件，它本是我們任何價值活動的能力基礎<sup>139</sup>，因為個人擁有了自由，他可以基於自我經驗、個人情感、與外界對應等因素來發展屬於他的獨有價值。就以「勇敢」為例，許多成人會要求年幼的小男孩受到挫敗時不能哭泣，那才能算是勇敢的表現，但這樣的勇敢並不是小男孩由內心中自發的行為，他們多半只是盲目地聽從成人的話語，或是擔心哭泣後會遭到責罵，而勉強自己壓抑住淚水，那又怎能稱得上勇敢？自由是所有價值的基石，站在自由之上，種種人性的美好價值得以有機會發展出它們獨特姿態。

自由是如此珍貴，但人類為了生存，常常以自由來交換生活上的安定，尤其是在人類的聚落規模越來越大、制度越來越嚴密之後，人類為了能在團體中獲得安全與保障，往往將部分的自由割讓出來，讓掌權者可以控制自己的某些生活層面，這種情況在獨裁國家或極權國家最為明顯。舉例來說，在現今網路發達的時代，社交網站已經是許多網路使用者交流的重要管道，但在獨裁國家或極權國家，會以維持社會安定為理由，來控制或封鎖社交網站的使用，甚至在網路搜尋引擎上封鎖敏感的關鍵字，而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人多半不會覺得有何不妥，他

---

<sup>138</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頁6

<sup>139</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頁7

們的言論與想法也都會傾向支持這種政策。

這種有條件的自由被很多政治人物視為必要之惡，他們也許主張人民還沒有成熟到可以享受全然的自由，因此必須由政府出面干預；也主張太過自由會讓部分不肖人士趁機煽動群眾，造成社會的動盪，所以不能過度開放媒體與言論的自由。這些論點看似合情合理，卻潛藏著詭詐的權謀與偽善的理論，掌權者將國家機器置放於他人的個人自由之上，企圖以自由的大旗蒙蔽群眾的雙眼，繼續少數人的利益政治。

《覺醒之力》的拔那雖然建立起一個逃奴們的自由天地，受過幾年教育的他也能說出一番關於自由的道理：

心智自有其生命，遠高於世上任何其他事物。也因此，我知道這裡缺少什麼。我雖然能夠使我的城市集結自由民，但自由對無知者有何用處？自由為何物，不就是心智有力量去學習它所需要的東西，有力量去思考它所喜愛的事情嗎？啊，就算你的身體被枷鎖束縛，如果你腦子裡有哲學家的思維和詩人的詞彙，就可以擺脫枷鎖獲得自由，與偉人同行！（《覺醒之力》，頁 232）

這是聽起來相當合理的一番說辭，既然自由需要透過教育來學習，那就該讓眾人受教育！但拔那卻屢屢拒絕了葛維興學的建議，他先是說沒有足夠的教師與書本，後來又認為孩子就該到處跑到處玩耍，像小鳥一樣自由，但是實質上孩子們只是在重複他們父母年幼時所做的事：幫忙農活與照顧弟妹。

拔那雖然知道知識可以讓人成長，卻不願意讓他人習得知識，那他才可以以個人的學識與意志主宰整個城鎮，成為整個集團裡惟一的裁決者。拔那又將任性與自由混為一談，認為不受拘束、不受規範就是孩童應享有的自由，或許等到了孩童長大成人後，他又可以再來指責他們不懂自由。

許多統治者也是將任性與自由相提並論，認為給了人民自由就會讓人民為所欲為，無視法律道德的規範。但自由絕不是如此的輕率，羅洛梅指出成長一直同時具有兩個層面：自由與責任，兩者同等重要，兩者也相互需要<sup>140</sup>。娥蘇拉·勒瑰恩也曾說過：「絕對的自由就是絕對的負責。<sup>141</sup>」自由若與不負責任、放浪形骸或恣意妄為畫上等號，那是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人本身也誤解了自由的意義。自由仍有其限制，就像法律被視為最低道德標準一樣，自由在個人與他人之間還是有道必須嚴守的界線，個人只能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發展自由，而這是需要被教導與學習的。

並非只有形體不受拘束才稱得上自由，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人受困於監牢或險境之中，被要求放棄理念來換取個人生命，但他們憑藉著個人堅強的意志，堅守信念，雖然遭逢身死或囚禁，卻獲得了心靈上無比的自由。透過教育與學習，人們的心靈可以在思考與辯證間成長，外在環境對個人的限制或許很難掙脫，但心靈已經感受到那自由的滋味。

就像《天賦之子》中歐睿雖然被蒙住雙眼，但他還是能恣意地使用字詞語言，創造出一個神奇的故事世界，任憑他進去那世界東瞧西看、自由行動，雖然它們自成規則卻在他的控制下。那些母親曾告訴過歐睿的那些故事都被他繼續編述下去，給它們形式，把它們講成了存在一如同「那靈」在混沌中之所為。「那靈」彷彿也在歐睿體內，引導著歐睿說出一個一個的故事。在故事裡悠遊的的歐睿是自由的，他跨越了地理與社會文化的疆界，讓心靈無限的延伸、擴展。

在密室裡學習讀書寫字的玫萊與在先祖祠讀德寧士、克思詩作的葛維也是自由的。身體或許受限於時空與他人的統馭下，但在心靈的領域裡，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演繹他所認識的事物，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對那些企圖控制、壓迫他們的人，這種生命的自由或本質的自由，涉及的是反省和權衡輕重

---

<sup>140</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頁94

<sup>141</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覺醒之力》，繆思出版，2013年《覺醒之力》，頁452

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才會有提出問題（不管有沒說還是沒說出來）的自由<sup>142</sup>。在思想領域裡探索發現的自由可以讓人得到喜悅，但驅使人往心靈層面探索的原因卻常是因為在現實生活遭逢到苦難困厄。

當我們獲得了心靈上的所得與領悟，我們終將回歸到現實世界，而內外世界之間的差異，又會促使我們再度追求爭取在社會中個人所應享有的種種自由。一個明白自由意義的人不會也無法獨佔獨享自由，因為一個人的自由不可能建立在其他人的受壓迫上，他也無法忽視他人的不自由，一個人越能察覺到別人的命運，他的自由程度也就越高<sup>143</sup>。歐睿在追尋個人自由的路上，經歷了一段黑暗且苦澀的時期，他寫下了〈自由謠〉：

如同置身冬夜黑暗中  
吾等眼目尋求黎明，  
如同置身苦寒枷鎖裡  
心靈渴望陽光，  
何其盲目又何其受縛，靈魂  
恆向爾呼求：  
做吾等之光、吾等之火、吾等之生命，  
自由！（《沉默之聲》，無頁碼）

這首詩不只是歐睿的創作，也是所有受困於艱難情境中的人的寫照。歐睿在多年的旅程之後，對自由有所領悟，「自由是一頭鬆綁的獅子，是正在升起的太陽：不管在哪裡，你都無法攔阻它。給人自由，自己才有自由！解放別人，自己才得解放。」（《沉默之聲》，頁 272）這說給爭取自由的人聽，也說給剝奪自由的統治者聽。我們可以禁錮他人的身體和行動，但要如何禁錮他們的心靈呢？禁

<sup>142</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頁 82

<sup>143</sup> Rollo May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頁 82

錮者本身也是不自由的，他們被「控制」這慾望所擺弄、被「恐懼」這情緒所綑綁，只有放下控制並全然相信生命的安排，才能開始進入平衡與和諧的狀態中。

但要放下透過階級與權力對立而獲得的利益是艱難的事，很多掌權者不願意與他人共享對等的權力與利益，獨佔資源的驕傲感與尊榮感讓他們自覺高人一等，自私與慾望讓他們想盡辦法守住既有的一切。少數洞悉事理的人願意站在被壓迫者的陣營，但多數人是繼續著他們安居樂業、平靜美好的生活。

面對那些拒絕事實、不願改變的既得利益者，被剝削者心中累積的憤怒不滿會激發出反彈的聲浪與行動，但從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驗證：貿然的以暴力對抗壓迫者只會為雙方帶來更深的傷害。《沉默之聲》中的前桑卓門軍人迪薩克就一直鼓吹甦爾特高華參與反抗阿茲人的行動，他認為在多年的暴政統治下，只要有一個召喚、一個哨音，安甦爾人民的憤怒將如同稻草引燃般爆發，各地人民將會投入反抗行動來趕走阿茲人。最後在不成熟的行動之下，迪薩克葬身火窟，反抗行動讓夷多趁勢奪走他父親夷猷的兵權，雖然夷猷後來拿回了權力，但安甦爾城卻又遭逢了更大的撕裂與對立。

暴力是激烈卻不一定能獲得最大效用的手段，在歷史上有太多用暴力來壓制暴力的行動，反而引起更多的反抗與衝突，因此許多人轉而以溫和的言行與堅定的態度來面對掌權者。像是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來爭取印度獨立，歷經數次失敗後，終於獲得了成功。甘地的行動與信念影響了許多有志進行改革的人。這也提醒我們：改變或許無法一朝一夕達成，但只要有心為之，總有一天會像滴水穿石般突破難關。最重要的是要有起而行的勇氣。

英文中有 **courage** 與 **bravery** 兩字，**courage** 可翻譯為「勇氣」，指的是內在精神上的力量，**bravery** 則翻譯為「勇敢」，指的是行為上的勇敢。研究者在這裡提出討論的就是 **courage**，這絕不是不用智謀、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而是勇於面對任何考驗挫折的精神。印度哲人奧修曾說懦夫與勇者兩者都有恐懼，但他們的差別是：懦夫聽從恐懼，並恐懼他們；勇者面對恐懼後，仍鼓起勇氣進入

未知的領域，接受未知的挑戰。

英國道德學家 Samuel Smiles 則寫道：「勇氣本身表現在默默的努力和辛勤的耕耘之中。勇氣表現在為了真理和義務，敢於忍受和承擔一切痛苦。<sup>144</sup>」如果只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挺身爭取，這樣的勇氣過於自私而狹隘，真正值得稱頌的勇氣是為了真理、為了群眾而拋棄聲名財力、承擔種種的苦難折磨。這樣的勇氣要如何從一個人的心中升起，更何況人非完人，每個人心中都有其不堪的弱點與怯懦，又怎可能完全跳脫悲傷、恐懼、擔憂等情緒的影響？只有心中充滿對真理、對生命的熱愛，並且深刻地服膺於真理之下，身心都為真理所驅動，心靈中才能產生強大的勇氣與信念，去面對現實中即將接踵而來的挑戰與試煉。

許多令人珍愛的價值往往存在於世俗既定觀念的反面，沒有勇氣與熱愛的人是不會去挑戰世俗體系所架設起的藩籬的，這樣的生命是貧乏的，生命的飽滿與厚實在於個人所追求的目標與他願意付出多少的熱情去追求。歐睿在他的著作《宇宙演化》中寫道：「可增益及強化靈魂的三項尋求：愛、學習、自由。」（《覺醒之力》，頁 427）。「愛」與「自由」能培植生命堅強穩固的根基，一個懂得愛、擁有愛、也願意去愛的人是溫暖平靜的，他不會害怕別人看穿他的脆弱，也不攻擊他人來獲得安全感與滿足，而明白自由真諦的人才有容納百川萬物的襟懷。「勇氣」則是人生追尋更美好事物與境界的驅力，能勇於面對自己缺失的人才能不斷的學習、不斷的進步。

因為嚮往「自由」、追求「自由」，人的心中激發出勇氣，具有勇氣的人艱辛但歡喜的跨越人生歷程中每一道看似高不可攀的高牆。一個真正懷抱著勇氣的人不用一直張揚自己的勇敢，正如同獅子不用一直用獅吼與利爪威脅他人，眾人早已明白牠的內在力量。

具備真正勇氣的人不怕受傷與遭挫，他們深知自己追尋的目標所在，也向著目前前行。在《天賦之子》中，歐睿追尋的是自己心靈的自由；在《沉默之聲》

---

<sup>144</sup> Samuel Smiles 著，劉曙光、宋景堂、劉志明譯：《品格的力量》，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 155

中，則陪同玫萊和安甦爾城人民重獲自由；而《覺醒之力》中，歐睿雖然到了故事的後段才出現，但他的書《混沌與靈性：宇宙演化》和〈自由謠〉卻早已點亮男主角葛維心中對自由的渴望。歐睿單純而真摯地分享他在追尋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頓、不安與掙扎，以及最後他領悟到的珍貴的「自由」。

在文字的傳播中，歐睿將「自由」由個人擴展至社會、種族、世界，老子說：「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sup>145</sup>。歐睿唱響了「自由」的旋律，聽過〈自由謠〉的人們對「自由」的渴望與追求跨越了有形的地理疆界與無形的心靈疆界。而能讓人們更接近自由的是甘冒失去財富與生命的勇氣，在困境中所淬煉出的勇氣讓我們更珍惜「自由」以及它所帶來的其他的美好事物，包括「愛」與「平等」，讓我們能不卑不亢的面對任何磨難，帶領我們走向更浩瀚的天地。

## 二、永不停止的學習之途

在《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中，娥蘇拉·勒瑰恩講述了四位青少年探索成長的歷程。在他們生命旅程中，有志一同追尋的除了「自由」之外，還有「學習」。如同前一節中提到的，歐睿曾經說過強化靈魂的三項尋求中，就有一項是「學習」。「學習」是為了使人更親近真理與自我，當人認識了真理與自我，才會明白自己的不足與弱點。「學習」兩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教育體制中制式化學科知識的傳授，但這裡所指的「學習」是指廣泛的接觸經驗各種的技巧與知識，連天地間的萬物都是可供學習的對象。

在三本小說的主角中，歐睿的學習資源是最為匱乏的。貧瘠落後的高山地區中沒有書本，也沒有人識字。平地人出身、受過貞女訓練的湄立為克思世系與高山地區帶來新氣息，她所熟悉的神話傳說成了歐睿的睡前故事，或是冬日午後石

---

<sup>145</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二〇〇

室暖爐前、滋養孩子心靈的養分。雖然高山地區沒有人識字，也用不到文字，但難保哪一天孩子會下山，因此涓立興起了教導歐睿與桂蕊識字的念頭。涓立教兩個孩子製作書本，也教他們寫字。涓立還為歐睿製作了他人人生中第一本屬於自己的書籍，一本神聖的歷史書籍《雷涅王風雲史》。歐睿珍惜著母親為他寫的一字一句：

不僅為了它們講述的故事本身，也因為我看見隱藏在故事裡的東西：所有那些隱藏的故事，有我母親講的故事，也有沒人曾講過的故事。（《天賦之子》，頁 78）

知識並不是只存於書本而已，也不是所有的知識都需要依靠書本傳遞，但文字是知識傳承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條件，它能超越時空的限制，將一切知識真理流傳得更遠更長久。而涓立的愛子之情也透過故事和書本一直留在歐睿的心中，在生命的道途上，有那麼多的荊棘與困厄，歐睿一路摸索一路學習，試圖走出自己的人生路，曾經他目不能視物，只能靠著記憶中母親告訴他的故事，在腦海中編纂各種情節，當他拿下蒙眼布後，更珍惜所能讀到的文字。超出了葉門當初的設想，歐睿下山後不只是當個一般的吟遊詩人，而是更積極地汲取各民族的原民傳說，採集各城邦的典籍文件，他自詡道：「重新點亮文字的光芒。」（《沉默之聲》，頁 78）。《天賦之子》第二章一開始時，歐睿曾說：

走在生命中途時，若將人生看成故事一篇，或許能讓你把日子好好過下去。然而，假如認為自己深知人生將如何進展，或深知此生將如何結束，那就愚蠢了。人生道路，總得等到走完全程，才真相大白。（《天賦之子》，頁 36）

人生的故事中充滿了很多情節的轉折，就像一首樂曲中總是會有許多插曲與變

奏，個人的故事也總會與他人的故事交錯匯合，透過母親所寫的書籍，歐睿認識了一個迥異於現實的世界，透過他自己的詩集與工作，更多人知道了這個神秘浩瀚的天地。

能歷久彌新、流傳不輟的書籍影響力往往超越政治，就算書籍無法被流通，也能透過閱讀過的人口語相傳，反倒增加了人們對書籍的渴望。這或許是《沉默之聲》中阿茲人害怕書籍的原因。信仰一神教的阿茲人無法包容多元，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消滅安甦爾中的書籍與文化。

安甦爾人從來就不是善戰好鬥的民族，甦爾特高華就對歐睿說：「我們的力量在於擁抱多元。」（《沉默之聲》，頁 141）這樣的多元展現在商業、藝術與文化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高華世系的圖書館曾經涵藏上千上萬的書籍，吸引了來自各地的詩人與學者。雖然後來部分心生妒恨的人利用政治力遷走了圖書館，阿茲人用武力破壞了宅邸陳設與書籍，但那股擁抱多元的力量依然還在，神諭還在等待一個能聆聽神諭的人來為其發聲。高華世系圖書館的建立就是依據神諭的指示：

彼等疲乏人，流放者，橫越沙漠至此。翻越聳立於西海之眾山，乍見雪白甦爾山橫跨大海。山腰有洞，洞中湧泉。於洞內凌空之幽暗中，彼等見書寫文字：留駐於此。是以，彼等啜飲該泉之水，並建城於此。（《沉默之聲》，頁 159）

暗室中的泉水源流之處就是神諭之所在，雖然不甚起眼，但廣大的江海也是從涓涓細流而來，它也象徵一切事物的起源，安甦爾城的建立本就從這裡開始的。甦爾特高華在暗室中教玫茉識字閱讀。當初人們眼界漸開、心思各異，紛紛離開了高華世系，如今甦爾特在暗室中教育玫茉，彷彿在宣示一切最後都會回歸誕生的源頭。

雖然熱中閱讀的玫茉認為故事只是故事，而非歷史，它們給了許多她當時「需

要的而且想要的真理—關於勇氣、友誼、效死、抵抗並驅逐敵人。」(《沉默之聲》，頁 38)。但是我們都知道一個充滿道德感與是非觀的故事除了能帶給孩子閱讀的樂趣、暫離生活的苦悶，還能培養他分辨是非、釐清事理的能力。

而神諭比書本上的故事來得虛無飄渺，因為請示神諭必須懂得如何問「正確的」問題，只有明白問題之所在的人，才能懂得如何去思考神諭給予的回答，不然會走向錯誤的道路。祈問神諭必須先往暗影端走去。

向暗影端走去，就像是往自己內心中的黑暗走去，

我們以無知狀態來此，尊崇知識，祈求知曉。我們來到黑暗中尋求光亮，來到靜默中尋求言語，來到恐懼中尋求福佑。(《沉默之聲》，頁 170)

這也是《地海巫師》中的《伊亞創世歌》所說的：「惟寂靜，出言語；惟黑暗，成光明；惟死亡，得再生……」黑暗中是那看似空無一物、但其實包含萬千的無限。玫萊懼怕暗影端裡有阿茲人口中所說的惡魔，不過她最終終於明白暗影端那裡沒有惡魔，所有的惡魔都是懷抱著恐懼與忌恨的人心製造出來的。在虛空的黑暗中，「致虛極，守靜篤。<sup>146</sup>」，心到達「虛」的極致，守住「靜」的來處，就能包容種種的可能性。「虛」絕非是毫無道德理念與信仰，不盈滿自持才能容納其他，「虛」之後能空能明，虛了就空，空了就明，就像「虛室生白」，空曠的房間點了燈才會顯得明亮。「靜」了才能「觀」，才能看得清楚，才不會疑心生暗鬼、自己嚇壞自己<sup>147</sup>。

而那虛空中的聲音是什麼？玫萊聽見的聲音又是從何而來？海德格(Heidegger)將語言視作「存在」的顯現，而這語言是「寂靜之音」、希聲大音。他如此寫道：「語言作為寂靜之音說。寂靜靜默，因為寂靜實現世界和物入於其

<sup>146</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一二四

<sup>147</sup> 原文參見傅佩榮著：《究竟真實》，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2月，頁114

本質。以靜默方式的世界和物之實現，乃是區分之居有事件。<sup>148</sup>」這種語言乃是指大道的運行和展開，海德格稱之為「道說」(sega)，就是「語言在說」。李思靜認為這與《莊子》中的「天籟」之說相應，天籟是指天的語言，是自然無聲的過程<sup>149</sup>。「天籟」是以虛靈之心接受所有的聲音，明白任何聲音在合宜條件都有可能出現，而不再需要有好惡之念<sup>150</sup>。要聆聽寂靜，人只能靜待體察，然後傾聽。《地海巫師》中格得的師傅歐吉安一再告訴我們傾聽的要領：「要聆聽，先靜默。<sup>151</sup>」人必須使自己沉默下來，才能傾聽到更高更真的聲音。

《西岸三部曲》最終章《覺醒之力》可視為一個熱愛學習而尋回原鄉的故事。從小被拐賣成童奴的葛維，失去了至親的姐姐霞蘿與對門第主人的信任，灰心絕望、漫無目的地四處流浪，分別與獨居的怪異老人酷嘎、逃奴組成的「森林兄弟」、拔那率領的「森林之心」相處過一段時日。之後葛維前往沼地，又因為昔日主人與仇敵的追捕而離開沼地。飄茫無所依的葛維與他在「森林之心」結識的小女孩湄立重逢，他決定帶著湄立前往美生城尋訪歐睿。

在葛維顛沛流離的旅程中，他過去學習到的知識與學問成為他心靈的依靠。雖然當他第一次接觸了歐睿克思的作品《宇宙演化》和〈自由謠〉，還有其他葉威拉不願讓他閱讀的當代作家、「新詩人」和哲學家時，他發現所有內容好像都是批判的、破壞的，充滿了不外乎痛苦、憤怒、未得滿足的渴望等等猛烈的情感，這是因為葛維還無法體會這些情感，他對自己對奴隸的處境還沒有深刻的體會與覺悟，自然無法產生共鳴。但之後回到門第的葛維已經無法忘卻德寧士和克思。當心靈已經領會了學習的美好，那種滋味是會令人回味再三的。

在流亡的許多個枯燥無聊的夜晚裡，他藉著記憶講述過去他所學習到的故事歌謠，好陪伴他與其他逃奴們度過這些時光，不只是為了打發時間，也是讓心靈

---

<sup>148</sup> 馬丁·海德格著，孫周興譯：《走向語言之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20

<sup>149</sup> 《西方奇幻與東方道家的相遇—審視《地海傳說》中的道家思想》頁31

<sup>150</sup> 莊子著，傅佩榮解讀：《莊子解讀》，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頁30

<sup>151</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地海巫師》，繆思出版，2002年，頁40

得以從生活的苦悶中暫且脫離出來。雖然他曾經因為喪親之痛而灰心絕望的斷絕了學習之路，但隨著時間的過去，葛維重新感受到他曾經失去的話語的力量，也找回對書本知識的熱情與天賦，透過他「詩作會自己說話唱歌；而故事則如同河流奔躍，會在它自己之內更新它自己。」（《覺醒之力》頁 253）。過去門第帶給葛維的傷害並沒有汙染糟蹋了那些歷史故事歌謠，知識的本身是純淨明朗的，邪惡虛妄的是人的慾念。

學習或許也是一種癮頭，一旦開始了就很難結束。擁有「預視」與「學習」兩種力量的葛維原本以為回到沼地，就有人能教導他運用預視天賦，但結果是失敗了。沼地人是「視象」與「當下」的民族，他在書本中學到的一切對他的族人沒有用處。如果繼續留在沼地，像舅舅涵特以及其他男人般生活，他的心智與精神就會隨著時間增長而縮小減弱。只有「學習」是可靠的力量，為了保留它，葛維只能離開沼地向前走。

森林不是葛維的歸屬，沼地也不是葛維的終點。葛維背著湄立度過了死亡河與重生河，終於擺脫了奴隸身分的過去，也獲得了自由。當葛維與歐睿在美生城相見，他才發現自己早在視象中見過歐睿。葛維不僅可以在歐睿的作保下成為自由民，也可以在歐睿的指導下繼續他最愛的學習。一切彷彿水到渠成，葛維卻退縮了，在他渡過重生河後，生命真的能展開一個新的篇章嗎？歐睿平靜的說：「假如我們是被導引的，我們竟要與導引爭論嗎？」（《覺醒之力》頁 437）。此言解開了葛維心中的糾結，也為《西岸三部曲》的成長歷程做了最好的註解。

每個人一出生就被置放在不盡相同的環境中，各自遭逢許多艱辛的磨難，當心靈蘊藏著有一股堅定的力量與信仰，這股力量就能帶領個人走向美好悠然之地。歐睿、玫萊與葛維三人對學習的堅持，讓他們在困境中能有所依歸，縱使也有逃避困惑的時候，最後還是能回到那內心熱愛學習的原點。

人人生而平等獨立，沒有人可以理所當然的以權力財勢來奴役他人，或以暴力征服壓迫弱勢者，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地位是會被翻轉

的。財富與權力更不是永恆不變的，它們一直在奪權奪利者的鬥爭板塊中位移，因此追求財富與權力就像是在追求浮光掠影，一瞬萬變。娥蘇拉·勒瑰恩透過她的作品一再告訴讀者，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貴的價值就是無條件的愛與無可取代的自由，而透過學習能讓我們知古鑑今，對現實生活能有更清晰的理緒。

### 三、恆在不息的道

在所有的人際關係中，個人與母親的關係是最早建立的。每一個稚嫩的嬰孩要來到這世上，必定要先與他的母親產生關聯。我們在母親子宮內初次體驗到生命，從子宮來到外在世界的過程中再度體驗了一次。兩者之間是一種血脈相連的關係，也是一種堅固親密的夥伴關係。任何人的第一次人生經驗都始於母親的身體懷抱。這種存在於母親與子女間既神秘又微妙的親密關係可說道盡了生命的極樂<sup>152</sup>。當人自一出生，剪斷了與母親相連的臍帶的那個瞬間，就與母親分別成了兩個獨立的個體。胎兒從母體中被分娩出來，從一個充滿羊水的環境來到呼吸空氣的世界，這是個極劇烈的變化，但在母親的保護下，嬰兒還可以依賴母親一段時日，他所感受到的幸福與恐懼都是因母親而起，母親的關愛呵護讓嬰兒感到幸福與美好，而母親若長期忽略他則會讓他感到焦慮與恐懼。直到孩童逐漸長大成熟、邁向青少年階段，他才離開母親的保護，開始去認識並熟悉他生活的環境，理解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因此，很多心理學家認為人們與他們母親的關係和諧與否，將決定他們與一切人事物的關係。

而這種母子關係在神話、宗教、哲學中被廣泛運用，也被文學家、劇作家大量的在各種文學作品中提出討論與省思，不論是適任的母親或是不適任的母親，她們都是主角生命的源頭，這最初的交會是所有故事的開端。

在《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中，「母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在第二部《沉默之聲》與第三部《覺醒之力》中，玫萊與葛維的母親並沒有實質的出

---

<sup>152</sup> Joseph Cambell著，朱侃如譯：《神話的智慧》，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2

現，而是藉由主角和他人的口述與回憶來呈現她們的際遇，只有《天賦之子》歐睿的母親湄立在全書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第三章~第十三章)真正的出現。

回顧娥蘇拉·勒瑰恩的幾部作品，描寫「母親」這個角色的篇幅都不是很多，她們可能生下主角後就因病離世，或因為其他因素而與主角分離。像如《地海傳說》系列小說中，格得的母親在他一歲時就過世了，恬娜則因為被選為第一女祭司的繼承人而與母親分離。而在《西岸三部曲》中，玫茉的母親在她幼年因病離世，葛維則被搜奴人拐賣而與母親分散，這彷彿重現了格得與恬娜的經歷。但他們與母親的連結並沒有消失，玫茉之所以能進到高華世系的密室，是母親狄可蘿教導她開啟密室的方法，也因為她繼承了母親的血脈，後來才能成為神諭的解讀者；葛維具有預視和講故事的天賦，其中說故事的天賦便是來自於母親唐娜。更遑論與母親相處最多的歐睿，他的「造就」天賦，無疑是來自於母親湄立的創造本領。

幾乎是所有生命的誕生，一開始都經歷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階段，具有生殖能力的母親是生命能量的啟動者，在稱為青銅時代的神話系統中，女性是偉大的神，也是所有力量的來源<sup>153</sup>。女性甚至與滋養萬物的大地相提並論：

她的子宮是空間的領域，她的心是時間的脈搏，她的生命是宇宙的夢境，我們每個人的個別生命則是它的反應而已……簡而言之：以《聖經》的術語來說，她是夏娃；更恰當的說法是，夏娃更進一步成了母親，不只是人類，更是包括草木石頭、鳥獸蟲魚、太陽、月亮和星星等萬物的母親。<sup>154</sup>

女性擔任母親的角色，也被視為是生命的本身、是天道循環的起始，宇宙萬物都是由她創生孕育的。諾伊曼（Erich Neumann，1905-1960）說：

---

<sup>153</sup> Diane K. Osbon 編，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303

<sup>154</sup> Diane K. Osbon 編，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304

只有考慮到女性基本功能的整個範圍—賦予生命、營養、溫暖和保護，我們才能夠理解女性何以在人類象徵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並從一開始便具有「偉大」的特徵。女性之所以表現為偉大，是因為那些被容納、被庇護、被滋養者依賴著它，並且完全處於它的仁慈之中。<sup>155</sup>

《西岸三部曲》系列故事的開端是湄立被凱諾「搶婚」到高山地區，初來到高山的湄立根本對這塊土地一無所知，正如一片混沌。之後湄立成了母親，擔負起女人天生的力量，這讓她的生活開始有了新的意義與快樂，但更重要的是，她的本性依舊溫和歡悅、充滿生命力。讀者們看到這個女性成為了一個母親，她並沒有因為成為母親而掩沒自己的本質，也正是《老子》中提到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sup>156</sup>」有一個混沌複雜的東西，比天地還早出現。它無聲無形的獨自存在，從來不曾改變，成為了天下的根源。《地海孤雛》中老女巫蘿絲所吟詠的歌謠：

我起源於黑暗！我比月亮更古老！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曉，沒有人能形容我是什麼、女人是什麼。有力量的女人。女人的力量，比樹根更深，比島根更深；比創世更古老，比月亮更古老。誰敢質問黑暗？誰會質問黑暗的真名？<sup>157</sup>

女人由混然黑暗中誕生，她力量的根源深遠綿長，但她的話語卻長久以來被忽略。《沉默之聲》中甦爾特要玫萊將暗影端的那片黑暗當作個母親、祖母，試著學習她說的語言，就是重新理解那創世的混沌。

---

<sup>155</sup> 轉引自李思靜著：《西方奇幻與東方道家的相遇—審視《地海傳說》中的道家思想》，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26

<sup>156</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一六三

<sup>157</sup> 娥蘇拉·勒瑰恩著，段宗忱譯：《地海孤雛》，繆思出版，2002年《地海孤雛》，頁74

涓立的兒子，無法展現「消解」天賦的歐睿卻有著「造就」的天賦，憑藉母親教給他的故事歌謠與對文學知識的熱愛，他遊歷各地、成為著名的說書人與詩人，並成為了聯繫起《西岸三部曲》三個故事的重要角色。這樣一連串的情節設計也符合了《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sup>158</sup>。」歐睿的人生像是延續著涓立的人生，涓立的名字也透過歐睿的著作，一直在西岸流傳不輟。在歐睿所寫的《混沌與靈性：宇宙演化》扉頁上印著幾個字：「印製此書，藉以榮耀並懷念克思世系的涓立甌里塔。」（《沉默之聲》，頁90）這顯現了一個孩子對母親的懷念與敬愛，也透過這種方式將涓立的影響力流傳下去，正是所謂「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sup>159</sup>」微妙的母性是天地的根源，或許一時看不出作用，但卻將無窮無盡的綿延下去。

歐睿的母親涓立遭逢天賦的作用而死亡後，她的名字透過其他人再度被提起。《沉默之聲》中歐睿與桂蕊早夭的女兒叫做涓立，到了《覺醒之力》葛維在「森林之心」認識的小女孩名字也是涓立。透過同一個女性名字的重複出現，我們很難忽視她（和她們）的存在。

第一部中涓立以母親的形象出現，是先天下而生的「天下母」；第二部中涓立是歐睿與桂蕊早夭的女兒，第三部的涓立則是個易裝成男孩的小女孩，兩個年幼女孩呼應了《老子》中常出現的「嬰兒」意象。

「嬰兒」代表的是「起始」與「萌芽」，也是人類的源頭、新生的開始，更指向一種單純自然的存在狀態，是真正使一切得以創生之源頭者<sup>160</sup>。這是因為嬰兒從沒有被文明浸染過，本質上最為單純，也最接近自然。盧梭在《愛彌兒》開頭就寫到：「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裡，就全變壞了。」天地之間所有剛誕生的新生命都是純淨無暇的，也都是柔弱幼小的，「柔

<sup>158</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二六五

<sup>159</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八五

<sup>160</sup> 史作樞著，《讀老子：筆記 62 則》頁 82

弱者，生之徒。<sup>161</sup>」，他們雖然沒有剛強的力量，但「弱者，道之用也。<sup>162</sup>」，道在他們身上不斷的運作著，他們的呼吸吐納就像是宇宙天地的真氣流轉，不受到外在事物與情緒的影響，單純的呼吸著。因此最接近自然天道的人應該是在心性德行上最類似嬰兒之人。

而因為「道」就像嬰兒般柔弱，雖然有時會遭受到困頓災厄而暫時蒙蔽隱沒，但它絕對經得起時空的淬鍊而從低谷中再起。就如《覺醒之力》中的小女孩湄立一樣，經歷了數次的磨難後，還能與葛維互相支持砥礪，並一起渡過了死亡河與重生河，在美生城與歐睿、桂蕊、玫茉相聚。

從母親到嬰孩、混沌到新生，娥蘇拉·勒瑰恩將她喜愛的道家思想化做種種巧妙的鋪陳與安排，陳設在《西岸三部曲》三部小說中，無論對道家哲學熟悉與否的讀者，只要用心體會，都能感受到老子筆下自然無為的道。

小說創作不能毫無計畫與設想，只憑作者的文筆與靈感無法成就一部好作品；但過於雕琢與說教的作品又會讓讀者感到刻意與枯燥。娥蘇拉·勒瑰恩運用諸多意象，豐富了小說的內容與意境，又自然的融合了作者想傳達的主題，不但讓小說讀來饒有趣味，也更能引人深省。

---

<sup>161</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三四二

<sup>162</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二二三

## 第六章 結論

2014年十月底滿八十五歲的娥蘇拉·勒瑰恩依舊持續寫作不輟，不論是翻譯各家作品，或是自行創作，都致力將她所堅持的理念與價值觀傳達給讀者體會。回顧《西岸三部曲》系列故事，四位青少年主角的爭鬥對象表面上是他們的父母親長與周遭的成人們，但他們實際上面對的是自己內心的困惑迷亂，不論是挑戰自我限制或是彌平怯懦恐懼，都是為了發現並超越自己，或是接納諧和自己。

《西岸三部曲》中的四個少年主角面對生命的挑戰與挫折，雖然也有徬徨與迷惑，但憑藉著對學習與自由的熱愛，撥開層層的迷霧，找到心之所向。娥蘇拉·勒瑰恩在平實溫暖的筆調中，揭示了社會制度中的性別、階級與群己之間的對立，訴說著人我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並將她喜愛的道家思想寄寓在小說的人物與情節設定中，並以各種奇幻機關包裝之，讓讀者自行尋找發現其中奧妙之處。

本論文第一章為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前人研究回顧、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第二章介紹娥蘇拉·勒瑰恩的生平經歷與道家思維，以及她知名的兩大系列作品中—《地海傳說》和《伊庫盟》系列小說—的主題與特色，再概述《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的情節大綱。

第三章則將《西岸三部曲》系列小說中的主角與周圍人物先分為三種類型：面臨抉擇的青少年、囿於現狀的成人與向未知邁進的流浪者，再將各類型中的人物作更仔細的劃分與分析。第四章則提出小說情節中所揭示出的幾個二元性衝突：性別、階級、群我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而主角又是如何突破這些關卡，達到內在與外在的和諧。第五章列出《西岸三部曲》的意象傳達與主題表述，透過探討意象運用，能更理解作者創作的心意與設想，而書中想要傳達的主題有作者所提的「自由」、「學習」、「愛」，以及研究者提出的「勇氣」一項。其中「自由」與「學習」是娥蘇拉·勒瑰恩透過歐睿所提出的三個追尋之二，歐睿口中的另一個追尋是「愛」，研究者以為這除了是指母子之愛、男女之愛外，更是宇宙天道間循環運行、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第六章總結並歸納前幾章的論述，並針

對未竟之處做出展望。

泰瑞·布魯克斯<sup>163</sup> (Terry Brooks) 曾在《奇幻文學寫作的 10 堂課》推薦序中寫道：「要寫出優秀的奇幻小說，比其他類型的小說更為困難。<sup>164</sup>」這是因為奇幻小說的作者可以自由創作，對他們來說，唯一的限制是想像力的深度與夢想的意願。但就算作者可以自由創造新世界與人物，但仍然必須向讀者傳遞一些令人感受到真實的事物，這也就是說奇幻作品還是必須奠基於宇宙真理與生活經驗上，才能獲得讀者們的認同。而若將宇宙真理與生活經驗融合，創作出令人感到溫暖並回味再三的作品，就更是得來不易。

而偏愛以奇幻小說形式向青少年傳達是非真理的娥蘇拉·勒瑰恩，深知此一方法的竅門。從《地海傳說》六部曲開始，她以豐富的學識底蘊與溫暖的筆調，創造了一個脫胎於真實世界、令無數讀者嚮往的奇幻時空。

從《西岸三部曲》三部小說中的主角際遇設定，讀者們可以從真實世界中找到類似的難題與掙扎。從個人的追尋自我到社會上的文化衝突，以及超越地理侷限、壓迫人性的奴隸制度，這些至今也繼續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數以千萬的青少年所面臨的困境，讀者與主角們有了心靈上的聯繫，主角們的掙扎可能曾是某些讀者們的掙扎，他們發現到的衝突與課題也或許曾被某些讀者發現並思索解答。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小說家必須兼容虛實的來創作一個新世界，而這次娥蘇拉·勒瑰恩選擇離真實這邊更近一些，在小說世界創建了一個微型的仿真世界。並透過第一人稱講述自己生平故事的敘事觀點，讓讀者也跟著主角進行了一場心靈成長的旅程。

這些青少年主角們對自由的渴望、對生命的熱愛，讓他們在困境中產生堅韌的勇氣，位居低下也不改其志。而只要心中還存有對宇宙天道的傾慕，那無形的

---

<sup>163</sup>泰瑞·布魯克斯 (1944 年 1 月 8 日－) 是一位美國科幻小說作家。1977 年，泰瑞出版小說《沙拉娜之劍》，造成極大迴響，這本書成為有史以來登上紐約時報平裝暢銷書排行榜第一位的文學作品。

<sup>164</sup>泰瑞·布魯克斯：〈如何成為出色的奇幻作家〉，《奇幻文學寫作的 10 堂課》推薦序，無頁碼

聯繫便永遠沒有斷絕的一天，就像《沉默之聲》玫萊心中對甦爾特的感念：「無論是藏身於孤獨困乏，或是在富裕繁忙的環境中置身人群中，我們祖先的亡魂、我們共有的力量和他給我的學識，以及愛與榮譽，依舊維繫著我們的連結。」（《沉默之聲》頁 311~312），人們與道的關係正也是如此。

而在《西岸三部曲》，「母親」儼然成為天道的人間形象，雖然這些母親的形象還是偏向傳統故事中的柔弱順從，但這種柔弱並不是依附男性的「菟絲花<sup>165</sup>」，而是保持低調含蓄、柔韌不斷的態度，含斂自身光耀而不露鋒芒，消解紛擾而融合歧異，達到「玄同」的境界：消除個我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閉隔閡，超越於世俗褊狹的人倫關係之局限，以開豁的心胸與無所偏的心境去待一切人物<sup>166</sup>。道無法用言語來確實描述與理解，因此用「母親」的形象來代表道的柔韌容納與原初力量。

任何故事總是要畫下句點，對真理的探索卻永無結束之時。本論文分析了小說中的人物類型、衝突、意象與傳達主題，而研究者在寫作本論文的過程中，仍時不時發現新的玄妙之處，往往令人有恍然大悟之感觸。小說中還有許多地方值得更深入的探究追尋，例如象徵隱喻、文字修辭等創作手法，以及旅行流浪的意涵等等，都是尚待填補的未竟之處，期待未來能有研究者持續投入，繼續追索《西岸》全境的奇奧精妙。

---

<sup>165</sup> 一種寄生植物，必須依附在其他植物上才能生存，如唐李白《古意》詩中：「君為女蘿草，妾作菟絲花。輕條不自引，為逐春風斜。百丈托遠松，纏綿成一家。」即說明了菟絲花的特性，因此菟絲花多被借喻為嬌弱依賴的女性。

<sup>166</sup>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頁二八三

## ※參考資料

### 一、參考書目

#### (一) 娥蘇拉·勒瑰恩作品

1.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天賦之子》，新北市，繆思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2月初版
2.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沉默之聲》，新北市，繆思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月初版
3.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覺醒之力》，新北市，繆思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2月初版
4.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地海巫師》，新北市，繆思出版，共和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2月初版
5.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地海古墓》，新北市，繆思出版，共和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
6.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譯：《地海彼岸》，新北市，繆思出版，共和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
7. 娥蘇拉·勒瑰恩著，段宗忱譯：《地海孤雛》，新北市，繆思出版，共和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
8. 娥蘇拉·勒瑰恩著，段宗忱譯：《地海故事集》，新北市，繆思出版，共和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
9. 娥蘇拉·勒瑰恩著，段宗忱譯：《地海奇風》，新北市，繆思出版，共和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2月初版
10. 娥蘇拉·勒瑰恩著，洪凌譯：《黑暗的左手》，新北市，繆思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8月再版
11. 娥蘇拉·勒瑰恩著，黃涵榆譯：《一無所有》，新北市，繆思出版，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6月再版

12. 娥蘇拉·勒瑰恩著，洪凌譯：《世界誕生之日》，新北市，繆思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8月初版

(二) 專著（以作者名英文字母先後或中文筆劃由少至多排序）

1. Carol S. Pearson著，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6月初版五刷
2. 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12月二版二刷
3. 克里斯多夫·佛格勒著，蔡鵬如譯：《作家之路》，台北市，商周出版，2013年9月16日初版3刷
4. Diane K. Osbon編，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一刷
5.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 E. M. Forster )著：《小說面面觀》，台北市，商周出版，2009年初版
6. 艾蜜莉·狄金生( Emily Dickinson )著，董恆秀、賴傑威譯：《艾蜜莉·狄金生詩選》，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06年11月初版
7. 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 )著：《西方正典》(上)(下)，台北市，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1月初版
8. Jane Roberts著，王季慶譯：《個人實相的本質》，新北市，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8月初版
9. 珍奧爾( Jean M. Auel )著，黃中憲譯：《愛拉與穴熊族》，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7年6月初版
10. 約翰·洛威·湯森( John Rowe Townsend )著，謝瑤玲譯：《英語兒童文學史綱》，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3月初版

11. 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著，郭志嵩譯：《論自由》，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初版
12. Joseph Cambell著，朱侃如譯：《神話的智慧》，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12月初版
13. Joseph Cam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7月初版
14. Joseph Cambell / Bill Moyers著，朱侃如譯：《神話》，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6月出版
15. 盧梭(J. J. Rousseau)著，李平滙譯：《愛彌兒(上)》，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0月初版一刷
16. 馬丁·海德格著，孫周興譯：《走向語言之途》，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8月
17.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8月初版
18. Murray Stein 著，李燦如等譯：《英雄之旅：個體化原則概論》，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2012年6月初版一刷
19. Nicholas Black Elk口述，John G. Neihardt記述，賓靜蓀翻譯：《黑麋鹿如是說》，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二月初版一刷
20. 羅伯特·休斯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月初版一刷
21. 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4月初版一刷
22. Rollo May著，朱侃如譯：《哭喊神話》，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3月初版一刷
23. Rollo May著，傅佩榮譯：《創造的勇氣：羅洛·梅經典》，新北市，立緒文

- 化事業有限公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12月二版一刷
24. Rollo May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元月二版一刷
  25. Samuel Smiles著，劉曙光、宋景堂、劉志明譯：《品格的力量》，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初版
  26. 作家文摘出版社編輯部（Writers Diggst Books），林以舜譯，劉稼禹審校：《奇幻文學寫作的10堂課》，台北市，城邦出版，2008年1月3日修訂一版
  27. 史作楨著：《讀老子：筆記62則》，台北市，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4月
  28. 朱光潛著：《談文學》，台北市，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12月初版
  29. 林文寶著：《兒童文學論述選集》頁184，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
  30. 李潼著：《少年小說創作坊：李潼答客問》，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6月初版
  31. 邱于芸著：《用故事改變世界：文化脈絡與故事原型》，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3月初版一刷
  32. 老子原著，黃明堅解讀：《老子》，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2月初版一刷
  33. 張子樟著：《回顧中的省思—少年小說論述及其他》，澎湖縣文化局，2002年11月
  34.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市，天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二版一刷
  35. 張清榮著：《少年小說研究》，台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2月初版

36. 張錯著，《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第二版）》，台北市，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9月二版初刷
37. 廖炳惠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年9月初版一刷
38. 莊子著，傅佩榮解讀：《莊子解讀》，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10月二版一刷
39. 傅佩榮著：《究竟真實：傅佩榮談老子》，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2月第一版
40. 劉耀中著：《榮格》，東大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九月
41. 陳碧月著：《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
42. 陳鼓應著：《老子註釋及評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年重印
43. 彭懿著：《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2月初版
44. 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市，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再版

## 二、學位及期刊論文

1. 江沛文著：《二次戰後奇幻文學的重現：以《魔戒》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2. 林碧貞著：《女性歷史鏡域的穿越——析論《地海傳說》之女性形象》，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3. 王蕙玲著：《成男之道：析論《地海傳說》中格得的男性認同》，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4. 李思靜著：《西方奇幻與東方道家的相遇—審視《地海傳說》中的道家思想》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6. 蔡淑芬著：〈超越魔法的迷思：論《地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東華人文學報》第六期，2004年七月
7. 蔡淑芬著：〈烏蘇拉·勒岡的奇幻文學：一個生態心理學的詮釋〉，《生態人文主義》頁133-72，2005年3月
8. 蔡淑芬著：〈深層生態學的綠色言說：勒瑰恩奇幻小說中的虛擬奇觀和環境想像〉，《彰化師大文學院學報7》頁121-138，2013年3月
9. 蔡淑芬著：〈娥蘇拉·勒瑰恩的《一無所有》：資源匱乏與烏托邦追尋的成長之旅〉，《英美文學評論 22》頁147-178，2013年6月

### 三、網路資料

1. Ursula K. Le Guin, [http://www.ursulakleguin.com/UKL\\_info.html](http://www.ursulakleguin.com/UKL_info.html)
2. 地海傳說的創造者：娥蘇拉·勒瑰恩，  
<http://www.ylib.com/author/ursula/read.htm>
3. 當代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  
<http://www.ylib.com/author/campbell/index.htm>
4.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B5>
5.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6. 期刊文獻資訊網,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附錄一：娥蘇拉·勒瑰恩創作年表

※表列中為有出版實體書者。中譯本書名與出版社列於英文書名後

(資料來源：<http://www.ursulakleguin.com/Biblio-Short.html>)

科幻小說—伊庫盟系列 (Novels of the Ekumen)	
年份	書名
1966	Rocannon' s World
	Planet of Exile
1967	City of Illusions
1969	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黑暗的左手》 (繆思出版 , 2004)
1974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一無所有》 (繆思出版, 2014 再版 )
1976	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
2000	The Telling
奇幻小說—地海傳說六部曲 (The Books of Earthsea)	
1968	A Wizard of Earthsea 《地海巫師》 (繆思出版 , 2002)
1970	The Tombs of Atuan 《地海古墓》 (繆思出版 , 2002)
1972	The Farthest Shore 《地海彼岸》 (繆思出版 , 2002)
1990	Tehanu. Atheneum 《地海孤雛》 (繆思出版 , 2002)
2001	Tales from Earthsea 《地海故事集》 (繆思出版 , 2002)
	The Other Wind 《地海奇風》 (繆思出版 , 2002)

奇幻小說—西岸三部曲 (The Annals of the Western Shore)	
2004	Gifts 《天賦之子》 (繆思出版, 2012 )
2006	Voices 《沉默之聲》 (繆思出版 2013)
2007	Powers 《覺醒之力》 (繆思出版 , 2013)
其他小說	
1971	The Lathe of Heaven
1976	Very Far away from Anywhere Els
1979	Malafrena
1980	The Beginning Place
1983	The Eye of the Heron
1985	Always Coming Home
2008	Lavinia
故事集	
1975	The Wind' s Twelve Quarters
1976	Orsinian Tales
1982	The Compass Rose
1987	Buffalo Gals
1991	Searoad
1994	A Fisherman of the Inland Sea
1995	Four Ways to Forgiveness

1996	Unlocking the Air
2002	The Birthday of the World 《世界誕生之日》（繆思出版，2011）
2003	Changing Planes 《轉機：勒瑰恩 15 篇跨次元旅行記》 (繆思出版，2011)
詩集	
1974	Wild Angels
1981	Hard Words
1988	Wild Oats and Fireweed
1993	Blue Moon over Thurman Street
1994	Going out with Peacocks
1999	Sixty Odd
2006	Incredible Good Fortune
譯作	
1997	Lao Tzu: Tao Te Ching: Book About The Way and the Power of the
	The Twins, The Dream/Las Gemelas, El Sueno
2003	Kalpa Imperial
	Selected Poems of Gabriela Mistral
評論集	
1989	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1992	The Language of the Night (revised ed.)

1998	Steering the Craft
2004	The Wave in the Mind
2009	Cheek by Jowl
<b>飛天貓系列 (The Catwings Books)</b>	
1989	Catwings 《飛天貓》 (麥田出版, 已絕版)
~	Catwings Return 《飛天貓回家》 (麥田出版, 已絕版)
1999	Wonderful Alexander and the Catwings 《飛天貓與酷貓》 (麥田出版, 已絕版)
	Jane on her Own
<b>其他童書</b>	
1979	Leese Webster (illus. James Brunsman)
1983	Cobbler' s Rune (illus. A. Austin)
1988	Solomon Leviathan (illus. A. Austin)
	A Visit from Dr. Katz (illus. A. Barrow)
1989	Fire and Stone (illus. L. Marshall)
1992	Fish Soup (illus. P. Wynne)
	A Ride on the Red Mare' s Back (illus. J. Downing)
2002	Tom Mouse (illus J. Downing)
2010	Cat Dreams

附錄二：《西岸三部曲》作者手繪地圖

The Western Shore 西岸全圖



圖片來源：Ursula K. Le Guin，

<http://www.ursulakleuin.com/Maps/Map-WesternShore.html#WesternSh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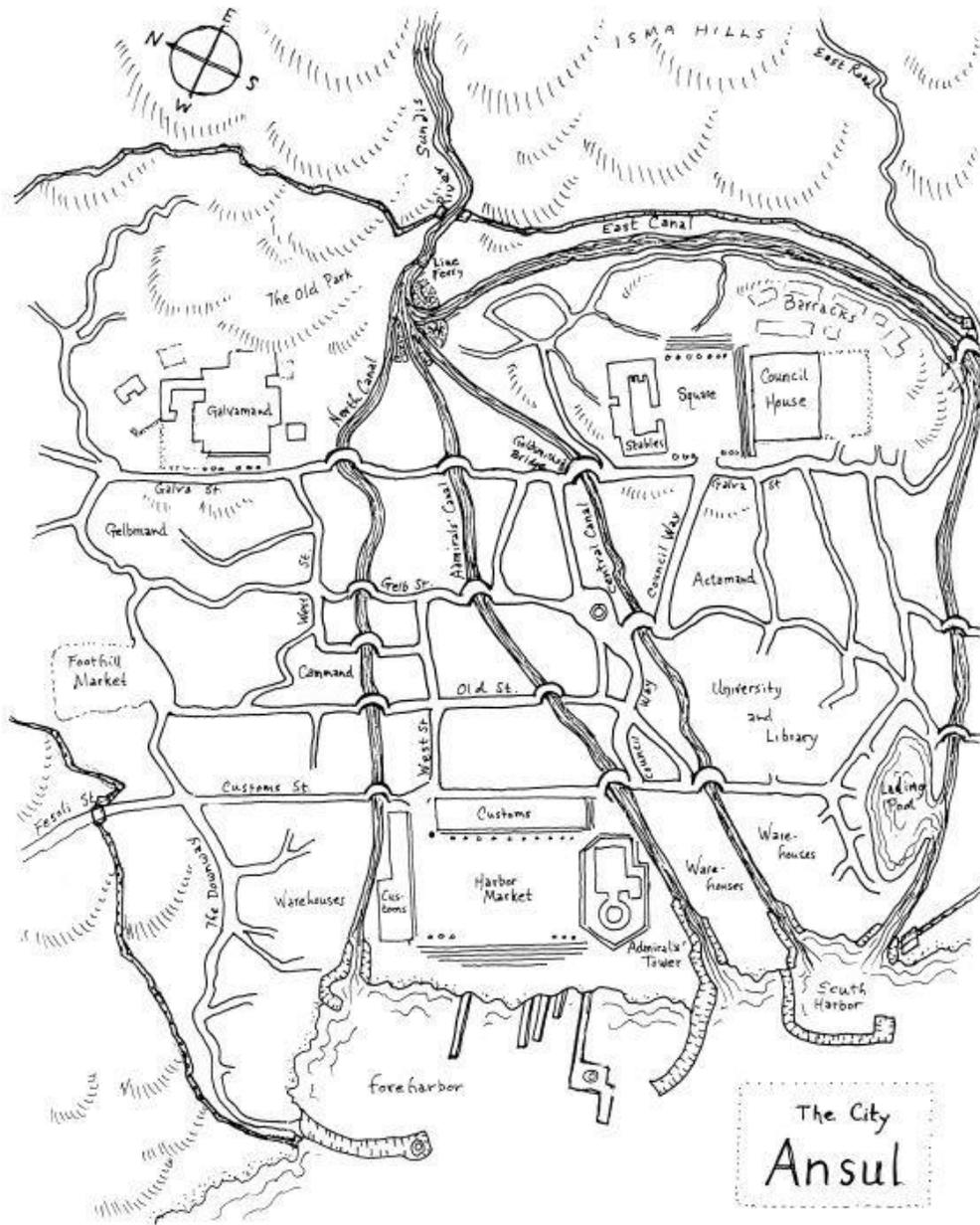
The Region of Ansul 安甦爾地區



圖片來源：Ursula K. Le Gu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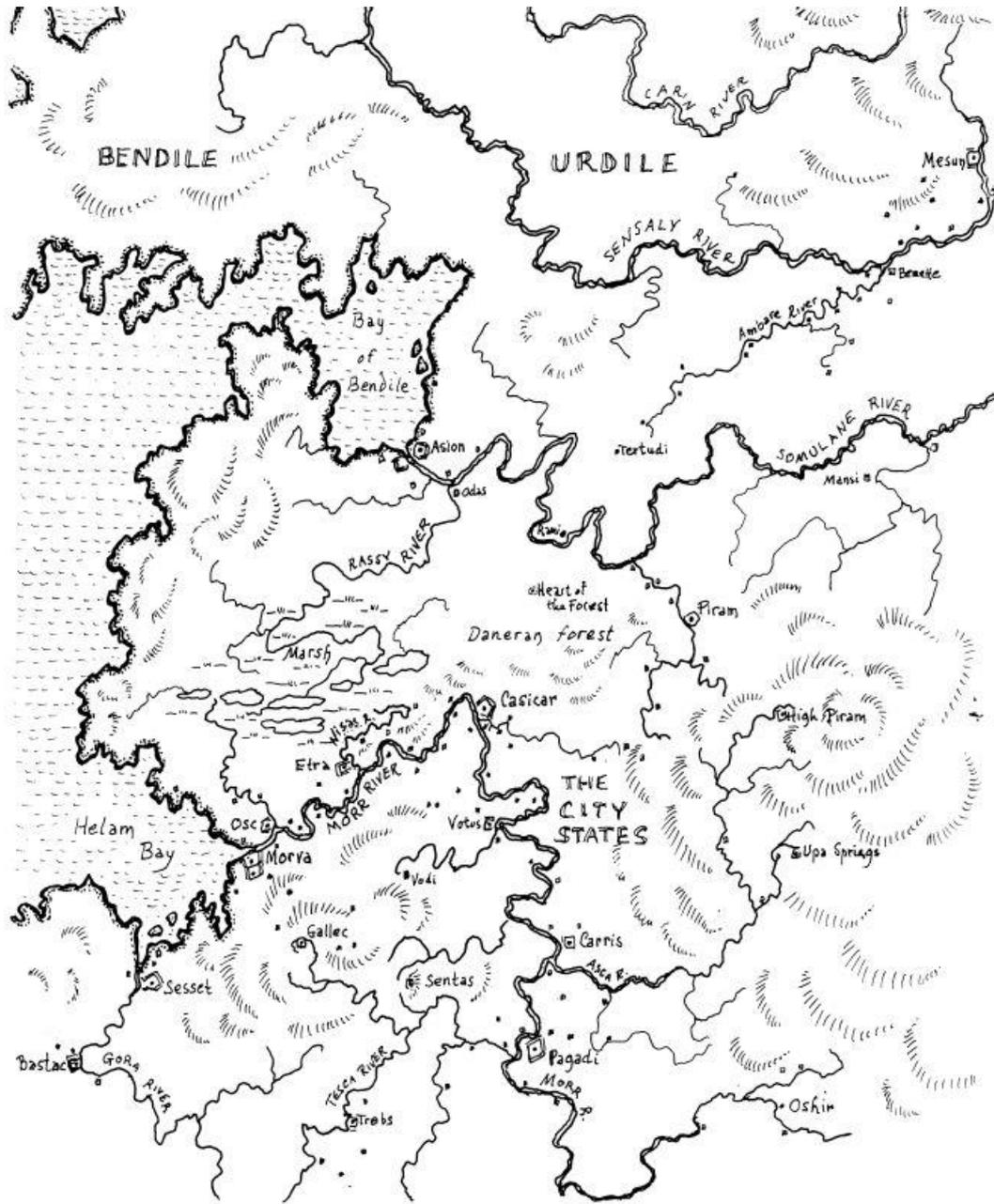
<http://www.ursulaklequin.com/Maps/Map-WesternShore.html#WesternShore>

The City Ansul 安甦爾城



圖片來源：Ursula K. Le Guin，  
<http://www.ursulaklequin.com/Maps/Map-WesternShore.html#WesternShor>

The Region of the City States 城市聯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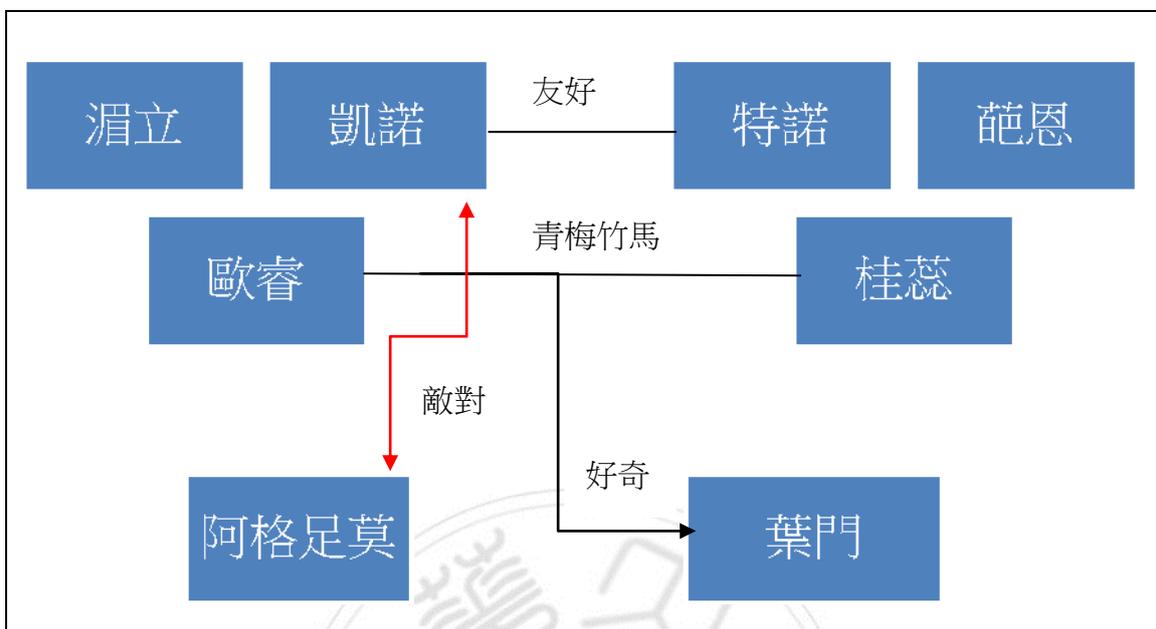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Ursula K. Le Gu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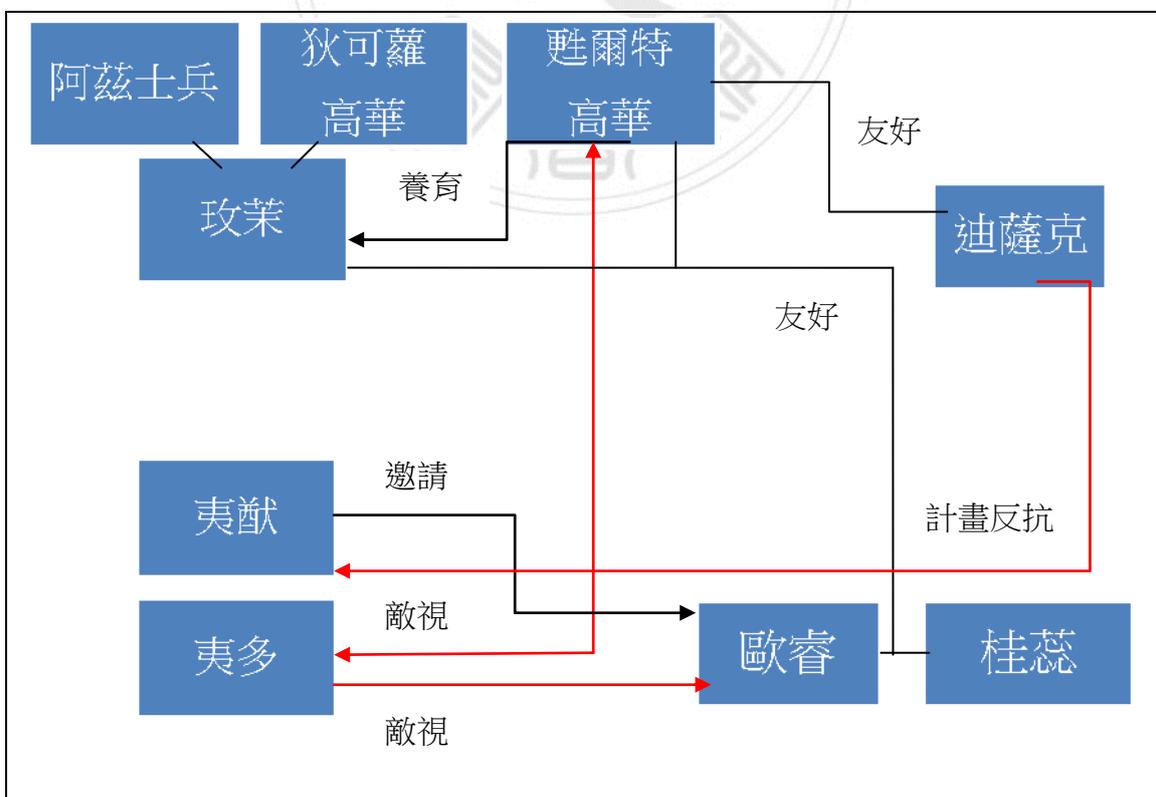
<http://www.ursulakleuin.com/Maps/Map-WesternShore.html#WesternShore>

附錄三：《西岸三部曲》各書人物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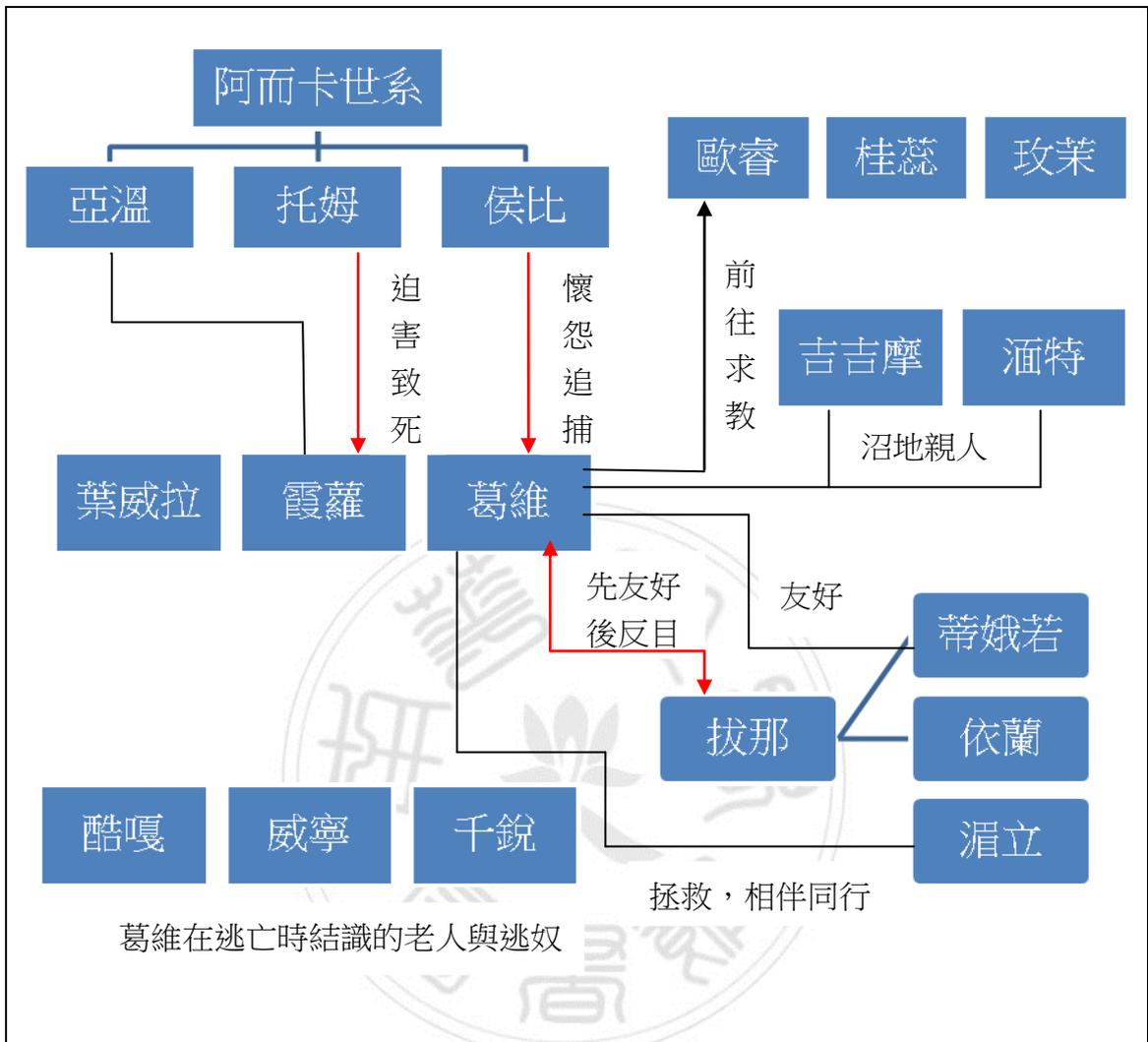
《天賦之子》人物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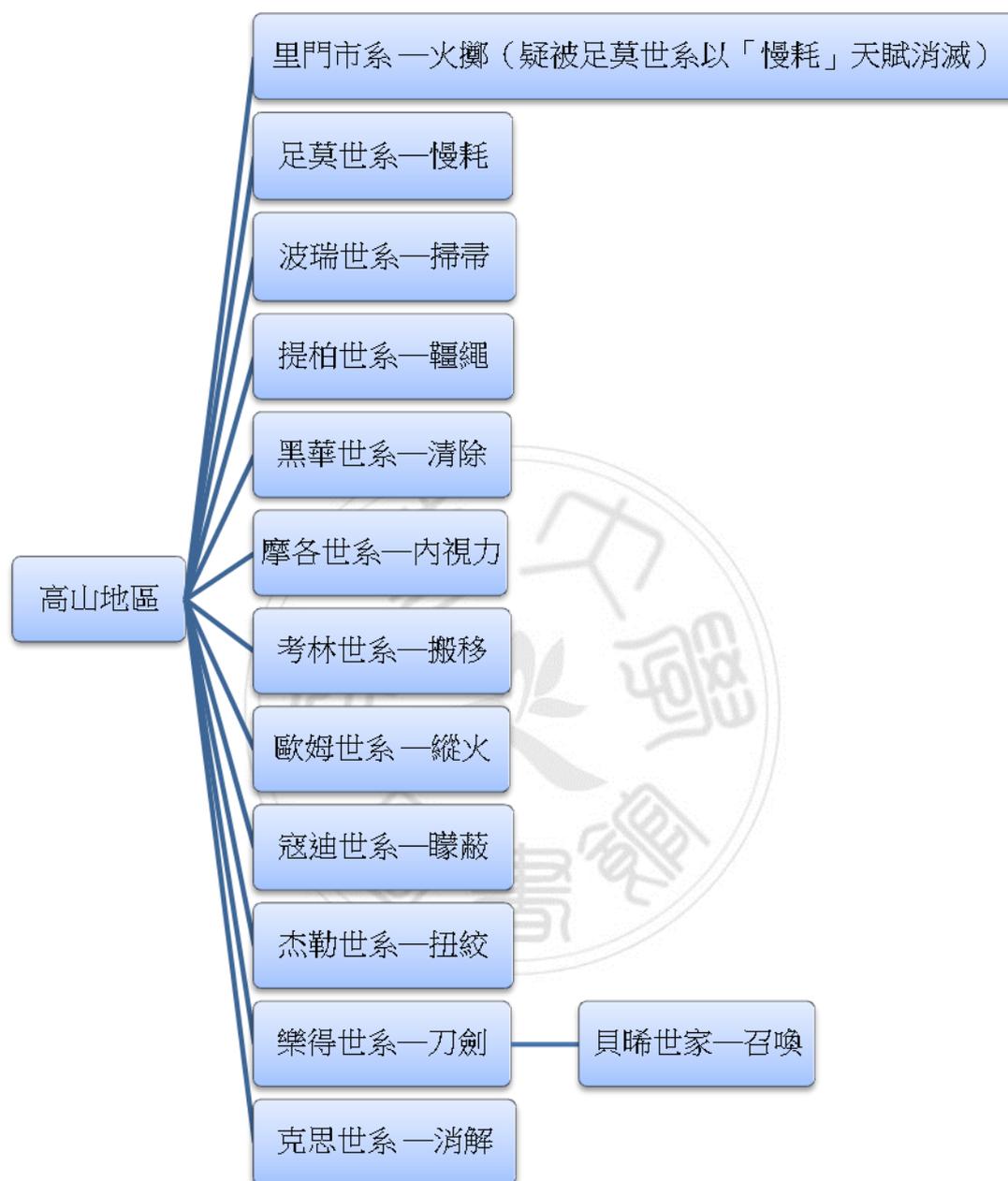
《沉默之聲》人物簡表



《覺醒之力》人物簡表



附錄四：《天賦之子》高山地區世系及天賦表



附錄五：《西岸三部曲》各小說章節簡述

《天賦之子》：

章節	大意
第一章	流浪漢葉門來到高山，歐睿與桂蕊告訴他有關天賦的種種事蹟，談話中桂蕊透露她不願為狩獵使用召喚天賦，而歐睿的雙眼是由父親凱諾所蒙上。
第二章	年幼的歐睿親眼見識父親展現天賦的威力，並聽父親講述擁有「野天賦」的先祖「強眼卡達」英雄事蹟及他最後如何毀滅妻子與自己的故事。
第三章	歐睿最喜歡父親講述當年如何下山搶婚之事：適婚年齡的凱諾找不到適合婚配的女子，集結了一群人到山下的杜奈鎮搶人。受過「貞女教育」的湄立甌里塔自願與這群「巫民」而去，之後與凱諾結婚、生下歐睿。
第四章	歐睿回憶高山族系的友好與仇恨的歷史，解釋克思世系與貝晞世家、樂得世系的關係。桂蕊晚歐睿一個月出生，湄立相當喜歡她。歐睿幼時就看過桂蕊展現天賦，但沒有人相信。桂蕊很喜歡湄立說的〈螞蟻群的故事〉，但不懂何謂書，湄立因此教兩人讀書寫字。
第五章	歐睿遲遲未展現天賦，對此事的擔憂反映在夢境中。足莫世系的領地與克思世系比鄰，讓凱諾感到不安。歐睿無意間展露天賦消解了蝮蛇，但對此事一無所感。歐睿與湄立都還無法接受此事實。
第六章	阿格足莫與凱諾約定前來拜訪，過程中對湄立視若無睹，一直試探歐睿的天賦。阿格邀請凱諾一家五月時訪問足莫世系，並提及孫女有克思世系的血統，可以與歐睿聯姻。湄立認為歐睿年幼，而歐睿提出想與桂蕊訂婚的想法。

章節	大意
第七章	歐睿與桂蕊在瀑布邊聊天。歐睿提及阿格的來訪，桂蕊也提到母親有意讓她訂婚，但桂蕊要求等她十五歲後再說。歐睿以為桂蕊在等他提及展現天賦一事，心中忽然感到生氣。兩人談起如何展現天賦，桂蕊問歐睿殺死蝮蛇的情形，歐睿彷彿得到解救地哭了。凱諾希望歐睿嘗試消解，兩人發生爭執。
第八章	歐睿與父親陷入冷戰，湄立擔心。歐睿拒絕凱諾的再次測試。歐睿向桂蕊要了一隻外表漂亮卻沒頭沒腦的小狗。小狗被消解，凱諾與阿羅都說是歐睿做的。隔天凱諾帶歐睿到小山坡上，歐睿試著展現天賦卻毫無動靜。歐睿挫折地閉上眼，睜開雙眼時卻發現山坡被消解。歐睿懷疑自己擁有「野天賦」，凱諾同意讓歐睿蒙眼。
第九章	歐睿因無法控制野天賦而需要蒙眼一事感到忿怒與痛苦，湄立為此感到震驚。歐睿試著習慣眼盲的生活，湄立不相信歐睿會傷害她，勸歐睿拿下蒙眼布，歐睿拒絕。凱諾提及拜訪足莫世系一事，歐睿從父親的語氣中，感受到蒙眼的自己成了強大的武器。
第十章	凱諾在足莫領地發現走失的白牛。阿格在話語間挖苦歐睿。蒙眼的歐睿在母親帶領下行進、用餐。凱諾向阿格提及白牛一事。阿格邀請凱諾一家參觀足莫世系，並表現出對湄立的興趣。湄立無法陪伴歐睿參加打獵，葩恩召喚完動物來與歐睿談話。狩獵失誤讓阿格對凱諾不滿，歐睿擔心阿格對母親不利。
第十一章	歐睿一家見到阿格的孫女華丹，發現她身心有缺陷。晚宴中，阿格對湄立愈加放肆，領主夫人介入陪伴湄立。湄立想要離開，凱諾決定隔天一早再走。湄立被找去照顧華丹，凱諾找葩恩商量。黎明時，克思一家倉皇離開。葩恩隨後召喚白牛趕來，一行人回到樂得世系。桂蕊又送給歐睿一隻狗—黑煤兒。

章節	大意
第十二章	<p>湄立昏倒，桂蕊擔心她是否流產。歐睿一家在樂得世系留宿一晚。桂蕊每隔幾天就來訓練黑煤兒。湄立流產，凱諾忙於工作，阿羅代替歐睿幫助凱諾。湄立談及在足莫世系最後一晚發生的怪事，歐睿把此事告訴桂蕊，歐睿懷疑阿格對湄立施用天賦。葩恩不再提起要桂蕊訂婚一事。歐睿在被他消解的山坡上，對桂蕊講起湄立曾講過的世界初創、一片混沌的故事。</p>
第十三章	<p>歐睿向桂蕊提及華丹病重癱瘓在床，懷疑阿格對華丹施咒。湄立身體日益虛弱，女傭為湄立燙平帆布與製作墨水，好讓湄立為歐睿寫下記憶中的故事與詩歌。歐睿開始為湄立編說故事。凱諾抱起湄立時，湄立骨折昏厥。歐睿應母親的要求，拿下眼罩，見到瘦弱的母親。湄立病逝，凱諾與歐睿沉浸在悲傷中。</p>
第十四章	<p>湄立身故後，凱諾個性日趨冷硬沉默。葩恩為湄立主持哀悼式。葩恩要求桂蕊一同前往為狩獵召喚，特諾介入妻女間的紛爭。歐睿常常陷入無話可說的境地，桂蕊與黑煤兒默默陪伴他。歐睿在心中計畫如何向阿格復仇。桂蕊來訪，兩人起了爭執，而又和好。受桂蕊的鼓勵下，歐睿開始閱讀湄立留下的書。</p>
第十五章	<p>歐睿帶桂蕊到房間看母親留下的書，而後才意識到這是不得體的行為。桂蕊問歐睿為何他們有天賦？兩人討論天賦是否都只能單一的向後（毀滅、被當作武器的）或單一的向前（醫治、療癒用）。歐睿談及復仇一事，桂蕊以螞蟻群的故事回應不想當領主的問題。葉門來到高地，送給歐睿《轉化》一書。</p>
第十六章	<p>葉門離開前，勸歐睿與桂蕊離開高山。歐睿向桂蕊坦承見過黑煤兒，兩人討論歐睿的天賦，桂蕊提出歐睿沒有天賦的可能，只是凱諾的計謀。夜裡，歐睿拿下蒙眼布，向凱諾求證野天賦一事。</p>

章節	大意
第十七章	歐睿不再蒙眼，陪同凱諾到樂得世系的邊境巡騎，並與阿羅、特諾等人在邊境守候，以防阿格足莫的來犯。接近黃昏時，入侵者與守衛者爆發衝突，凱諾死於一隻弩箭，阿格則死於凱諾的消解天賦。
第十八章	桂蕊為凱諾主持哀悼式，足莫世系派人求和。阿羅取代凱諾、負責監管領地，歐睿則協助阿羅。歐睿在婚前多次拜訪樂得世系，並與桂蕊討論日後的生活，兩人決定在婚後離開高地。故事的終曲停駐在兩人下山的路上。

《沉默之聲》章節簡述如下：

章節	大意
第一章	玫茉回憶第一次在密室中遇見甦爾特高華時的情形，以及安甦爾城被阿茲人佔領的歷史、自己的出生與幼年。甦爾特要玫茉發誓絕不洩漏密室的秘密，玫茉請求甦爾特教她閱讀。
第二章	玫茉開始學習閱讀。在阿茲人統治下，民眾常暗地在夜裡送書到高華世系，白天的訪客也不少。玫茉混血的外貌讓她得以被阿茲士兵忽略，方便上街採買。玫茉想擺脫祭祀的工作，甦爾特希望她善盡婦女的祭祀任務。玫茉告訴甦爾特密室裡的書有些會發出怪聲音，那讓她感到恐懼。
第三章	玫茉說明寫書是為了榮耀母親，而讀書讓她忘卻生活中的恐懼與不信任。流浪女波米成為高華家人，協助廚娘依思塔和馬伏顧迪。玫茉憑著又瘦又小的圍城兒男孩裝扮，負責上街採買，這天意外安撫了受驚的馬匹，結識了桂蕊貝晞與半獅希塔，並將桂蕊帶回高華家。

章節	大意
第四章	<p>玫茉打斷甦爾特與迪薩克的對話，向他報告旅人的來歷。迪薩克表現出對訪客的不屑。桂蕊拜見甦爾特，並說明歐睿與她來安甦爾的理由：尋找神諭宅邸。桂蕊與玫茉到市街上帶歐睿回高華家。晚餐時，甦爾特請歐睿講些高山的事，歐睿講起自己的天賦。桂蕊應甦爾特的要求，帶希塔與大家見面。</p>
第五章	<p>甦爾特邀歐睿與桂蕊到房裡談話，玫茉隨侍。歐睿談到他對佚失書籍的追尋，並請求甦爾特透露圖書館的秘密。甦爾特講述阿茲人侵略安甦爾城的理由：為了找到惡魔來到人間的入口「夜之口」，以及他們對城市的破壞。玫茉進入密室，被歐睿所著的《混沌與靈性：宇宙演化》一書吸引，徹夜閱讀。中午，玫茉撞見歐睿與桂蕊爭吵，桂蕊易裝扮成馴獅青年奇以，陪同歐睿前往宮殿。</p>
第六章	<p>歐睿與桂蕊從宮殿回來，歐睿將經過編成故事說給玫茉聽。歐睿以為阿茲人與安甦爾人雙方對彼此一無所知，玫茉對此感到氣憤。氣憤過後，玫茉對兩人講述關於安甦爾的歷史，以及圖書館被搬遷後，噴泉不再湧泉的典故。桂蕊提起讓玫茉一同前往宮殿，玫茉在考慮過後同意。玫茉夢見生父。</p>
第七章	<p>玫茉扮成馬夫孟木，與歐睿、易裝後的桂蕊前往宮殿。歐睿的吟詠獲得喝采，夷猷在歐睿休息時逗弄獅子希塔。夷多追問歐睿有無書寫歌謠。歐睿應夷猷之請，朗誦《轉化》，再次複誦前受到祭司的阻擾。複誦後，夷猷邀歐睿密談。孟木結識阿茲少年西姆。</p>
第八章	<p>歐睿告訴甦爾特，阿茲人現今面臨政局動亂，夷猷對未來有所考慮。甦爾特說起他身邊有一名妃妾媿柔亞克對他有實質影響。甦爾特講起夷多對他的審問，擔心夷多有所行動，另有叛亂團體伺機而動。兩天後，歐睿再次前往說書，桂蕊要孟木找西姆聊天。孟木被</p>

	西姆的話激怒，西姆求和。晚餐後歐睿問宅邸的歷史，甦爾特講起先人的遷徙與天賦。迪薩克到訪，請求歐睿召喚人民，甦爾特決定求問神諭。
第九章	甦爾特要玫茉一同到密室去，並告訴她神諭的由來與興衰。玫茉害怕黑暗中有惡魔，甦爾特問她誰是她的神明。玫茉與甦爾特走向暗影端，玫茉在黑暗中看見消縱即逝的文字，將甦爾特拿的書上的一行小字，以奇異的聲音念出來： <b>破碎修復破碎</b> 。玫茉對此感到恐懼，離開密室後，兩人討論神諭的難以理解，以及解讀者是否可以拒絕接收神諭。
第十章	桂蕊帶希塔散步時，告訴玫茉早上迪薩克來訪情形。晚上甦爾特與歐睿討論夷猷的意向，歐睿願意向夷猷進言。隔天歐睿在街上被要求說書，引起群眾聚集，阿茲騎兵驅趕眾人。西姆隨父親來傳令，與孟木談話。迪薩克認為歐睿稍早的說書已經鼓動民眾，並要求歐睿一定要赴夷猷之約，甦爾特對此感到憂心。迪薩克不滿甦爾特看重神諭，憤然離開，眾人散會。
第十一章	女裝的玫茉到街上找尋歐睿與桂蕊，探知兩人此行的經過：祭司阻擾歐睿的說書，夷猷被迫參與獻祭儀式。街上發生騷動，玫茉不由自主地大喊：「 <b>它正在破碎，它正在破碎</b> 」。三人與半獅渡河回家，與家人會合，從顧迪口中得知動亂的經過。甦爾特安排好眾人休息或看守。一名逃亡者尋求高華世系的保護，帶來迪薩克、反抗軍與夷猷死亡的消息。早晨，甦爾特朋友甦爾善帶來最新消息後離去。宮殿奴隸雅芭亞克帶來夷猷與緹柔亞克未死的消息，並捎來夷猷的話語。玫茉易裝上街查探消息。
第十二章	玫茉上街繞了一圈，只看到大批的士兵。回家後從桂蕊口中知道迪薩克同謀者來高華世系。城中謠傳：想為安甦爾作戰的人到神諭宅

	<p>邸來。宅邸中聚集許多人，阿茲士兵也住宅邸而來。甦爾特要大家趕快逃走，歐睿與玫茉都拒絕後，他走向密室。夷多率領祭司與士兵前來，宣告夷猷死亡的消息，要摧毀神諭宅邸。甦爾特再度出現，並指向再度湧泉的噴泉，民眾推擠、打破軍隊的行伍。甦爾特拿著一本書對夷多說話，玫茉聽見奇特的聲音：<b>讓他們自由！</b>甦爾特要阿茲士兵去解救夷猷，歐睿鼓勵民眾同去。玫茉與甦爾特留待家中。</p>
<p>第十三章</p>	<p>歐睿等人跟隨夷多進入議事廳內，一隊官兵中的軍官要求見夷猷，與祭司僵持，歐睿高聲說夷猷沒死，官兵與祭司發生打鬥，打開守衛室的門，救出夷猷與緹柔。歐睿在夷猷同意下，向人民與官兵說話。緹柔向市民說話。高華世系湧進來看噴泉的人，眾人及歐睿敘述稍早發生的事，阿茲人奉令留守崗位，以及迪薩克失敗、夷多叛變的經過。</p>
<p>第十四章</p>	<p>玫茉徹夜思考神諭的意義。早晨時取噴泉水與餐點向恩努神獻祭，與甦爾特一同頌讚恩努神。許多人前來找甦爾特談話，意圖恢復開會、選舉等事宜，玫茉隨伺在側，有人向她致意或獻花。瑞特蓋柏提議趕走阿茲人，甦爾特希望暫且保持現狀。桂蕊和玫茉帶希塔去散步，並查看情況。隔天早晨，大批群眾聚集要求阿茲人離開，歐睿向民眾傳達夷猷的命令，並說起英雄故事。緹柔與歐睿被大受感動的民眾抬起送回宅邸，緹柔與甦爾特相擁而泣。城內氣氛日趨緩和，宅邸訪客不斷，玫茉不再進入密室，她忽視並隱藏自己的恐懼。</p>

第十五章	一支阿茲軍隊在初夏時往安甦爾城來，人民陷入恐慌。甦爾特要玫茉去向夷猷、緹柔打探消息。玫茉易裝化名孟木，在西姆帶路下，穿過防線，見到緹柔與夷猷，得知軍隊是國王派來的信使。信使來到城中，面見夷猷。夷猷告訴緹柔、雅芭與玫茉，安甦爾日後為「阿蘇達之保護領地」。緹柔與玫茉回高華世系，向眾人宣布此事，安甦爾藉由納稅與貿易協定而獲得了自由。西姆隨父親護送信使，夷多被押解回國。玫茉進入許久未進的密室，拿走一本古籍《若思坦》，對自己的責任有了新的體會。
第十六章	玫茉將《若思坦》送給歐睿。桂蕊與玫茉帶希塔去散步，並談及未來的計畫。晚餐後，佩爾亞克替夷猷請求拜見甦爾特。玫茉將贈書一事告訴甦爾特，兩人進入密室，談及噴泉與神諭，以及噴泉重新湧泉那天甦爾特所拿的那本書。兩人互道晚安。

《覺醒之力》與前兩本小說不同之處，在於將各章節分為四部，其中第一~第六章分為第一部，第七~十章分為第二部，第十一~十三章分為第三部，第十四~十五章分為第四部。在這樣的分部中，可以看出葛維生命中重要的幾個事件是如何將他帶往不可預期的人生。與前兩本小說比起來，《覺醒之力》較為緊湊曲折。今試將各章節分述如下：

章節	大意
第一章	葛維謹守幼時霞蘿與葛蜜要求他不可將視像告訴他人的約定，但他又看見更多視象，在無人時告訴霞蘿並與她討論。門第長子亞溫聽見他們的對話，兩人停止並與其他人開始學習。葉威拉要葛維聽提帛和侯比背誦，侯比藉機戲弄葛維，葛維也給予反擊。課後，葛維受罰抄寫

	<p>教訓與史詩，協助霞蘿清掃。葛維被托姆叫去玩當兵遊戲，不意間弄傷侯比。主父發現他們，要提昂與葛維把木製武器燒掉。兩人上課遲到，葉威拉要霞蘿帶兩人清洗後再來，霞蘿與兩人談論遊戲時發生的事。</p>
第二章	<p>葛維回憶奴隸生活點滴與規則。侯比對葛維的霸凌日益加重。葉威拉要處罰欺負葛維的侯比，被托姆阻止。托姆拒絕葉威拉對他的隔離要求，堅持葉威拉必須處罰葛維。托姆打了小男孩明福，明福撞上牆壁，霞蘿與明福姊姊歐蔻帶他去洗臉與治療。亞溫將托姆帶出學堂。課後侯比與其他男奴欺負葛維，葛維昏厥，被帶至醫務室，清醒後不肯透露施暴者。明福過世，奴隸騷亂。幾乎所有奴隸都參加了明福的葬禮。</p>
第三章	<p>葛維從幾個大男孩口中得知侯比惹上麻煩，而他守口如瓶、得到大家的認同。侯比被派往工兵部隊服役，托姆將跟劍道大師學習。眾人到農場過暑假，孩子早上上課，其餘時間自由活動。摘李子活動被禁止後，孩子們開始建城與演戲。某天晚餐後，五個童奴被農村小孩襲擊。葛維對沼地仍有記憶。</p>
第四章	<p>之後兩年的暑假，眾人依舊到農場度過。頭一年中的某一天，霞蘿、莉絲與葛維談起自由。次年夏天，葛維與農場男孩考米結為好友，考米教葛維釣魚。假期因故提早結束，</p>
第五章	<p>外敵來犯頻繁，戰爭的威脅存在於日常。霞蘿被作為「贈品女孩」送給亞溫，葛維改住到成年男奴居住的棚寮。葛維對珊菟有男女之情的愛慕。葛維獲准得以進入圖書館，卻感到失望。葛維出外跑腿的途中，遇見敵人來襲，一如他在視象中見過那樣。葛維回家，與葉威拉、其他男奴被關進棚寮中。葛維帶領孩子朗誦詩歌。幾天後，入侵者被擊退，眾人到街上為軍團歡呼，葛維與霞蘿短暫相聚。敵人開始圍城，</p>

	葛維被派往工務隊，又遭侯比欺凌。虛弱的葛維被放回門第，之後被派往先祖祠搬運書籍，在此知道了《宇宙演化》與〈自由謠〉。
第六章	葛維對泰德等人的言論表達不滿，但依舊聆聽他們的談話，並知悉拔那原人。葛維讀泰德借他的《轉化》一書。葛維獲准探望霞蘿，幾天後霞蘿早產，胎兒夭折。葛維向珊菟要錢，買橄欖給霞蘿吃。埃綽軍隊打退卡席卡人，城市重獲自由。奴隸奉命返回門第，米萌送歐睿克思詩作袖珍抄本。托姆帶著侯比回到門第，愛絲塔娜結婚。亞溫再度隨軍隊離開，霞蘿與珊菟對此充滿恐懼。
第七章 (第二部開始)	葛維被花梨告知，霞蘿與莉絲被托姆帶出門。眾人認為葛維的擔心是大驚小怪。葉威拉告知葛維霞蘿死訊，而葛維已透過視象知情。主母表示遺憾，給葛維一個錢包。葛維問葉威拉托姆是否會受罰。霞蘿的葬禮過後，葛維趁無人之際，向河流上游而行。葛維被酷嘎擊倒後檢回照料。酷嘎要葛維去達尼藍森林。
第八章	葛維加入森林兄弟，易名葛仔，千銳伯恩擔任他的教父，威寧是他的狩獵夥伴。葛維聆聽其他人的故事，冬日某天葛維念出〈自由謠〉，被眾人要求念誦其他故事和詩歌，但領袖布里金與其他幾個漢子輕視譏諷這些行為。
第九章	眾人對葛維說的故事展開熱烈討論。春日大家又開始到戶外活動工作，葛維與千銳談論拔那。病重的卜雷克被迫參與打獵，生命垂危。葛維與威寧勸誘千銳一起離開，三人走了數天後來到森林之心。拔那接納了三人，並讓葛維住進大屋。夜裡葛維吟詠詩歌，獲得拔那讚許，很快就成為拔那心腹。白天拔那對葛維發表高論，夜晚葛維對拔那的賓客與家眷朗誦詩歌故事。經由拔那允許，葛維教拔那的女人讀書寫字，只有蒂娥若較熱衷學習。葛維回顧自己的過去，憶起過去的點滴與霞蘿之死，蒂娥若陪伴他度過悲傷。

章節	大意
第十章	葛維臥病數天，蒂娥若照顧陪伴他。病癒後，葛維記憶的天賦漸漸回來了。葛維想要參與網羅人的行列，拔那拒絕。兩名新的逃奴帶來書籍，包括克思的《宇宙轉化》。新的女孩依蘭與她的小妹湄立被帶至拔那之屋，蒂娥若讓她們與自己同住。葛維每天與蒂娥若閱讀、教湄立寫字，也讓依蘭一起上課。葛維想設立一所學校，拔那反對。葛維無心講故事，到蒂娥若房裡找她，依蘭不久後上樓躲避拔那，拔那認為葛維在追求依蘭。蒂娥若要葛維馬上離開。
第十一章 (第三部開始)	葛維透過千銳與威寧的幫助，順利離開。葛維決定找尋自己的原鄉。葛維結識亞曼達，亞曼達行船帶他到女人村，葛維在此獲贈食物，再往南而去。
第十二章	葛維來到東湖村。在「魚蓆」上詢問婦女是否認識自己，與姨母吉吉摩相認，跟舅父酒特回家。葛維接受啟蒙儀式，開始沼地生活。葛維從緹淑口中得知吉吉摩也有看見的能力。葛維向裴洛克詢問視象之事，裴洛克告知酒特。酒特帶葛維去找杜拉未果。葛維找吉吉摩尋求建言，吉吉摩要葛維把握記憶的天賦力量。杜拉要葛維隨他接受訓練，葛維同意。
第十三章	葛維隨杜拉回蘆葦嶼，杜拉要求葛維絕對的信任與服從，但葛維質疑，兩人處得不好。葛維決意離開時，被杜拉撞見，兩人展開激辯。杜拉妥協，葛維繼續留下。葛維的記憶天賦依舊，但視象本領卻毫無進展。葛維想與其他預視者談，被杜拉否決。杜拉控制葛維飲食，幾天後葛維身體不適，吉吉摩來到小屋，要葛維離開沼地，必須向北渡過兩條河才安全。吉吉摩與杜拉爭吵，帶葛維到無人使用的結婚小屋休養。復原中的葛維過著初到沼地的生活，一天吉吉摩要他馬上離開。

章節	大意
第十四章 (第四部開始)	葛維向東走陸路離開，找到酷嘎的洞穴。埋葬酷嘎後，葛維找到併帶走當初主母給他的錢包。葛維遇見從前森林之心的夥伴阿特，得知森林之心燒毀的消息。葛維與阿特來到森林之心的廢墟，葛維透過視象看見蒂娥若、千銳與威寧的下場。一個小孩抓住葛維，葛維認出那是湄立，將湄立帶走。兩人假扮為兩兄弟阿維與明福，往美生城出發。葛維從旅人口中得知侯比追捕他的消息，動身離開旅店，向北而行。葛維與湄立坐上駁船，葛維看到侯比在碼頭上。
第十五章	葛維和湄立了一個碼頭登岸，先告訴船主他們向東南而行，走出船主視線後，才轉向東北前進。兩人來到先駟利河，沿河岸尋找可渡河的淺灘。葛維發現侯比騎馬而來，拉著湄立渡河，而後又背起湄立。葛維帶著湄立爬向淺灘，發現侯比已不在馬背上，馬匹被沖向來時的河岸。葛維知道兩人安全了。兩人輕鬆的前往美生城，在兩名大學生建議下，投宿旅店。葛維向兩名大學生打探消息。葛維認為謀生重於學業，希望歐睿可以給他工作。葛維與湄立來到歐睿家，玫萊應門並傳達來意。兩人碰見桂蕊與希塔。玫萊帶葛維前往歐睿的書房。兩人談話後，來到花園與其他人會合，葛維察覺湄立對男人的戒心。歐睿要葛維先成為市民、去大學註冊，並雇用他，還讓他與湄立住進克思家。葛維如釋重負地哭泣。